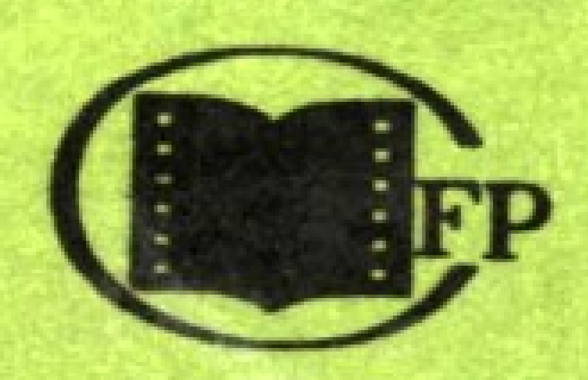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EL SECUESTRO

劫持

中国电影出版社



ISBN7-106-00464-2/I·0046

定价：3.70 元





劫持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杨 威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0 北京



GABRIEL GARCIA MARQUEZ
EL SECUESTRO

Editorial La Oveja Negra Ltda.
colombiana, enero 1984

内 容 说 明

《劫持》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通过描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索摩查独裁政权所采取的一次非常行动，以此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残酷的独裁统治。

《怒吼》也是一部哥伦比亚作家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通过描写一心想成为世界拳击冠军的卡洛斯的遭遇，深刻揭露了金钱世界的肮脏与丑恶，以及人们的反抗。

责任编辑：高　川
封面设计：乃　萱

劫持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30000　印数：1500册
199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106-00464-2/I·0046　定价：3.70元

内景　（切马·卡斯蒂略家的房间）　夜

一扇沉重的木制大门猛地打开，两名桑地诺战士——8号和11号走进来。他们每人脖子上挎着一支冲锋枪，就象挎着吉他一样。

他们的对面是衣着十分考究的吉列尔莫·兰、帕塔基上校、阿方索·德内肯将军和诺埃尔·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们惊恐地转过身来看着闯进来的人。8号和11号手中的武器对准了他们。

11号：把手放在头上！面向墙！这是个政治行动！我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万岁！

8号朝天花板打出一排子弹，也高呼。

8号：桑地诺万岁！

内景　汽车（外景，受到地震破坏的马那瓜的街道）　白天

一辆汽车里坐着三名蒙着眼睛的青年。

叙述者：1973年10月，一场摧毁了尼加拉瓜的大地震发生后一年。

汽车司机，也是一名青年，看着外面被摧毁的大街上

的废墟。

内景　汽车2（外景，马那瓜街道）　白天

另一辆汽车内有四名年轻人，同样蒙着眼睛。汽车载着他们跑在马那瓜的街道上。

叙述者：……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指挥部决定进行一次能够引起巨大政治反响的行动……

内景　汽车3（外景，街道）　白天

又一名司机驾驶着一辆汽车，汽车内坐着三名蒙着眼睛的小伙子。

叙述者：……这次行动计划，主要是抓些人质。但是，这些人质不应是外国人，更不是其它国家的外交官，而是依附于索摩查独裁政权的尼加拉瓜要人。同样，计划还包括，这次行动不得准备任何退路：我们，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都必须撤离尼加拉瓜。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的目的，是防止官方以这次行动为借口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另外，就是迫使官方释放政治犯。政治犯们的处境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内景　汽车4（外景，街道）　白天

在另一辆汽车上也有三名青年，蒙着眼睛。一名司机开车，汽车行驶在被毁坏的街道上。

叙述者：……组织上从全国各地挑选了经过考验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这些成员之间是互不相识的……

外景　桑地诺一所宅院正面　白天

又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两名蒙着眼睛的年轻人。汽车司机领他们向宅院走去。宅院门口有一名青年在站岗。

叙述者：……我们是通过各种组织从棉农、香蕉农、建筑工人和其他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中挑选出来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准备执行任务……

这些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向导走进宅院。

外景　桑地诺宅院　白天

这所宅院的花园里长着各种树木，一名青年正在修剪花木。这位园丁腰间挎着一支手枪。

叙述者：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人拿过武器……

在宅院门口，两名青年取下蒙着眼睛的布带，表情严肃地问候另外三名小伙子。除他们之外，还有三名妇女，她们正同其他一些成员在一起。

叙述者：我们被集中在一所与外界隔绝的住宅里。这所住宅的院子很大，有很多树木，有一名同志扮成园丁在这所房宅警戒。警戒工作每天24小时都十分严格，甚至连食品都要其他人从外面给我们带进来……我们的平均年龄

是26岁，而且，相互之间只知道给我们编的号码……

内景　房间1和2　白天

一些桑地诺成员正在一个宽大的房间里。睡觉的床都很窄。在这里，有的放置自己的东西，有的正在休息。这个房间的底部还有一个房间，另一些成员正在那里放置自己的衣服。

叙述者：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地区挑选来的，所以，我们彼此不曾相识，而且，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行动。这个小组中有一半的人从未到过马那瓜……

内景　教室　白天

一个很大的房间被改成了教室。一名年龄比他们大的指导员，象教师一样在黑板上写着。其他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叙述者：……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着眼睛来到这里的，而且，我们只能在夜间走到院子里来，站岗放哨。在这所宅院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半月。

内景　房间3　白天

在指导员2的带领下，全体小组成员进行着十分紧张的身体训练。

叙述者：我们早晨五点钟起床，早饭后，给我们上武

器理论课。另外，还有政治课和身体训练……

内景 教室 白天

在指导员1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批武器。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围在指导员的四周。

指导员1：现在，我要发给你们武器，好让你们能熟练地掌握它们。你们看到了，不少武器已经很旧了，但都能使用。2号……

2号是一位姑娘，走近桌子。

指导员1：M—1短卡宾枪一支和32瓦尔特手枪一支。这是子弹。

2号拿起自己的武器装备，一边看着一边摆弄着，并回到自己的地方。

指导员1：3号，一支AR—18和一支德国造P—38。

3号去拿自己的武器，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指导员1：5号，一支猎枪和一支38左轮手枪。

5号拿起自己的武器，直盯着那支手枪，枪柄已经裂了，用绝缘胶布包着。

指导员1：6号，猎枪一支。

他把枪和子弹交给6号。

指导员1：7号，带折叠枪托的猎枪，一支S&W手枪，一枚手榴弹，20发猎枪子弹和三盒手枪子弹……

他把武器交给7号。7号拿回去。

指导员1：8号，一支22步枪和一支P—38手枪。

8号，一位妇女，拿起自己的武器。

指导员1：9号，一支45步枪和一支同样口径的手枪。

指导员拿起步枪，掂了掂，然后把它和手枪一起递给了9号。9号看着这些武器。

9号：真够旧的，嗯？

指导员1：很遗憾。也许你们运气不错，能搞到更好的装备……11号，猎枪和35发子弹。

11号拿起自己的武器。

指导员1：12号，你的是M—3轻机枪、一枚手榴弹和一支38左轮枪。

他把武器递给12号。12号拿走。

指导员1：14号，一支22步枪和一支45手枪。

14号上前拿起自己的装备，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指导员1：15号，22步枪和45手枪。另外，还有急救包，但这以后我们再给你。

15号，最后一名妇女，拿起自己的武器。大家都检查着自己的装备，和别人的武器相比较，议论着……

叙述者：0号本来就有一枚手榴弹和一支手枪。这是一支9毫米口径的白朗宁手枪。0号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员。这次我们分成三个小组，1号、7号和12号被任命为各组

组长……从现在起，我们要进行大量的武器训练，但是，只能在圣诞节才可以试射。

外景　院子　夜

天空中，有很多焰火，各种鞭炮劈劈啪啪地响着。

院子里，所有行动组的成员都在利用鞭炮的响声试射自己的武器。

叙述者：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行动，因为，这次行动尚未明确下来。我们只知道这将是一次很大的行动……

外景　一所豪华住宅的正面　夜

通过一所房子的各个窗户，可以看到一些很阔绰的人在举行晚会。一些人在花园中散步。外面，在铁栅栏附近有几名卫兵在交谈。

叙述者：最后确定：利用一次晚会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这不需要等很久，因为，尼加拉瓜的寡头们是很爱热闹的……甚至曾计划袭击有索摩查参加的晚会，但最后否决了，因为，独裁者是不会协商的。只能处决他……

外景　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家正面　夜

在一所豪华的住宅内，正举行着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排场极大的晚会。

叙述者：12月4日，有一个晚会，似乎很适合这次行动。这次晚会是在诺埃尔·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家举行的，他是索摩查的表兄弟，也是全国开发协会的主席，这是个吸引银行界及美国人向尼加拉瓜工业提供贷款的组织……

晚会的一些场面。

叙述者：但是，参加这次晚会的有一千五百人，耗资八万多美元。因此，放弃了袭击这次晚会的计划，因为，要控制这么多人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袭击的晚会应该是大人物的晚会，还应该是尼加拉瓜的大人物，而不是众多的其他人……

插入镜头：切马·卡斯蒂略为美国大使举行晚会的请帖。

叙述者：26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指挥部决定，袭击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的晚会。但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27日，我们象往常一样醒来……

内景　桑地诺房间一教室　下午

行动组成员们以及指导员1和3聚集在作为教室的房间里。指导员3是同另两位指导员不同的男人。

指导员3：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是法学博士，国民自由党党魁多罗特奥·卡斯蒂略之子，曾在美国留学，也作过外交官和国家官员，现任全国开发协会主席、尼加拉瓜银行行长和农牧业部部长。他在城里有很多地产、

畜牧庄园和棉花庄园，另外还有烟草种植园，并控制着鱼类加工工业。他同智利人安娜·玛丽亚·德卡斯蒂略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伊雷内，她同美国人戴维·卡彭特结了婚；马里索尔、帕特里西亚和阿尔瓦罗。现在，我们来熟悉一下他的家。

指导员3打开幻灯机，在很大的银幕上映出一张卡斯蒂略·匡特住宅的外部照片。

指导员3：这所住宅位于洛斯罗夫莱斯大街的拐角处，平房，有空调，一间门厅，建筑分两列，并有一名常设警卫……

银幕上又映出卡斯蒂略住宅的大张平面图。指导员3指图讲解着。

指导员3：有三个入口：主要入口，是经过饭厅；另外两个入口则是在后面：一个是穿过汽车库，另一个是进入花园的大门。在解决了门口的卫兵之后，你们从饭厅的门进去。这就是通往主厅和酒吧的饭厅。我们就把主厅称为A厅。酒吧过去就是B厅，往那边，就是卧室和卫生间。所有以上这一部分都由第二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人员是7号、8号、9号和11号。第一小组负责占领左侧，搜查人质并把他们带到中间来。左侧包括厨房、储藏室、备餐间、晾晒室和汽车库。这一组由1号、2号、3号、5号和6号组成。最后是第三小组，有12号、14号和15号，负责控制住宅的后面一部分：平台、图书室和花园。

指导员3关上幻灯机，朝指导员1转过身来。指导员1讲话。

指导员1：你们每个人都将带上两个塑料袋，并装满水，因为，很可能会切断你们的水源。都要带上用袜套做成的面罩，你们应学会用一只手迅速地戴上它。你们看……

指导员1把一只袜套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用左手极为敏捷地掏出来戴在头上。

指导员1：一条红黑两种颜色的领巾和四面印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标记的大旗。一只手电筒，电池是倒置的，以免不必要地消耗电能；一旦行动开始，就应把电池正过来。几条两米长的尼龙蝇，自然是为了捆人用的……两包葡萄糖和维生素以便增加体力。袋装碳酸氢盐，在有人向你们掷催泪弹时使用。另外，还有笔记本和铅笔……15号，因为你是护士，还要带上急救包。

指导员1从各个袋子里把这些物品逐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开始分发。

内景　桑地诺宅院内各处　黄昏

行动组的队员们在这所宅院的各个地方焚烧着文件并清除痕迹。

叙述者：这一天，我们清除了在这所宅院中停留过的一切痕迹。通知我们等待到美国大使特纳·B·谢尔顿九

点钟离开晚会，这是他的习惯。我们不想抓他。要是把他也捉住，一切就会复杂化了，甚至会导致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登陆……

外景　桑地诺宅院正面　夜

两辆汽车，关闭着车灯，从这所住宅里开出来。

叙述者：自我们离开起，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开始报告给我们晚会的进行情况……

外景　卡斯蒂略·匡特家正面　夜

银幕的一边映出19点。在大街上，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衣冠楚楚，向他的住宅走去。

叙述者：晚上七点钟，这所住宅的主人回来了……

外景　马那瓜街道　夜

上面提到的那两辆汽车穿过被地震破坏的马那瓜的一个区。他们之中的几个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惊愕地看着。

叙述者：在穿过了城市之后，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叫作乔里索的贫民区……

外景　乔里索区荒地　夜

车停下来，13名桑地诺成员下车站在荒地上。远处，

人们排着一条长队，仅用一个水龙头给自己的水桶装水。

叙述者：对我们来讲，乔里索是最保险的地方了，这里既没有水又没有电。只有一个水龙头，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掌握着，以每公升四美分的价格出售自来水。

三名小组长和0号以及两辆车的司机回到车上。

外景　卡斯蒂略·匡特家正面　夜

银幕上住宅的正面映出20点钟，有一些汽车停在那里，其中有五辆豪华的奔驰牌轿车，设备齐全，而且都有保镖。

叙述者：晚上八点，首批客人开始到达……

在与这所住宅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两个人十分隐蔽地躲在一辆汽车里。一个人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另一个人则用步话机报告着。

桑地诺队员：43—21号车到了，是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的车；76—12号车，丹尼斯·加略的；77—24号车，亚历杭德罗·蒙铁尔·阿圭略的；57—16号车，美国大使特纳·B·谢尔顿的；58—26号车，智利大使阿方索·德内肯……

外景　乔里索区荒地　夜

那两辆汽车离开荒地，与此同时，部分桑地诺成员在黑暗中留下来。

叙述者：7号、9号、15号、12号、2号和3号，以及两名司机坐车离开了，其他的人留在这片荒地上等他们……

外景 马那瓜街道 夜

那两辆汽车中的一辆在一个拐角处停下来，从车上走下7号、9号和15号。他们看着汽车离去，然后开始找出租汽车。

内景 卡斯蒂略·匡特家 夜

卡斯蒂略·匡特家里又来了很多客人。晚会气氛非常热烈。人们吃着，喝着。乐师们奏着音乐。

外景 卡斯蒂略·匡特家正面 夜

从住宅里走出数人，陪着美国大使。大使上了自己的汽车。陪他出来的人们向他告别，然后，一部分人同自己的夫人向各自的汽车走去，一部分人返回住宅内。

叙述者：9点20分，谢尔顿大使告别离去，这是他的习惯。很多客人也相继离开了，其中有几名大使和银行界以及政府官员……剩下的就是卡斯蒂略·匡特的密友了……

远处，那辆汽车里，桑地诺成员正在通过步话机报告。

美国大使的汽车缓慢地开动，后面紧跟着警卫车。

远处，桑地诺的汽车也开动了，但不一会儿就朝另一个方向驶去。

内景　出租汽车（外景，马那瓜街道）　夜

一辆出租汽车停下来，7号、9号和15号上车。15号掏出手枪，象坐在前排的7号一样，两支枪对准司机。

7号：去乔里索。

司机1惊恐不已，表示同意，并开动汽车。

内景　出租汽车2（外景，街道）　夜

2号、12号和3号让经过这里的一辆出租汽车停下来。

他们上汽车，12号在前排，2号和3号在后排。2号和12号用枪点着司机。

司机2看着他们，非常恐惧。

司机2：倒霉，我算完了。

12号：去乔里索。

司机2正要开动汽车，但是想了想，非常紧张地对他们说：

司机2：别杀我，我是卡顿·桑多瓦尔的弟弟。

叙述者：卡顿·桑多瓦尔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1970年在马那瓜的一次政治行动中死去。

12号和3号相互看一眼。

12号：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

司机2从汽车的手套箱里拿出证件，给12号看，12号返身朝向他的伙伴们，表示司机说的是实话。然后对司机说：

12号：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唯一要你做的就是，我们一放了你，你就马上报告警察，说你的车被盗了。

司机2表示同意，神经紧张，开动汽车。

外景　乔里索区荒地　夜

我们在卡斯蒂略家附近看到的那辆汽车，几乎是在两辆出租车到达的同时，也来到这片荒地。

在其中的一辆汽车里，行动组成员们捆绑司机1，同时对他说：

15号：我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今天晚上我们要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我们得把你捆起来，但是，我们把这些钱给你留下，这相当于你一晚上的收入。然后，你就去找警察，报告他们说，你的车被偷了。

司机1十分恐惧。

司机1：那，你们不杀我了？

15号：当然不会的。

司机1好象平静下来，快被捆绑好时，对7号说：

司机1：能把我的香烟给我吗？在手套箱里。

7号同意，从手套箱里拿出香烟，点燃一支，递给司机1。

第一辆汽车的一名桑地诺成员招呼他们。他正同其他的人在一起。出租汽车上的人向他们走去。

桑地诺成员：美国大使已经走了。你们看。

他拿出一张街道和卡斯蒂略家的平面图。图上详细标出了警卫人员的位置。这张图纸占满整个银幕。

桑地诺成员：这是警察们和保镖们的位置。有一组的保卫人员和头头。这是A组，他们是在门口附近。这边是C组的警察，另一边是B组和D组的警察。

0号细看图上的各个位置，然后对行动组成员们说：

0号：好，7号、6号和11号上第一辆车，由7号开车，6号和7号坐前排，向A组警察射击，11号打B组的人。后排是15号、14号、2号和我。14号射击B组警察，2号和我打A组和C组的人。第二辆车由3号驾驶，5号和12号坐在前面，你们俩向D组射击。1号、8号和9号坐在后排，8号和9号打B组，3号和1号打A组。

所有行动组成员都研究平面图以及0号在讲解时画出的每个人在汽车里的位置草图。不一会儿，大家都记住了那些位置，甚至0号问他们：

0号：清楚了？

大家都表示清楚了，用即兴台词。

0 号：那就出发。

大家几乎是跑向两辆出租汽车，按指定的位置坐好。两辆出租车迅速地开动。

外景　卡斯蒂略·匡特家正面　夜

在举行晚会的住宅前面，停着一长排豪华的汽车，各组警察分布在花园里、汽车旁和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辆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从这里驶过，与进入画面的桑地诺成员的两辆出租汽车相错而去。

内景　出租汽车 I （外景，卡斯蒂略家正面）　夜

在一辆出租汽车上，行动队员们十分警惕，精神集中。透过玻璃，看到卡斯蒂略家和停在那里的汽车。在美国大使停过车的位置上又停上了一辆汽车。

7 号：那辆车是怎么回事？

0 号：不管它，照原定计划，下车。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　夜

两辆出租汽车突然停下来。第一辆车上，11号、15号和14号一面下车，一面向右侧射击；7 号、6 号、0 号和 2 号则用火力封锁左侧和正面。坐第二辆出租汽车的 3 号和 1 号向左侧射击，5 号、8 号、12号和 9 号射击右侧。14号身穿带白条的深灰色晚礼服，系着领带。除他之外，

其他的人都只穿着长裤和衬衣。大家还都未戴上面罩，呈V字形前进，一边向那所住宅以及有警察和保镖的地点射击。

A组的警察，三人当即被击中倒地，另一人受伤。

B组的所有警察都跑动着，射击着。

C组的警察弯下身体，寻找着可以躲避枪弹的地方。

另一组，D组，警察们卧倒在地，射击。

在前进中，一颗子弹打伤了14号的肩头，当时，他的枪卡了壳。1号从A组警察们的身旁走过，并没有向他们射击，以为他们都死了。但是，1号刚一过去，两名受伤的警察便站起来，开始射击，并试图以汽车为掩护。

现在，C组和D组的警察也在射击。

在这种打击面前，行动队员们卧倒在地，保持着V字队形并继续射击。

另外几名队员爬起来，向大门跑去。但是，大门紧关着，8号高喊：

8号：门锁着！

0号趴在地上，用他唯一的一支手枪射击着，高喊：

0号：用枪把门打开！

他立即站起来，同12号一起，两人跑起来……向着后退的D组的一名警察。这个警察不停地用极其熟练的动作射击。但是，很快，一梭子子弹打光，正想换一个弹夹，12号已经来到他身旁，正要开枪打死他，但枪卡壳了。就

在警察换梭子的时候，12号一枪托把他击倒在地。

在门口，一些队员正竭力打开大门。11号膀大腰圆，用肩撞开大门，大家都冲进来，0号和12号在最后，一边向大街上扫射，一边也进了门。

内景 卡斯蒂略家的房间 夜

银幕上映出21点50分。8号和11号从与影片开始时的镜头不同的角度进入。

11号：把手放在头上！面向墙！这是个政治行动！我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万岁！

在他们后面走进1号、9号、3号、6号、7号、0号和12号——后两个仍朝外射击，还有15号和14号。14号由于中了一弹，所以是爬着进来的。但是，他站起来，振作起精神，命令德内肯：

14号：两只手分开点儿！

他们没有松开手中的武器，一些人已经开始戴上面罩。他们都以极快的速度冲进来，分散在房间内。伊雷内·卡斯蒂略晕了过去，3号扶她坐下。

吉列尔莫·兰、德内肯、帕利埃斯和帕塔基转身面向墙壁，高举起双手。11号上前搜身。

切马·卡斯蒂略跑向住宅的内部，9号跟过去。0号和7号挪动一张巨大的餐桌，转动着把它推向门口，从里面把门堵住。

11号还没有戴上面罩，继续在德内肯身上搜着，并发现德内肯在注视着他的脸。

11号：不许看！

德内肯：对不起……

德内肯把目光移向地面，与此同时，11号极其敏捷地戴上面罩。

丹尼斯·加略非常恐惧，对用枪指着他的5号说：

丹尼斯：怎么？你要打死我？你还是打那边的。

5号不由自主地把枪口指向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帕利埃斯十分恐惧，开始呕吐。

内景　酒吧和A厅　夜

所有的行动队员都已戴上了面罩，一些人还在脖子上系上了解放阵线的领巾。几个队员审视着参加晚会的客人们，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妇女，尽管也有一些乐师和短工。

内景　饭厅和B厅　夜

12号遇到6号。6号指着帕塔基对12号说：

6号：搜一搜这个人……

在6号用枪指着吉列尔莫·兰、德内肯、帕利埃斯和帕塔基的同时，12号从帕塔基身上搜出一支38手枪。

12号：还带着家伙，嗯！

帕塔基：是的，但从来没用过。因为我住在城外，所

以得带着武器……

12号从帕塔基身上掏出一个钱包、几小盒药片、钥匙和一盒鼻烟。

12号：（一边搜查他）您不住在城外。您是住在马那瓜，住博洛尼亚区，纳萨雷特对面。

帕塔基：可我在马那瓜城外上班……

12号：这是真的。您在1号电台工作，您有自己的新闻广播电台《号角》，那个广播电台是在通往莱昂的旧公路上。

内景　走廊和卧室　夜

切马·卡斯蒂略跑出来，钻进一个房间。9号和7号跑着追他，来到卡斯蒂略躲进去的卧室。他们想打开门，但未能如愿。听到卧室内武器的响声。

7号：里边的人举起手出来！你们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0号来到7号和9号身边。他已经戴上面罩。

9号：跑进去一个人。

0号：把他弄出来。

0号继续往前走去。

内景　饭厅　夜

伊雷内·卡斯蒂略从昏迷中恢复了知觉。她看着11号。

11号头戴面罩，手里拿着猎枪。

伊雷内：这是支长枪？

11号：桑地诺万岁！

11号朝天花板射击。

内景　走廊和切马卧室　夜

9号和7号朝门上的锁射击，然后立即躲在门两侧。

切马·卡斯蒂略走出来，手拿一支猎枪。

9号朝他开枪，但枪又卡了壳。

7号开枪把他打死。

切马·卡斯蒂略倒地，这时，他的猎枪开火了，但没有伤到任何人。

内景　饭厅　夜

听到枪声，伊雷内·卡斯蒂略高喊：

伊雷内：爸爸！

她又昏了过去。

12号和0号向切马的卧室跑去。

内景　走廊和切马卧室　夜

切马·卡斯蒂略的尸体横在地上。

0号和12号跑到这里，走进房间。

房间很大，有两张床，两台电视机。

其中的一张床上摊着一大堆最现代化的武器：一支44冲锋枪，几盒200发一盒的子弹；一支M—3机枪，口径为45，子弹是炸弹；4支口径为12的和4支口径为20的猎枪，这八支猎枪都有充足的子弹；三支30.30步枪；一支带有消音器的44手枪；一支捷克手枪，可以连发，象机枪一样；两支38左轮手枪；一支30口径的M—1卡宾枪；15支小型手枪和一支口径为30的步枪，这支步枪带有望远镜，另外还有大量的子弹。

0号和12号看着这些武器。

0号：把这些武器拿走，把我们的换下来。

0号检查房间，动作很快。走到卫生间旁。

内景　访马卧室内的卫生间　夜

0号走到卫生间旁，没有打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有两名乐师、席尔瓦·德奥索里奥和玛丽亚·梅塞德斯·加略。玛丽亚惊恐万状，她从手指上摘下一枚戒指，疼痛、艰难地把它吞了下去。

内景　饭厅　夜

0号来到饭厅。12号指着帕塔基对0号说：

12号：这人刚才带着家伙。

0号：分开看押。

在12号带走帕塔基的同时，0号停在帕利埃斯·德瓦

伊莱身旁。

0 号：(诙谐地)所有的人你都请去参加了你家的晚会，就是没请我们……

帕利埃斯高举着双手，居然还有兴致开玩笑：

帕利埃斯：啊，你们本来也可以去，那是个open house① ……

0 号：可你花了8 万美元……你想想，用这笔钱，多少穷人可以送他们的子女上学！

帕利埃斯无言以对。0 号跟在帕塔基后面走去。

帕塔基被带到主厅的一个角落里，和其他的人离得很远。

0 号：呆在这儿！

帕塔基：拿我们怎么办？

0 号：你们是我们的人质。我们将向索摩查提出要求：增加工资，释放政治犯，宣传我们的思想，还有其它一些条件，以此来换你们的脑袋。

这时，在附近的8 号喊起来，她很激动。

8 号：要么大家一起走，要么我们一块儿死！

内景　卧室F　夜

12号、7 号和9 号拖拉切马·卡斯蒂略的尸体，把尸

① 开放的家庭聚会。——译者

体放到卧室F里。这间卧室较小，但很豪华。9号看到了空调器，把它开到最大限度。

内景　饭厅　夜

1号和5号已经戴上了面罩，找到了切马·卡斯蒂略的女婿卡彭特和两名乐师。

1号：把手放在头上，面向墙！

卡彭特：What d'you say? What happens?①

听到说话声，大家都回过头来。

乐师的声音：行行好，先生，别杀我。

5号寻找说话的人，说道：

5号：我们不会杀你们的。

乐师的声音：别杀我，别杀我……

5号和1号不安地寻找声音传来的地方。从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摇晃着。

5号：出来吧！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一位乐师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和其他人站到一起。1号拿枪监视他们。5号向里边走去。

内景　厨房　夜

1号通过一个门走进来，这时，受了伤的14号也从另

---

① 英语，意思是：你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译者

一个门走进来。两人都吃了一惊，差一点相互开枪射击。听到声音，两人同时转过脸去。

马里索尔：别打死我！

她也是切马的女儿。马里索尔高举着双手。

5号：走！

她朝前走。5号用枪对着她跟在后面。

内景　饭厅　夜

5号命令马里索尔·卡斯蒂略和1号看守着的那些人质站到一起。

5号：又一个。

5号转身回去。

内景　储藏室和汽车库　夜

一扇门打开了。5号和14号探进身子。那里有一张床，床很小，床上有一支30.30卡宾枪和一只手电筒。房间阴冷、简单。

二人靠近窗户，打开百叶帘。

通过窗户看到汽车库。车库里有一辆最新型的红色雪佛莱轿车。再后面就是大门，这是带有铁栅栏，镶有玻璃的大门。门打开着，可以看到大街。

内景　大厅和酒吧　夜

12号和7号分发武器。他们给11号一支左轮手枪，给9号一支猎枪和一支左轮手枪，给0号、3号和1号其它的武器。5号来到他们这里。

5号：（对12号）汽车库的门开着。

12号转过身来，指着一名乐师。

12号：去把门关上。

5号和乐师走出去。

用枪监视着人质的6号拿出一只手电筒，朝人质转过身去，对切马的三女儿帕特里西亚·卡斯蒂略说：

6号：把这个打开，把电池正过来。

帕特里西亚非常害怕，不敢接过手电筒。

帕特里西亚：这是什么？不会要我的命吧？

6号：打开，这是个手电筒。

帕特里西亚：真不会炸死我？

6号：快打开吧，笨蛋！它不伤人。

帕特里西亚·卡斯蒂略仍然惶恐不安，拿起手电筒，把它打开，动作小心翼翼，接着，把电池正放过来。

内景　储藏室、晾晒室和汽车库　夜

透过百叶窗帘，5号看到：一名乐师穿过晾晒室向汽车库走去。

5号：你要是想逃跑，我就开枪……

乐师表示明白，恐惧不安地走到大门旁。想关上门，

但关不上。他只好回到晾晒室。

乐师：门卡死了……

5号考虑了一会儿，从储蓄室向晾晒室走去。

内景　晾晒室　夜

5号打开放在晾晒室的一台黄色冰箱的门。冰箱很大，几乎有三米高。冰箱里装满了香槟酒、奶酪、黄油、冻肉、牛奶和很多别的由国外进口的食品。

5号，是位农民，和乐师看着冰箱，惊呆了。

5号：（惊愕地）从来没有一下子看见过这么多吃的。

他们关上冰箱，两人开始推挪它，用大力把它挡在晾晒室通往汽车库的门上。

内景　大厅和酒吧　夜

帕塔基脸朝下趴在地上，艰难地呼吸着，他和其他的人是分开的。那些人都坐在地上，都在观望着。

0号看看他们，想了想，然后转身对他的一名伙伴说：

0号：来，8号，叫所有的人都集中过来。

8号快速地向厨房走去。

米尔纳·门迭塔·德巴列·奥利瓦雷斯胆怯地说：

米尔纳：能去厕所吗？

0号同意，指示15号：

0 号：陪她去，15号。

15号向米尔纳打了个手势，她们二人向厕所走去。

5 号和 8 号同乐师们从厨房间来到这里，另外还有卡彭特和马里索尔·卡斯蒂略。乐师们留在大厅里，妇女们则到平台上去，大部分贵妇们都已在那里了。卡彭特留在了主厅。

8 号：要么我们一起走，要么我们一块儿死。

人质都惊恐不已，眼睛直勾勾地望着8 号。

内景　厨房　夜

8 号和 2 号走进厨房间，向洗碗池走去。打开水龙头，开始往塑料袋里装水。过了一会儿，2 号留下装水，然后把水袋放入冰箱。8 号则在厨房的各个地方分放小堆小堆的碳酸氢盐。她们俩又从袋子里拿出几只手电筒，把里边的电池放好。

内景　储藏室　夜

通过百叶窗帘，5 号看到：几辆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悄悄地从大街上驶过。他立即关上灯，对 1 号说：

5 号：1 号，去报告 0 号……

内景　酒吧和大厅　夜

0 号正同帕塔基谈话。

帕塔基：先生，我有高血压，现在血压急剧升高，呼吸困难……能把我的药还给我吗？

0号正待回答，1号来到他身边，附在他的耳朵旁说话。

0号：开枪打他们。

镜头跟拍1号。1号朝厨房走去，但他停下来，看到15号搀扶着14号行走。14号负了伤，身体虚弱。

0号来到他们身旁。

0号：（对14号）感觉怎么样？

14号做了个事情即将过去的表情。0号对15号说：

0号：把他送到个房间里，给他治治。

15号答应，和14号走开。穿过厨房时，她拿了一瓶威士忌。

内景　卧室D　夜

14号躺在一张床上。15号走过去，给了他一杯威士忌。14号大口地喝着。

内景　储藏室　夜

1号和5号手拿武器，向外面走去。

大街上影影绰绰有一群人，国民警卫队出现了。他们进入工事，开始向房子里射击。

5号和1号反击。2号跑着来到他们身旁。5号打光

了他的22步枪的16发子弹。他把枪递给 2 号好叫她重新装上子弹，但是，她装不上。

2 号：卡住了。

在他们的上面，子弹象雨点一样飞来。5 号拿起步枪修理，与此同时，2 号向外射击。

5 号：(对 2 号)别露出头去，危险。

内景　大厅、酒吧和平台　夜

听到枪声，所有的人质都惊呆了。0 号急匆匆地进入画面。

0 号：9 号！11号！把窗户挡上！

他指着饭厅里那几扇朝大街的窗户。

12号和 7 号进入大厅，听到房顶上的脚步声时，他们停了下来，相互看了看，喊道：

12号：0 号！

0 号转过脸朝向他们。

12号用食指指了指房顶。

7 号跑向平台的窗户。

从窗户里看到，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几乎快把院子的大门打开了。

7 号回到12号和 8 号旁边。他们俩正用家具在大厅中间堆筑工事。他们隐蔽在工事后面。对面是人质，他们尽可能地往下躲避。

行动队员们开始不停地射击。子弹从人质的头上飞过。现在，这些人质都挤在地上，一边喊着：

人质：别开枪！会打死我们的！

在院子里，士兵们把枪从大门伸进来，盲目地射击。

院内一棵树上吊着一个花盆，当即被穿了许多洞。

把平台和院子隔开来的大玻璃窗也都被打碎了。

外景　院子　夜

在头顶上，子弹乱飞，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三个男人龟缩在那里：达尼洛·拉卡约、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和亚历杭德罗·蒙铁尔·阿圭略。他们面色苍白，尽力地躲避着。

外景　卡斯蒂略住宅正面　夜

国民警卫队士兵在住宅四周到处冒出来。有一些士兵从街垒后面射击，另一些则向门里打枪；还有几个士兵在准备一门迫击炮。到处都有吉普车和汽车，人们在来回奔跑着。

在这所住宅的屋顶上，一些士兵全副武装，在寻找位置。

内景　储藏室　夜

5号和2号向汽车库射击，在那里，士兵们试图推进

到能够冲破大门的地方。射击越来越猛烈了。

内景　大厅和平台　夜

在家具的掩护下，6 号、7 号和 8 号不停地从人质的头上射击。

12号监视着人质。

内景　饭厅　夜

1 号和 3 号十分警惕地通过窗户监视着外面。这里没有交火。

内景　大厅B　夜

0 号看守着这里的人质。

外景　院子　夜

子弹横飞。一颗子弹击中达尼洛·拉卡约的大腿。他疼痛难忍，想尽量再趴低一些。

内景　卧室D　夜

15号正给14号包扎，两人静静地听着枪声。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　夜

国民警卫队继续不停地射击着。一名军官举起话筒喊

道：

军官：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投降吧！

内景　大厅B　夜

0号弯腰走向人质，手中的枪一直指着他们。为了保护他们，他命令道：

0号：紧靠墙坐下……

人质都服从他的命令。

帕塔基还趴在角落里。

内景　储藏室　夜

5号和2号继续射击着。一颗迫击炮弹爆炸，把所有的东西都震动了。5号和2号随之向后卧倒。接着他们又不停地继续射击。五发迫击炮弹接连而至。

内景　酒吧、大厅和平台　夜

0号进入画面，高声命令：

0号：停止射击！

里边，射击停止了，所有的人都十分安静，观望着。外面，枪声在继续。但不一会儿，也停止了射击。一阵寂静，直到0号对着街上高喊：

0号：要是你们继续射击，我们就处决第一个人质！

然后，他转身对着人质，对伊雷内·卡斯蒂略说：

0 号：拿一条白手绢，到院子里去，告诉他们不要再射击了，否则，我们就开始处决人质。

伊雷内吓得要命，拿起一条白手绢向外走去。

外景　院子　夜

伊雷内·卡斯蒂略穿着一条灯笼裤和紧身上衣，极为缓慢而又十分紧张地穿过院子，向大街走去。突然，什么东西使她转过身来。在一个角落里躲着塞维利亚·萨卡萨、蒙铁尔·阿圭略和拉卡约。拉卡约的腿部受了伤。他们向她打手势，要她保持沉默。

伊雷内走出去，紧张气氛结束。

内景　酒吧、大厅和平台　夜

8 号从厨房拿着水袋来到大厅，所有的队员一个接一个大口大口地喝水。

人质都挤在一起，妇女们在平台上，男人们在大厅里。镜头一个一个地介绍他们，他们的名字就象电视里一样分别出现在银幕上。

大厅的人质有：

叙述者：吉列尔莫·兰，驻联合国大使、尼加拉瓜驻华盛顿领事、前马那瓜市长……

镜头移到……

叙述者：警察将军、智利驻尼加拉瓜大使阿方索·德

内肯……

镜头移到……

叙述者：丹尼斯·加略，向中美洲提供建筑材料的普利伍德公司老板……

镜头移到……

叙述者：本哈明·加略，丹尼斯·加略的弟弟，工业家、商人……

镜头移到……

叙述者：诺埃尔·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全国开发协会主席，独裁者索摩查的表兄弟……

镜头移到……

叙述者：菲拉德尔福·查莫罗，尼加拉瓜银行董事，索摩查的表兄弟……

镜头移到……

叙述者：阿尔弗雷多·奥索里奥·彼得斯，建筑师，索摩查的同伙。

镜头移到……

叙述者：路易斯·巴列·奥利瓦雷斯，马那瓜市长。

镜头移到……

叙述者：拉斯洛·帕塔基，陆军上校、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记者。

镜头移到……

叙述者：戴维·卡彭特，切马·卡斯蒂略的女婿。

镜头移到……

叙述者：短工……

镜头还介绍乐师和短工们。

平台上是一些妇女。镜头对着……

叙述者：安娜·玛丽亚·B·德卡斯蒂略·匡特，这所住宅主人的妻子……

镜头移到……

叙述者：马里索尔·卡斯蒂略，切马·卡斯蒂略之女……

镜头移到……

叙述者：帕特里西亚·卡斯蒂略，切马·卡斯蒂略之女……

镜头移到……

叙述者：拉拉·切卡·德帕利埃斯·德瓦伊莱……

镜头移到……

叙述者：洛伊斯·纳什·德蒙铁尔·阿圭略……

镜头移到……

叙述者：贝雷尼塞·阿尔韦蒂·德德内肯·迪亚斯……

镜头移到……

叙述者：米尔纳·门迭塔·德巴列·奥利瓦雷斯……

镜头移到……

叙述者：卢斯·玛里娜·雷耶斯·德兰……

镜头移到……

叙述者：索妮亚·B·德杜克·埃斯特拉达……

镜头移到……

叙述者：特尔马·德加略……

镜头接着介绍女管家和女佣人们……在映出最后一名人质的时候，响起电话铃声，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惊，看着0号。

0号全神贯注，也在听着电话铃响。他打了一个手势。

12号拿起话筒。

12号：喂……谁呀？

他捂住话筒，对0号说：

12号：是何塞·索摩查将军……

0号走向电话，与此同时：

叙述者：何塞·索摩查，尼加拉瓜独裁者的异母兄弟，国民警卫队司令，那天晚上开始代理政府首脑，因为总统已经到科恩群岛度圣诞节去了……

0号拿起电话。

何塞·索摩查的声音：那儿出了什么事？

0号坚定地说：

0号：我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胡安·何塞·克萨达突击队。我们占领了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的家，抓获了一大批人质，答应我们非常具体的要求才能换

取他们的自由。

何塞·索摩查：那些人质都是谁？

0号：您知道得很清楚。

何塞·索摩查：您的司令是莫伊塞斯吗？

0号：不，莫伊塞斯是山区游击队的司令……我们是胡安·何塞·克萨达突击队……

何塞·索摩查：好……你们有什么要求……？

0号：首先，释放14名政治犯……

何塞·索摩查：还有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粗暴呢？（沉默）有没有胸部和腹部受伤的？

0号：有，有几个……

何塞·索摩查：那么，需要个医生……

0号：是的。

何塞·索摩查：我们可以给你们派去红十字救护人员……

0号：红十字救护人员？不行。

何塞·索摩查：为什么？

0号：您知道为什么……

听到叙述者的声音，这时通话声音减弱。

叙述者：1960年7月，在一次医护人员的罢工中，国民警卫队曾藏在红十字救护车中进了医院……

何塞·索摩查：那么，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0 号：我们有一份书面要求，但是，只能交给马那瓜大主教米格尔·奥万多—布拉沃阁下……他是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调停人……

立即用力挂上电话。沉思。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

0 号看着人质和自己的战友们，凝思。

几名队员继续喝水。

0 号走向B 厅。B 厅里11号正看守着大人物们。年轻的美国人戴维·卡彭特一看到他便控制不住了，对0 号说：

卡彭特：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here?①

0 号转向帕利埃斯，探询。

帕利埃斯：他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0 号：当然可以。

帕利埃斯：This people belong to aleftist organization and have taken us as hostages to raise money and get some prisoners… They are the Sandinist Front of National Liberation… Do you know who was Sandino?②

① 英语，意思是：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译者

② 英语，意思是：这些人属于一个左派组织，抓我们当人质，好得到钱和一些政治犯……他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你知道桑地诺是谁？——译者

卡彭特：He was a bandit, wasn't he?[1]

0号：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是位将军，1927年美国入侵尼加拉瓜时，他同象你一样的美国佬们进行了斗争。他发动了我国反对美国佬和保守党的第一次游击战争，直到1934年被索摩查无耻地杀害了。那个索摩查就是现在同这里的这些人一起压迫我们的独裁者的父亲……

卡彭特有点茫然，而帕利埃斯则保持沉默。

0号挽住7号的胳膊，把他拉到一旁，把面罩往上拉了拉，对他说：

0号：你不觉得女人多而男人少吗？房子都搜查过了？

7号：是的，仔细搜过了。

0号：妻子们都在，而一些人的丈夫却不在，怎么回事？

沉思。向前走了几步，对11号和3号说：

0号：再到切马的房间里去，所有的东西都仔细搜。

3号和11号答应，走出去。

内景　平台　夜

0号进入平台，妇女们仍在平台上。他停下来看着洛伊斯·纳什。走近她。

---

① 英语，意思是：他是个土匪，不是吗？——译者

0号：我们知道你是外交部长蒙铁尔·阿圭略的妻子……也知道你的丈夫并没有离开这里，而且还带有武器……

洛伊斯·纳什用一种明显的外国腔调说：

洛伊斯：我什么也不知道。

0号：喊他！

一阵犹豫不决之后，洛伊斯·纳什喊道：

洛伊斯：Alex, my dear, come here, they are good people! ①

没有回答。某些人质微微发笑。

内景　切马·卡斯蒂略的卧室　夜

在切马·卡斯蒂略卧室里，3号和11号在搜查着。3号打开一些抽屉，里边装满了金银首饰和钱。

3号：你看……

11号靠近，作出意味深长的表示。11号又看到了什么，弯腰拿出一个记事本。记事本扉页上写着：1975。3号凑过来想仔细看。他们打开记事本。插入记事本：在第一页上有一句手写的赠言："A my brother del alma.②（签字）H·基辛格"。两人微微一笑。然后，他们寻找到一个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进去。

① 英语，意思是：亚历克斯！我亲爱的。过来吧，他们是好人！——译者

② 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混合，意思是：赠给我亲爱的兄弟。——译者

内景　厨房　夜

在厨房里，5号正摆弄一架老式电池收音机。快速地调着波段，连续听到几个台的广播，都只有音乐。

内景　切马的卧室　夜

3号和11号继续搜查。11号到了卫生间旁，要打开门。门从里边锁上了。

11号：开门！不然我开枪了！

卫生间内传出声音：

女人的声音：别开枪……我们是两个女的，吓死人了……

乐师的声音：还有两个乐师……

11号：出来，你们不会有什么事的……

门开了，出来一个女人。叙述者介绍。同时，她的名字映在银幕上。

叙述者：玛丽亚·梅塞德斯·德加略……

在她后面出现第二个女人。

叙述者：西尔维亚·德奥索里奥……

两名乐师也走出来，叙述者加以介绍。11号，打个手势，命令他们出去。

内景　平台和大厅　夜

帕塔基还趴在地上，侧过身来。

帕塔基：先生……先生……

0号听到，走到他旁边。

帕塔基：我有病……血压高……把我的药给我。

0号转身向6号。

0号：把东西还给他。

6号答应，去拿东西。

帕塔基：请允许我坐在椅子上……我的医生们对我说过，当我呼吸困难的时候，最好是坐着，别躺着……

0号移过一张椅子，把它靠墙放好。帕塔基一屁股坐在上面。

6号拿着帕塔基的东西过来，把东西给他。帕塔基拿出两片药，吞下去，然后，又拿出一个小盒，取出点鼻烟，吸了进去。在整个影片里，帕塔基总是不断地吸鼻烟。

在平台上，卢斯·玛里娜·雷耶斯·德兰站起身来，说道：

玛里娜：报告……报告……

0号：你有什么事？

玛里娜：能去厕所吗？

0号：8号，带她去。

她去了，8号在后面用枪对着她。

帕塔基：指挥官，你们为什么歧视我？为什么让我自己呆在一边？

0号轻轻一笑，答道：

0 号：上校，您是人质里唯一有打仗经验的人，所以我们把您隔离起来……我们不想跟您有什么麻烦……

这时，出现了11号和3号，他们带来了梅塞德斯·德加略和西尔维亚·德奥索里奥。这两个女人很恐惧地走着，两名乐师也是如此。

3 号：他们刚才躲在卫生间里……

0 号：好，和其他人弄到一块儿去。

3 号：那个房间里有很多金银首饰和钱……

0 号：放在那儿，以后再处理。

两个女人被带到平台上的其他女人那里。电话铃响起。气氛紧张。

6 号接电话。人们听不到对方在对他讲什么。

6 号：是国民警卫队。要求给他们行动自由，好收走房子前面的尸体……

0 号：（很坚决地）不行！先得给我们派名医生。

6 号：（对话筒）先派名医生来。（用力挂上电话）

内景　厨房　夜

在厨房里，5 号继续调着收音机，除了音乐之外，没有任何关于此次行动的消息。

7 号进来，大口地喝水，面罩撩了起来。

7 号：还没有广播什么？

5 号：没有。

7 号：真混蛋……

内景　大厅　夜

7 号从厨房出来，向 0 号走来。

7 号：电台还是什么也没有广播。

0 号沉思。然后说：

0 号：到里边去，通知电台。

7 号答应，走过走廊。

内景　切马·卡斯蒂略的卧室　夜

7 号进入房间，在电话旁坐下。摘下自己的领巾，蒙住话筒。拿起电话簿，找号码，拨号。对方回答。

7 号：听着下面的消息，只重复一遍：这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我们刚刚攻占了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博士的家，扣押了很多人质，我们要对索摩查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

声音：见你的鬼去吧！

对方把电话挂上了。7 号愣住了。

内景　房间 F　夜

15号在看一支体温计，表情很担心。她已经给14号扎好了绷带。

在她旁边，14 号睡着，很不安宁，正在发烧。

内景　切马的卧室　夜

7 号正在打电话。

7 号：……我们有很多人质，要向索摩查提出具体条件。

声音：别扯淡了！

7 号怒气冲冲，拨另一个号码。

7 号：听着下面的消息，只重复一遍：这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我们刚刚攻占了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的家。我们扣押了很多人质，要向索摩查提出具体的要求……

声音：混蛋！跟你妈过愚人节去吧！

7 号：愚人节？可今天是27号。

声音：已经28号了！

对方挂上了电话。7 号看看表，也挂上电话，站起来。

内景　平台和大厅A　夜

帕特里西亚·卡斯蒂略举起一只手，象在课堂上那样。她问道：

帕特里西亚：我能吸烟吗？

6 号同意。从B厅里传来声音：

兰：报告……报告……

兰两手放在头上来到这里。

兰：我能去厕所吗？

0 号转身朝向 6 号。

0 号： 6 号，你带他去。

6 号跟着兰。他们同 7 号迎面而过。7 号走到 0 号身边。

7 号：我同三个电台通了话，可他们都不理我，都说今天是愚人节……

0 号：的确是……

现在走近的是15号。她把 0 号拉过一旁，压低声音对他说：

15号：14号同志发高烧，睡眠极差，他很难受……

0 号表情严肃起来，然后他走近人质。

0 号：你们告诉我，谁认识可以到这里来的医生……

人质们相互看着。最后，加略说：

加略：我认识胡安·伊格纳西奥·古铁雷斯医生，老医生，德高望众，医术很高明……

0 号：(对人质）你们同意让这位医生来吗？

奥索里奥：当然同意。他是个很正派的人。

0 号：(对加略)您打电话给何塞·索摩查，告诉他，你们唯一可以接受的医生就是那一位……

0 号走向电话，拨号码，然后把话筒递给加略。加略开始讲话，低声地。

外景　马那瓜的街道　黎明

曙光之中，马那瓜的街道空无人迹。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　黎明

在被占领的住宅周围，国民警卫队都静静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

外景　卡斯蒂略家院子　黎明

被占领的住宅的院子。拉卡约、蒙铁尔·阿圭略和塞维利亚·萨卡萨仍在这里……他们都快冻僵了，相互挤在一起。

内景　平台和大厅A　黎明

女管家，50岁，梳着根辫子，身着白衣，在其他妇女们之中，同她们略略分开。女管家正向外看着。

院中可以看到黎明的曙光，打碎了的大玻璃窗都显露出来，花盆的残余还吊在外边。花盆后面可以看到大门，门敞开着。

0号先看一看女管家，然后向外面看。他拿出一条白手绢，交给女管家。

0号：拿着这条手绢出去，关上大门。

女管家吓得发呆，但最后终于接过手绢，拿着它向院子走去。穿过院子时，见她转身看了看仍躲藏着的人质的地方。

12号和7号，在窗户旁边，看见了女管家的反应。

12号：（对7号）那儿有人……

与此同时，女管家已经关好了大门。她回到大厅A的平台上，神情紧张。

12号：谁在那儿？

女管家：没有人。

12号：不可能，你到院子里去的时候看到人了。

女管家：我发誓，没有人。

7号从玻璃窗里探出头去。

从7号的位置：刚刚能够看到蒙铁尔的秃头顶。

7号转过身来，示意0号那边有人。

0号喊来6号，和他一起向12号和7号那里走过去。

0号：（低声地）出去看看……

他又打了个手势，在窗口的12号把枪对准了外面。

外景 院子 黎明

院中的三名人质由于不敢活动而冻得发僵，相互紧紧挤在一起。

6号和7号走出来，看到他们，枪口对着这三个人。

7号：把手放在头上，进去！

三名人质站起身来，很疲劳，又有些轻松感。

内景 大厅和平台 黎明

三名人质走进来，0号叫他们面向墙站着，6号搜查他们。第一个被搜身的是拉卡约，他因受了伤，进来时一瘸一拐。银幕上依次映出三人的姓名，同时听到：

叙述者：达尼洛·拉卡约·拉帕乔利工程师，埃索石油公司在尼加拉瓜的总经理……

第二个被搜身的是蒙铁尔。

叙述者：亚历杭德罗·蒙铁尔·阿圭略博士，尼加拉瓜外交部长……

最后一个是塞维利亚·萨卡萨。

叙述者：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博士，尼加拉瓜驻华盛顿大使，驻美国外交使团团长，驻联合国及美洲国家组织大使，独裁者索摩查的姻兄弟……

0号：（对塞维利亚）阁下，我还以为您在华盛顿过节呢……

塞维利亚还有情绪表现出自己平易近人。

塞维利亚：节日应该在祖国来过……

0号转身朝向他的战友们。

0号：这几个是所有人里最大的人物……把他们带到饭厅里去……

他们被带到饭厅里，这里已经有了巴列·奥利瓦雷斯、查莫罗和加略兄弟俩。

平台上是妇女们。

主厅里是已经坐起来的帕塔基。

B厅里有兰、德内肯、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奥索里奥·彼得斯和卡彭特。

电话铃又响起，0号急忙接电话。

声音：等一会儿，索摩查将军要和您讲话……

0号：（坚定地）我们不需要跟任何将军谈话。我们只同奥万多—布拉沃主教阁下说话……

外景　马那瓜军用机场　黎明

在军用机场上，看到一架飞机到达。等候在机场上的是一大批将领和官员。

叙述者：0号以为给他打电话的是何塞·索摩查，但实际上就是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

从飞机上走下来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他拿起一部军用电话，讲话，四周围着官员和将领们。但是，他又吃惊地放下了电话。

叙述者：这个夜晚比较平静，因为，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已经来到了马那瓜郊外。他一回来，就开始想办法解决这种形势……

外景　卡斯蒂略家四周　上午

住宅附近活动频繁，因为国民警卫队正在撤走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人。

叙述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决定，奥万多

—布拉沃可以作为调停人开始斡旋。但实际上，他只是想赢得时间，以便研究各种袭击这所住宅的计划。

内景　厨房　上午

从收音机里听到乱嘈嘈的广播声。

收音机：……已经宣布戒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

5号在听着广播。

内景　大厅和平台　白天

电话铃响。

大主教：我是奥万多—布拉沃大主教。我正在对面的房子里，古铁雷斯大夫也在这儿。是哪所房子？

0号：门廊里亮着灯的那所房子。给我们信号，好让我们从远处能认出您来。

大主教：我穿黑色的教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头戴一顶红色的帽子。

0号：很好，但是，您必须手里摇动着一条白手绢，从汽车库进来，您要警告国民警卫队别耍花招，否则，我们会开枪迎接你们的。

挂上电话。

外景　卡斯蒂略家房顶上　白天

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又登上了屋顶，寻找阵地。

内景　卡斯蒂略家大厅平台　白天

奥万多—布拉沃大主教和古铁雷斯医生挥着白手绢穿过大街。他们遇到一具尸体时停了一会儿，又接着向汽车库走去。

大主教：我是马那瓜大主教，是来进行调解的。我希望和平解决，避免流血。

内景　晾晒室　白天

5号和6号在晾晒室里，在巨大的冰箱旁。

5号：就您一个人吗，阁下？

主教：还有古铁雷斯大夫。

5号：进来吧。

主教：从哪儿进？

5号和6号推动冰箱，重极了。他们终于挪出一条缝来。奥万多主教想进来，可是空隙太小。5号和6号又把冰箱挪了挪，主教和医生才进来。在这时，又听到屋顶上的脚步声。大主教用食指向上指了指，但医生没有看到他的动作。

内景　饭厅、大厅和平台　白天

0号、其他桑地诺队员和众人质向外张望，在这里继

续听到脚步声。这时进来奥万多主教和古铁雷斯医生。桑地诺队员们叫所有的人质不准乱动。

大主教走向平台。平台上的妇女们吻他的手。

大主教：你们好哇……？

妇女们：好，感谢天主……太吓人了，神父……替我们祈祷吧，神父……

大主教：待你们还好吗？

妇女：对我们还好，就是太严厉了。

大主教：让我们祈祷天主吧。

和妇女们一样，大家都开始低声祷告。

在大家祷告的时候，1号拉住医生的一只胳膊，把他从房间带了出去。

内景　卧室F　白天

古铁雷斯医生给14号做检查。14号失去了知觉。在他们后面是15号。

医生检查了14号的伤势，给他量血压，听心脏。

医生：谁护理过他？

15号：我，大夫。

医生：你是医生，是吗？

15号：是护士。

医生：你做得不错……（检查伤员）他失血过多……应该给他喝牛奶……什么都可以……

15号转向1号。1号答应并离开房间。

医生：让他继续静卧休息。还好，子弹没有擦到肺部。

医生一边说话，一边又把14号的伤口包扎起来。

内景　饭厅　白天

大主教离开妇女们，走到0号身旁。

大主教：她们想做忏悔，可以吗？

0号：可以，但必须是集体忏悔。

大主教同意，回到了妇女们那儿。

大主教：都跪下。

内景　大厅B　白天

古铁雷斯医生正给拉卡约包扎，他的腿上受了伤。电话铃响了。

内景　饭厅和大厅A　白天

0号快速走到电话旁，接电话。

索摩查：我是索摩查将军……奥万多—布拉沃阁下已经到了吗？

0号：已经到了。

索摩查：我想和他讲话。

0号抬头望天花板，上面仍有脚步声。

0号：在和他讲话之前，我想告诉您，我们知道房顶上

有警卫队。

索摩查：怎么，要我把他们撤走？

0号：对，把他们撤走。

索摩查：好吧，先生。他们会执行您的命令。

0号放下电话，沉思。向饭厅走去。在那里，大主教已经主持完了集体忏悔，并给予了宽恕。然后走近0号。

大主教：听您的吩咐。

0号：跟我来。

二人向一间小盥洗室走去。

内景　盥洗室　白天

奥万多大主教和0号走进一间极小的盥洗室。

大主教：我请求您好好对待这些人，有些人已经上了年纪……

0号：我们的行动是人道主义的，我们尊重人的尊严……但是，我想告诉您，如果我们的要求不能实现，我们将是严厉的……

大主教：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0号揭开面罩，露出嘴来，拿出一卷儿打着字的纸，开始念。

0号：立即无条件释放14名政治犯，五百万美元，立即颁布法令：增加所有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给各医院和西门子公司的工人们、码头工人、香蕉农、糖业工人、司机

和各种辅助人员节日里加付一个月的工资，国民警卫队中士兵的工资应增加一倍；广播我将要交给您的一份公告以及给我们和政治犯去古巴的行动自由。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36小时之后，我们将处决第一名人质。

0号和大主教的声音逐渐消失，但是，可以看到他们仍在交谈。

叙述者：在我们要求释放的14名政治犯中，有8名已经被关押了4至7年之久。为争取他们的自由，曾经在全国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民众运动，包括政治犯及其家属们的几次绝食斗争，而政府却对他们备加折磨和拷打。例如丹尼尔·奥尔特加，自1967年参加了在哈瓦那举行的拉美学生大会回国之后，就一直被关押。另外几名政治犯则是在最近的一次搜捕镇压中被抓起来的……

大主教：好吧，但愿一切顺利，希望你们慎重行事。为了和睦，为了避免流血，这些事我都会做的……

内景　平台　白天

医生正在给一名人质量血压。

巴列·奥利瓦雷斯：有镇静剂吗，大夫？

医生：没有了，以后给你们送来。

0号和大主教从盥洗室出来

0号：女人们想走的，可以走。乐师们和短工们也可以走了。

被说到的人们聚集到0号身旁，蒙铁尔·阿圭略也凑了上来。

蒙铁尔：喂，司令，如果让女人们走了，咱们可麻烦了。我肯定，这正是警卫队所希望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好袭击这所房子了……

0号没有理睬他，走向乐师、短工、女管家和女佣人。

0号：你们都走吧，但是，你们先得听着：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为了消灭剥削、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的。所以，很遗憾，你们也被卷进了这次行动。但这次行动并不是针对你们的，相反，是对你们有利的。我们的斗争是反对寡头统治，是为了人民的。

女管家：（紧张地）可以去找我的衣服吗？

0号表示同意。女管家和女佣人立即走去。

内景　厨房　白天

在厨房里，3号、6号和5号正在值班。女管家和女佣人进来，恐惧地看着三位行动队员。

3号：啊，别怕，这不是对你们来的……难道我们伤害你们了？我们没有虐待你们吧，是不是？我们也是穷人，但我们不想再让人剥削我们了。

两个女人吓得要死，没有回答他们，钻进储藏室，去收拾自己的衣服。

内景　饭厅　白天

7号把乐器——三把吉他和几只响葫芦交给了乐师们。0号对女人们说：

0号：好，都走吗？

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夫人：我留在我丈夫身边。

蒙铁尔夫人：我也留下。

德内肯夫人：我也留下。

巴列·奥利瓦雷斯夫人：还有我。

兰夫人：我也留下。

其他女人站起来，聚集在大主教身旁，她们是：玛丽亚·梅塞德斯·阿吉拉尔·德加略、西尔维亚·M·德奥索里奥、索妮亚·德杜克·埃斯特拉达、特尔马·德加略、安娜·玛丽亚·B·德卡斯蒂略·匡特和她的两个女儿马里索尔和帕特里西亚。

女管家和女佣人拿着自己的衣服回来了。

0号：好，你们这些要走的人记住，你们担负着一项重大的责任，留下来的人的生命就看你们的活动了……

大主教表示同意，转向0号说：

大主教：好，我希望很快再来，也希望一切顺利。（转向医生）好了吗，大夫？

医生表示好了。大主教向出口走去。

内景　平台　白天

通过窗户，0号看着马那瓜大主教以及医生、佣人、乐师、短工和获释的妇女们离开。

内景　厨房　白天

在厨房里，5号和6号听着收音机。

收音机：晚十时十五分，十几名强盗闯进了何塞·玛丽亚·卡斯蒂略·匡特博士的住宅，打死并重伤了几名佣人。他们一闯进住宅，便把那里所有可尊敬的人士变成了人质，并罪恶地虐待他们。他们是政府、银行界、工业界和国家新闻界人士，还有儿童、家庭劳动者和乐师……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调解人是尊敬的马那瓜大主教米格尔·奥万多—布拉沃先生。我们向共和国全体有觉悟的公民们发出呼吁。

5号怒气冲冲地关掉收音机。

内景　厨房　白天

0号舒了口气，有些疲劳，对12号说：

0号：好，我们只能等待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

外景　马那瓜　白天

被地震毁坏的城市的资料镜头。

外景　不同的画面　白天/夜晚

以下，银幕上相继映出一系列的资料镜头，表现到攻占卡斯蒂略·匡特家之前尼加拉瓜的政治——社会反应。

叙述者：……在最近演了一场大选的闹剧之后，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刚刚开始了他当总统的新任期……

大选的资料镜头。

叙述者：为争取释放政治犯,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

罢工和街巷内镇压的镜头。

叙述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受到了刑罚，但这还不够，又对他们进行了更野蛮的镇压……

被占据的各个教堂的资料镜头。

叙述者：他们焚烧房舍，奸污妇女，暗杀和毒刑拷打……

马那瓜街道和日常生活场面的资料镜头。

叙述者：生活费用暴涨。由于我们尼加拉瓜的主要食品如豆类和玉米等的价格飞涨，我们只能并日而食：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衣食住行的费用几乎增长了一倍，而微薄的工资却毫无增长，被解雇的危险始终威胁着工人和农业雇工们……

在以下出现的资料镜头中，很多场面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了叙述者下面所提到的事实。

叙述者：从1973年12月开始，全国所有的教堂都被占领了，从此开始了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人民强烈要求释放

政治犯。军队用催泪瓦斯也无法制止人们的行动，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整个整个的区、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和工会运动。镇压也比以往更为残酷了。鉴于所有这些行动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决定进行这次胡安·何塞·克萨达行动……

内景　厨房　白天

洛伊斯·纳什·德蒙铁尔从冰箱里往外拿食品，并对5号说：

纳什：我不懂为什么叫我干……我是最疲劳的了……

内景　大厅B　白天

0号转过身，听着有人在说：

塞维利亚：报告……报告……

塞维利亚·萨卡萨走近0号。

塞维利亚：我要去厕所。

0号对12号说：

0号：陪他去。

洛伊斯·纳什出场，她开始分发食物。

在B厅里，大人物们在交谈着，看上去情绪不错，当纳什分给他们食物时，甚至还露出了微笑。

电话铃响了起来。7号接电话，并对0号喊道：

7号：又是神父。他正在对面，想进来。

0 号：让他进来。

人质们急切期待着的表情。

内景　平台　白天

大主教走进房内，直接走向0 号。0 号把他带到一边。

大主教：好，至于政治犯，政府说，他们是刑事犯，而在尼加拉瓜，由于法律并不从属于政治，因此，需要履行手续，这需要很长时间……关于去古巴的问题，他们说，古巴政府的政策是不接受恐怖主义分子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正在办理有关的手续……他们建议把桑地诺成员送往墨西哥，从那儿再设法去古巴……

0 号大怒，拿起一张纸，开始写起来。他猛地抬起头，看着大主教。

0 号：他们只谈到我们的两点要求，而对谈判中的其它严肃问题却闭口不提……就是在他们提到的问题上，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法律手续，只能是立即释放我们的战友们，这不能讨价还价。这一点必须办到。

他写完便条，递给大主教。

0 号看看手表，然后大声讲话，好让大家都听到。

0 号：叫他们马上给我打电话。12小时之内如果还不能决定同意所有的要求，我们将处决第一名人质。

正在嚼着食物的所有人质几乎都哽住了。

大主教似乎很难为情。

大主教：主愿一切都能解决而不要流血！

大主教穿过平台走出去。

大家都看着他走去，一直到0号转过身来看帕塔基。帕塔基正艰难地朝他走来。

帕塔基：司令，请允许我去厕所……

0号同意。想了想，向6号打了个手势。

帕塔基开始走去，两臂交叉放在头上，嘴里说着：

帕塔基：我来了……我来了……

他到了厕所，但在厕所里，12号正监视着还在小便的奥索里奥·彼得斯。

帕塔基：里面还有个厕所。

6号同意。二人向走廊走去。来到切马房间的门旁。看到里面的9号正守在厕所外。

他们只好回来，找到0号。

帕塔基：没地方。厕所都占着。

0号似乎有点恼火了。

0号：（厌烦地）混蛋，就知道撒尿！

他向四周看了看，最后对2号说：

0号：把那只桶拿过来。

2号转身，看到了一只装香槟酒瓶的桶，把它递给了0号，0号又递给了帕塔基。

0号：在这儿尿吧。

帕塔基感到害羞，向四周看了看，很难为情地寻找着

背人的地方。

0号：尿吧，尿吧，别扭扭捏捏的了……

帕塔基脸发红，拿起桶，就在那儿尿起来，时间很长，还明显地有点儿困难。微笑，有点儿强笑。拿着桶，不知该怎么办好。走到小客厅，把它递给了加略。

加略小便，然后递给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解完手，然后拿着桶，走到厨房，问道：

帕利埃斯：你们有想小便的吗？

巴列·奥利瓦雷斯举手，接过桶小便。

然后，他又把桶递给塞维利亚·萨卡萨。塞维利亚小便，有点儿费力。桶满了出来。

塞维利亚：我去倒掉。

1号陪着塞维利亚·萨卡萨到了厕所。长时间听到液体倒下来的响声。

0号：厕所问题解决了。现在都往桶里尿吧。

0号憋住笑，沿走廊去了。

内景　卧室F　白天

15号，有些困倦，守护着14号。14号睡在床上。门开了，0号进来，摘掉面罩。

0号：他怎么样了？

15号：好些了，已经不烧了。给他吃了不少东西，绷带也换过了。

0 号：你呢？

15号：（微笑）还好……

0 号点头，走出去，没有戴上面罩。

内景　走廊和卧室D　白天

0 号刚要戴上面罩，突然，他在停有切马·卡斯蒂略尸体的房间门口站住。他打开门，向里看。由于空调的冷气，他打了个哆嗦。

11号正在走廊上警戒。

0 号：不能把空调再调低一点儿吗？

11号：已经最低了。

二人相互看了看，有点儿担心。然后，把门关上。

他沿着走廊向前走，仍未戴面罩。在走廊上遇到了6号。

0 号：你到各处看一遍，累了的去睡两小时，在14号那个房间。但值班时谁也不能睡。

3 号离这里不远，听到0 号的话后，向他们走近。

3 号：我去睡。

0 号同意。3 号沿走廊走去。

0 号：（对6 号）告诉11号到大厅里来。

二人转过身来，因为听到了讲话。

查莫罗：报告……报告……

菲拉德尔福·查莫罗来到他们身边。他非常焦躁不安。

0号：出什么事了？

查莫罗：这么回事，司令，请您原谅，我得打个电话。我家里的人肯定很担心，另外，我一个女儿病得很重。

0号：去打吧。

查莫罗看了一会儿0号，有点儿惊异，又有轻松感和感激之情。然后，他走向电话，拨号码，对方接电话。

查莫罗：孩子，孩子，是我，你爸爸。你好吗？我很好，孩子。至少现在很好……告诉你妹妹……

当感觉到大多数人质都在望着自己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查莫罗发窘地笑了笑，背向人质，继续讲话，现在声音较低了。

0号走近卡彭特和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呆的地方。

卡彭特：（对帕利埃斯）Can you tell him if I can get my pipe ?

帕利埃斯：他想知道，能不能让他去取烟斗。

0号同意。回身叫9号，对他说：

0号：让他告诉你烟斗在哪儿，给他拿来，还有烟丝。

外景　卡斯蒂略·匡特家外的大街　白天

在住宅外的大街上，国民警卫队的人比以前多了，还有几辆坦克。

外景　平台　白天

11号通过窗户监视着大街，他喊道：

11号：他们正在集结，把坦克也开来了！

0号走到他身旁，通过窗户看着外面部队的行动。

外景 卡斯蒂略家外的大街 白天

有人在房顶上，显然是想袭击这所住宅。象大街上的人一样，他们都找好了自己的阵地。大街上的士兵们筑好了街垒，坦克也指向了这所住宅。

内景 平台和大厅 白天

0号向塞维利亚·萨卡萨转过身去。

0号：说话太不算数了。给你的姻兄弟打电话，要他把人从房顶上撤走，把坦克和部队都调开……他们只要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开始处决你们。

奥索里奥·彼得斯惊恐地喊道：

奥索里奥：应该给谢尔顿打电话！

塞维利亚·萨卡萨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放在头上，面无血色。他和0号向放在地上的电话机走去。在一阵犹豫之后，萨卡萨跪下来，拨电话号码。

塞维利亚：先生，我是吉列尔莫……吉列尔莫，您的姻兄弟……先生，好象警卫队要攻打这所房子，我们这儿大家都很紧张……什么？……不,上帝呀……司令……说，枪一响，他就开始处决我们……是……是的，先生。

捂住话筒，对0号说：

塞维利亚：他们这就走……

0号回到玻璃窗前。

从那儿看到，部队的确开始撤退了。

塞维利亚挂上电话。这时，电话铃响了。塞维利亚盯着电话机，不知如何是好。0号对他说：

0号：接吧。

塞维利亚仍然非常恐慌。接电话。听完，挂上。

塞维利亚：是布拉沃阁下，他正到这儿来。

大人物们正在相互小声地谈论着。

塞维利亚走到他们一处。

内景　晾晒室　黄昏

5号和7号用很大的气力搬动着冰箱。0号来到，帮助他们。开到足够的空隙，奥万多大主教得以入内。看上去奥万多忧愁而疲倦。

大主教：您看，索摩查大发雷霆。您应该让一名外交官介入此事，而不是我，我对这事一窍不通……

0号：不，不，应该是尼加拉瓜人，应该是您。

大主教：他们同意释放政治犯，已经开始同古巴交涉。但是，人质们和你们一起去是不可能的，必须把他们留在国内。

0号：不行。人质们必须一起走。

大主教：还有另一个问题，国家没有你们想要的那笔现款，得从迈阿密带来。今天是星期六了，银行在周末都关门。

0号：告诉他们别在那儿扯淡。这里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他们用铁锹就可以挖一大堆。而您，神父，沉住气……这是为了祖国的利益……打起精神来。我们并不着急，而他们应该是很着急的，因为，如果四小时之内不能解决，我们就从窗户里给他们扔出第一名被处决的人质……

大主教看着0号，仍然很沮丧。然后，吸了一口气，握握0号的手，出去。

内景　饭厅　夜

饭厅里，众人质都躺着，其中很多人在睡觉。只有卡彭特在静静地吸着烟斗。

奥索里奥：能关上灯吗？

11号同意。关灯。

听到某些轻微的响声和在地上翻身的声音。

11号监视着他们。

塞维利亚开始大声打呼噜，睡在他身边的奥索里奥不得不坐了起来。吵得他心烦。

奥索里奥：请允许我调过头去，好离这种呼噜声远一点儿。

11号同意，并给了他一只枕头。

奥索里奥重新躺好。卡彭特收起烟斗，也躺下去。

不一会儿，众人质都睡熟了。蒙铁尔除外，他睁着两只眼睛。

内景　大厅B　夜

0号出现在大厅B。这里的人质们好象也在睡觉。0号正想离去，突然看到有人在动。

是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打了个呵欠，对0号说：

帕利埃斯：司令，想请您帮个忙。

0号：说吧。

帕利埃斯笑了笑，微笑中虽然带着某种奸诈，但毕竟有些紧张。

帕利埃斯：这么回事，您知道不久前我办了一次晚会。后来，剩下一只囊馅火鸡，好吃极了。您也许会说这是胡闹，可我实在想吃。能不能让人给我送来？

0号想了一会儿。

0号：好的。

帕利埃斯走向电话，拨号。对方接电话。

帕利埃斯：我是塔埃尔……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都很好……喂，你和神父商量商量，把冰箱里的那只火鸡请他给我带来。

0号始终非常注意地盯着他。

内景　平台　夜

在平台上，妇女们都在睡觉。

内景　大厅　夜

在主厅里，象以前一样，只有帕塔基自己在睡觉。

内景　卧室F　夜

在这个房间里，14号、3号和9号正在睡觉。

内景　厨房　夜

0号朝11号打手势，要他过来。11号走近0号，二人对视。

0号：累吗？

11号：还能坚持。你呢？

0号：我也是。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不能再为零七八碎的事情耽误时间了，得干点什么了。我们应该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不测。明白吗？

11号表示明白，目不转睛地看着0号。

0号：好。我们去安排一下警卫。

内景　放映幻灯片　夜

一系列的幻灯片在整个银幕上相继映出。与此同时，叙述者概括讲述尼加拉瓜的历史，特别强调桑地诺的斗争。

内景　饭厅和大厅　黎明

电话铃响，11号走去接电话。

0号走近他。

11号：是塔乔·索摩查。想和塞维利亚讲话……

0号：把他叫醒。

11号去小厅，和塞维利亚·萨卡萨一同回来。塞维利亚完全没有睡醒，满怀恐惧，胡子也长了。他拿起电话。只能听到他讲的“是的，先生”，“不，先生”。然后，他目寻0号。

塞维利亚：是大主教……想和您说话……

0号拿起话筒。

大主教：您看，这儿非要坚持除我之外外交官们也参加谈判。您是否同意让西班牙和墨西哥两国大使陪我去，还有罗马教皇的使节。

0号：这，绝对不行。

大主教：请允许我请求您，至少可以让罗马教皇的使节去……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了……

0号：好吧，让那位使节来吧；但是，您必须继续参加，一切通过您才能解决。

大主教：还有一件事，司令。我需要带一名助手。和我在一起的有位神父，我了解他，他也希望能做点什么。

0号：是谁？

大主教：米格尔·阿尔瓦拉多神父，马萨亚市唐·博

斯科萨雷斯会学校校长……

0号停了一会儿说：

0号：如果您认为合适，可以叫他陪您。

内景　晾晒室和厨房　白天

5号和7号把大冰箱从门口挪开几十厘米。

罗马教皇使节：再挪开点儿，我说，这样谁也进不去呀。

5号和7号又把大冰箱挪开一点儿，直至罗马教皇使节挣扎着挤进来。这位使节身上配戴着所有的装饰，就如同参加梵蒂冈的大会一样。

叙述者：神学家加夫列尔·蒙塔尔沃，切莱诺的正式大主教和教皇使节，哥伦比亚人。

在罗马教皇使节之后，出现奥万多阁下和古铁雷斯医生，他们还拿来了一袋袋的食品。阿尔瓦拉多神父也来了。

5号：那是什么？

使节：给人质的食物。

5号：资产阶级真不是玩艺儿！您看这个。

他打开大冰箱，里边那些进口食品塞得满满的。

5号：您看，都是进口的，而他们还带来这么多吃的东西，但人民却在饥饿中死去。

罗马教皇使节，来时刚刚刮过脸，还散发着洗发剂的

气味。他没有理睬5号说的话，有点儿装腔作势地说：

使节：能进去吗？

7号：我们检查一下这些袋子。

把东西都倒出来。第一只袋子里的是帕利埃斯·德瓦伊莱要的火鸡，是只很大的火鸡。其它袋子还有别的食物：鸡、奶酪、肉饼、凉肉、葡萄酒等等。

内景　饭厅　白天

罗马教皇使节出现在饭厅里，接着是大主教、阿尔瓦拉多神父、古铁雷斯医生和0号。

人质们，早已醒了，几乎是跑着到他面前，吻他的手。男人们的胡子都长了出来，看上去都疲惫不堪，显得很憔悴。

在人质面前，罗马教皇特使深为所动。然后，他用一种家长式的高人一等的轻蔑态度看着桑地诺队员们。队员们都紧握着武器。

内景　图书室　白天

0号、罗马教皇使节和大主教三人坐在小小的、装璜很美的家庭图书室里。三人都紧绷着脸。

使节：我说，年轻人……

0号：（打断他）叫我0号。

使节：首先我得责备您，您的要求太荒唐了……

0号：(打断他) 您不必责备我。要么进行严肃谈判，要么让奥万多阁下来办。

使节：尼加拉瓜没有你们要求的五百万美元……

0号和罗马教皇使节的谈话越来越激烈和紧张。

0号：您是策划好了来的。

使节：实际上这一切用十万美元就可以办到了。

0号已经失去了镇静。

0号：您别太聪明了，神父。我对您说过，如果您想继续参加这个谈判，就提点明智的建议。

罗马教皇使节竭力表现出他的尊严。

使节：我必须让您注意到，从你们的要求上看，可以理解为这五百万美元不应只由尼加拉瓜来付……

0号：(有力地)是尼加拉瓜！我们就是向索摩查家族和寡头统治的尼加拉瓜索要这五百万美元！另外，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尽管您似乎只对钱的问题感兴趣。

使节：绝不是如此！我来此只是出于人道的目的！

奥万多大主教以调解的口吻插进来说道：

大主教：先生们，应该保持冷静，只有这样才能谈下去，才能听得进对方的意见。

罗马教皇使节断然地对大主教说：

使节：这件事您不要插手，神父。

0号：(坚定地)您好好听着，再告诉您的老板们：我们不会接收受了毒打的政治犯……

使节：可是，您怎么能这样？另外，这很难阻止……

0号：听着，神父，我们要五百万美元。如果您的使命只是讨价还价，只是为政府里那些罪犯们效劳的话，那您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使节：你们，是……

0号：胡安·何塞·克萨达突击队……

使节：好，你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

0号：这样是不能谈判的。但是，在你们走之前，我想让你们看看这个。

0号站起来。神父们相互看了一眼，也随着站起来。

内景　走廊和房间D　白天

0号、大主教和罗马教皇使节站在停放着切马·卡斯蒂略尸体的房间门口。0号打开门，一股味道使大家都向后退了退。

大主教：是卡斯蒂略博士！

使节：你们干了些什么！太残酷了！

0号：我们进来的时候，卡斯蒂略·匡特跑到他的房间，拿出了一座真正的武器库，然后就出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就把他打死了。

罗马教皇使节转向奥万多大主教。

使节：我们走吧。您告诉红十字会派辆救护车来。

0号：这不行。你们把他抬走。

使节和大主教看着房间内部愣住了。

走廊里出现了1号、12号和3号。

0号：来，把尸体抬到门口。

12号和1号相互看了一眼，然后走进房间。三个人把尸体抬起来，走了几步，立即又把他放在了地上。3号向卫生间走去，1号和12号回到其他人身旁。

12号：臭死人了！

内景　切马·卡斯蒂略家的卫生间　白天

3号手中拿着几条毛巾。拿过一瓶香水，大量地往毛巾上洒着。然后走出来。

内景　走廊和房间D　白天

3号来到其他人身旁，把洒上香水的毛巾分给大家。0号和大主教都拿着毛巾走进房间。0号指着尸体说：

0号：请记录，神父。他有手表、戒指、钢笔，都在他身上。

12号和1号蒙着毛巾，来到他们身旁。把尸体装进一只很大的塑料袋里。

内景　大厅A　白天

医生正在给德内肯夫人量血压。镜头转向帕塔基，他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突然，他睁开两眼，看到的东西使

他为之一惊。

12号、3号和1号吃力地抬着装有切马·卡斯蒂略尸体的袋子，从平台上走了出去，后面跟着0号、大主教和罗马教皇使节。

内景　监狱　白天

几名警察在走廊上走着，发出沉闷的脚步声。他们在一间牢房前停下来，打开牢门进去，带出政治犯1。由于受到拷打，政治犯1遍体鳞伤，走路很慢。

内景　牢房2　白天

另几名警察把政治犯2和3带出牢房。政治犯2看上去也受到过毒刑拷打。把他们带走了。

内景　监狱医务室　白天

医务室的门打开了，几名警察把政治犯7和8带进来，让他们和政治犯2、3、4、5和6坐在一起。政治犯1正在接受一名医生的检查。

叙述者：29日，在奥万多大主教和罗马教皇使节带走切马·卡斯蒂略的尸体之后，我们这些桑地诺政治犯们才开始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名医生走近政治犯1，指着他身上的伤。

医生：那是怎么了？

政治犯１：他们抓住我拳打脚踢。

医生：别装算了……你打过架……

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军官走近医生。

军官：大夫，这些伤痕多长时间能去掉？

医生看了看伤处，转身向军官，表情犹豫。

医生：难那……一个星期。

军官：得在24小时之内去掉伤痕。

叙述者：政治犯们的身体状况是延误了谈判时间的真正原因。整个29号这一天都在准备最后的解决办法……

内景　切马·卡斯蒂略家的平台　白天

在平台上的妇女们抬起目光，有些惊奇。

在她们面前走过14号，他已经好多了，又开始执行警戒了。他没有穿衬衣，身上缠着绷带。

内景　厨房　白天

2号和8号撕着帕利埃斯·德瓦伊莱的火鸡。她们把火鸡的各个部分都打开，非常仔细地查看着。2号拿起一块肉，刚想放到嘴里，8号止住了她。

8号：小心。在他们先动嘴之前什么都不要吃，这只火鸡也许有毒……

2号沉思，看着那块火鸡肉。

8号端着放有扯开了的火鸡的大盘子，用目光寻找着

帕利埃斯，看到并走近他。

8 号：您的火鸡。请吃吧。

帕利埃斯站起来，接过盘子，津津有味地尝了尝，开始分给他身边的人质。自己拿起一块,要把盘子还给 8 号。

帕利埃斯：拿给其他的人吧。

8 号没有接过盘子。

8 号：您自己送去吧。

8 号拿起一块火鸡，吃起来。

内景　平台　白天

所有在平台上的人都开始手拿火鸡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没有人讲话，谁也不看谁。

唯一没有吃火鸡的是帕塔基,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看着。丹尼斯·加略吃着火鸡，喝着果汁。这时，7 号经过他面前。

丹尼斯：7 号先生，您不想喝点儿纯果汁吗?

7 号转向他，微笑。

7 号：不，谢谢，喝过了。

7 号走出画面。

帕塔基继续看着其他人质吃火鸡。现在，2 号正在他身旁。

帕塔基：(对 2 号)看看他们……就因为他们都是政府官员。一点儿吃的都不给我。

2 号看了他几秒钟，然后说：

2 号：您等着。

她朝厨房走去。

平台上的人质继续狼吞虎咽地吃着，谁都不看谁。

后面出现了 2 号，她给了14号一些三明治。

然后，她走近 0 号，也给了他几个三明治。

最后，她走到帕塔基那儿，拿出两个三明治，递给他。帕塔基感激地看着她，接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2 号向里边走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东西，看着电话机。0 号看墙上的挂钟。

正是下午四点。

0 号又看了看手表，走向电话机。

接电话。

0 号：很好，我们等着他们。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　白天

奥万多大主教、他的助手和罗马教皇使节手摇白手绢，走近被占领的房子。

在各自的位置上，国民警卫队人员看着他们走去。

内景　晾晒室　白天

0 号和神父们正在这所房子的晾晒室里。

使节：所有去古巴的问题都已安排好了。犯人都将获释。但是，人质们必须留在尼加拉瓜。

0号：这绝对不可能。他们是我们能活着到达古巴的唯一的保证。

大主教：我们已经同墨西哥和西班牙大使谈过了，他们和我们俩一样，准备和你们一道前往古巴，来代替人质……

0号沉思。盯着大主教看了几秒钟，最后大声说道：

0号：我们说过，在战斗中我们是严厉的，但在胜利中我们是慷慨的……我们接受了！

奥万多大主教和他的助手发出轻松的微笑，但罗马教皇使节仍然非常严肃。

使节：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来了……我是说，唯一缺少的是……

罗马教皇使节表情严肃地看着他的同伴们，拿出一张手写的便条，递给0号。

0号接过来，惊奇地看着便条和神父们。

0号：这是什么？

使节：是索摩查总统的一封信……

0号读了又读这封信，沉思。

0号：等着。这种事我自己不能决定。

0号离去。

内景　卧室F　傍晚

0号现在同行动组的三位小组长集合在一起，他们是1号、7号和这时正在出场的12号。0号打了个手势叫他坐下。等12号坐好后，0号面对着三人，表情严肃。

0号：你们看，现在，政治犯已经释放，去古巴的飞机已准备好，古巴也已同意接受我们，我们的声明也已同意广播了，工资要求已经安排好，政府也对外交使团保证履行诺言。墨西哥和西班牙大使以及罗马教皇使节和奥万多阁下和我们一起前往古巴，人质留下。我认为，这次行动基本上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这种意义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体现。现在，那个婊子养的索摩查托他的密友罗马教皇使节刚刚带来一封信，你们看。

他拿出便条，递给组长们看。

0号：他说只能给我们一百万美元……

1号读了便条，把它递给7号。

0号：实际上，他们唯一会干的就是象在市场上那样讨价还价。归根到底，你们怎么看？

三名小组长相互看了看，最后，12号说：

12号：我认为主要目的已经实现了……我们就同意一百万美元吧。

内景　晾晒室　夜

0号表示接受。

他面前有罗马教皇使节、大主教和他的助手。

0号：一切都接受了，我的同志们也同意了。但是，还缺乏具体安排。所有人质、你们这些要代替他们的人都和我们一起到机场。应该给我们一辆大汽车和一名非武装的司机。另外，应该把房子四周的国民警卫队撤干净……还有，我们将指示给他们去机场的准确路线，在这条路上不得有警察和军人；只要看到有一个，我们就开枪。

大主教的助手把0号所讲的都详细地记录下来。

0号：机场上的跑道必须空无一人，机组人员不得超过四名……我们到达机场时，政治犯们应该已在飞机上坐好，而且钱也应该数好交给他们，机组人员也已被检查好……还有什么？我们的公报应从明天早晨7点开始广播。

助手继续做着记录，罗马教皇使节用一种高人一等的蔑视态度看着0号。

0号走近门口，说：

0号：听着，把切马房间里的袋子拿来。

听到快速离去的脚步声。

0号回到神父们身边。

使节：好吧，我们看看索摩查总统怎么说吧。

阿尔瓦拉多神父做完了记录。

阿尔瓦拉多：记完了。

又听到脚步声，5号拿着装有金银首饰和钱的口袋来

了。

0 号倒出东西，专门对着大主教说：

0 号：把这些东西给您，神父。是切马房间里的首饰和钱。我把它们交给您，因为，要是国民警卫队看到，就全没有了。

大主教同意。他和 0 号把首饰和钱装回袋子。

使节：好，就这么办。我希望在这些条件下您能允许所有的夫人们都离开。

0 号：好的。

外景　马那瓜总统府　夜（资料镜头）

被1972年的大地震摧毁了的马那瓜总统府残余。有一些灯光。

叙述者：马那瓜总统府的各地下室是国家安全办公室所在地……

内景　国家安全办公室牢房　夜

在一间极狭窄的牢房里，有六名里面赤身、外面只罩着囚衣的男子，他们坐在地上，都有被打过的痕迹。

叙述者：……这里的六名政治犯是最近刚刚在一次镇压行动中被捕的。他们是海梅·夸德拉、卡洛斯·阿圭略·普拉维亚、阿德里安·莫利纳和丹尼尔和阿道弗兄弟俩以及阿列尔·努涅斯·罗德里格斯……

内景　模范监狱牢房　夜

在一间稍大一点的牢房里有以前提到过的八名政治犯。

他们之中的一名在门口监视着，其他人凑在一起听着一台袖珍收音机。

叙述者：……其他八名在蒂皮塔帕模范监狱中的政治犯……

收音机极小，政治犯们必须十分安静才能听得到。

收音机：……人质们的妻子已经获释……(声音嘈杂)他们将于星期一清晨离开……

杂音继续。政治犯们由于收音机的声音太差而有些焦急烦躁。

担任警戒的人向其他人打了个手势；他们关上收音机，把它藏起来。

两名看守打开牢门，探身进来，看着里面。

政治犯1：喂，什么事？

两名看守互相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说道：

看守1：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把索摩查弄得够呛。

他触了触自己的喉咙。

内景　国家安全办公室牢房　夜

光着身子罩着囚衣的政治犯们突然抬起头来，他们听

到了脚步声。一会儿，门打开了，走进几名警察。把政治犯们叫起来，让他们出去。

内景 国家安全办公室卫生间内 夜

几只手进入画面，脱掉一名囚犯的囚衣。这名囚犯因受光线的刺激，难受地眨了眨眼睛。面部都变了样，胡子长的很长，样子非常憔悴。

一名警察进入画面，手里拿着一只装有液体肥皂的杯子和一把大刮脸刀。他给囚犯涂上肥皂沫，开始给他刮脸。

远一点的地方，另外一些警察正给几名囚犯刮着脸。囚犯们相互看着，觉得很奇怪。

囚犯：怎么了？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警察们没有回答。一名警察拿着干净衣服进入画面。他给了已经刮好脸的一名囚犯几件衣服。囚犯穿衣。然后，警察们又给他套上囚衣，把他带出去。

内景 模范监狱牢房 夜

模范监狱中一名囚犯站在牢门旁，监视着。其他人听着收音机。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人的声音。

声音：留神！来检查的了！

囚犯们相互看着，然后都面向小收音机。众人都讲即兴台词："怎么办"，"藏起来"，"藏在哪儿呀"，"扔了它"，

“对，扔了它”。

刚才拿着小收音机的囚犯又把它拿起来，放进了一只鞋子里。寻找可以放鞋子的地方。其他人跟着他，说着：“扔了它”，“扔了它”。拿着鞋子的人，在一阵犹豫之后，走近窗户，用力把收音机扔了出去。

大家都看着窗口，心情既轻松又难过。

囚犯2：现在我们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内景　卡斯蒂略家厨房　黎明

正在这里值班的15号打着瞌睡，数秒钟后便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门打开，0号出现。当他看到睡着了的15号时，愣了一会儿。

他走近15号，把她轻轻唤醒。15号看到0号，脸羞红。

0号：严重失职，同志。去睡吧。告诉14号来替你。

15号同意，仍然很不好意思，走了出去。0号喝起袋子里的水来。他也很疲劳。他从袋子里拿出几片药，吃下去。

14号进来，仍缠着绷带，没穿衬衣。看到0号，朝他笑了笑。

0号：怎么样？

14号：很好。

内景　厨房　早晨

一只手，5号的手，打开声音嘈杂的收音机。

收音机：为履行政府通过主要调停者米格尔·奥万多—布拉沃阁下承许的国家诺言，应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请求，播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下列公告……

5号和6号相互看着，非常高兴，鼓掌，笑起来。

内景　平台　早晨

丹尼斯·加略和帕塔基坐在一起，两人都显得很疲乏。加略叹了口气。

加略：唉！真想吃上一只囊馅火鸡哟！

帕塔基转向他，带着讥讽。

帕塔基：你一辈子什么时候吃过那个！那是个大众菜。

加略：你怎么了？我可是个出身低微的劳动者……那些人才是大人物……

他向卫生间指了指。

卫生间里可以看到塞维利亚·萨卡萨、兰和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们一边刮脸一边交谈。

从那里，5号和6号进入画面，他们带来了收音机。在平台上插上电源，开始听到：

收音机：……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扣押的人质中，有政府、外交使团、私人企业界、国家新闻界和社会各界

重要人士……

在卫生间里还在刮脸的人，走到平台上，听着广播：

收音机：……他们的生命正受到极大的威胁。为避免再度流血，为保证这些被作为人质的人士的生命安全，决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进行这次播音……

平台上的众人质都聚拢到收音机周围，心情紧张不安。正在那里值班的桑地诺队员也走近收音机，心情振奋。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　晨

房顶上、窗户旁、大街上的国民警卫队开始撤退，登上汽车。他们之中很多人是经过大街撤走的，大街上已有一些好奇的人。

收音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告尼加拉瓜人民及全世界人民书：尼加拉瓜兄弟们，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履行自己的责任，向尼加拉瓜人民以及全世界报告我们尼加拉瓜人此刻所遭受的侮辱和欺凌……

外景　贫寒之家房内　白天

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全家正在一张小桌上吃早饭，房间不小，还放着床和家具等等。大家都在听着广播。

收音机：我们想客观地讲述尼加拉瓜的农民和尼加拉瓜人民所遭到的欺凌、压迫和镇压。他们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英勇卓绝的反抗就是尼加拉瓜人民的现实形象中的主要

方面。讲清它们的原因和事实就是我们的真正意图……

外景　乔里索区荒地　白天

一股细细的水流缓慢地注进一只水桶里。

收音机：在北部、中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等地区，尼加拉瓜农民遭受的是三重压迫……

人们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等待轮到自己来装满水桶和锅盆。其中的一个人拿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正继续广播：

收音机：……一方面，压迫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把农民置于黑暗的令人窒息的消费经济之中。确确实实地讲，工资就是饥饿，如果我们不说工资是惨无人道的措施，那么它也是别出心裁的。实行这种措施就是为了对雇佣劳动进行残酷的剥削……

外景　中心街道　白天

城市中日常活动开始了。在各报摊上，人们争相购买报纸。另外一些人已经读起了公告。

收音机：……每天劳动10到12小时，工资只有5个科多巴，这已经是够理想的了，因为，地主们还在想办法再少给一些。更可笑的是，就是这点工资，也要用肥皂、盐、糖、鞋子、衣服，甚至豆类、玉米和凝乳来支付。

外景　模范监狱院子　白天

几名警察全副武装，伴着八名政治犯。政治犯们走向院子，那里有一辆大轿车，车已经发动起来了。

政治犯们开始登上大轿车，这时，听到一种巨大、沉闷而热烈的欢呼声。政治犯们举头望去。在院子四周上层走廊的栏杆上，有一大批刑事犯人在发疯似地鼓着掌。

在以上整个场面中听到：

收音机：多少年来，对这种处境，农民们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所有的诺言都石沉大海，他们期待的正义从未到来。耐心已经耗尽，就象早已束手无策的工会和合作组织等斗争形式一样。

内景　卡斯蒂略家的卫生间　白天

塞维利亚·萨卡萨正在认真地洗着手。他身旁的帕塔基正对着镜子刮脸。

收音机：这些斗争形式深刻地教育了农民：在提出更合理的工资要求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诬陷、威胁和农牧主执法团丧尽天良的报复行动。因此，农民们终于懂得了："工会和合作组织虽好，结果却一事无成。"在那种斗争中，他们终于看清了地主们的恶毒和法官们的狡诈……

在卫生间门口的有德内肯、兰、加略兄弟和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们排着队，等着到卫生间里去。

收音机：……看清了那些罚款和诬陷他们进行破坏活

动的指控，看清了各地方当局在清晨进行的搜捕和关押。他们终于断然地说出:“不打就不能成功。”

内景　厨房　白天

8号和2号正在准备旅途上用的东西。她们的武装都放在炉灶上。

收音机：不能果腹的工资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也不可能好转的现实，渐渐地把农民们变得懒散起来，不愿意去打短工，而短工这种东西正是他们出生时就存在的经济制度造就的……

内景　平台　白天

1号、3号和5号也在准备行装。

收音机：农民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逃避着地主派给他们的用工资支付的工作。他们破衣烂衫，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倾诉着自己悲惨的生活。“已经不值得一干了。”8个、5个、3个科多巴就是他们出卖劳动力的报酬……

在1号、3号和5号的附近，0号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

收音机：……而且，为了这点钱他们需提前出卖劳动。这就是社会经济学的规律。农民们为此而辛苦一生，到死还要背着老板的债。但是，即使是死了，也不能使老板大

发慈悲。成年农民并不是自己生活，他们是有着很多孩子的家长。孩子们继续着父亲的命运，恰恰从他们的父亲所留下的那一点上，沿着由于父亲的死而中断的锁链继续走下去。这样，老板就会毫无损失。感谢上帝。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大街　白天

在大街上，已经看不到军队和警车的踪影。沿大街开近一辆挂有西班牙国旗的高级轿车。

收音机：农牧主执法团是地主和索摩查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它的人员接受的是从贫苦农民那里剥夺来的土地，接受的是执政党的旗帜，也接受了人的仇恨……

高级轿车在被占领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西班牙大使、墨西哥大使、大主教及他的助手从汽车里走下来，向房子走去。

银幕上，在西班牙大使旁映出：何塞·加西亚·巴尼翁硕士，西班牙驻尼加拉瓜大使。在墨西哥大使旁映出：华金·梅尔卡多·弗洛雷斯硕士，墨西哥驻尼加拉瓜大使。

二人继续向房子走去。他们后面跟着的是罗马教皇使节、大主教和阿尔瓦拉多神父。

收音机：这些因素的结合，就决定了农牧主执法团作为地方走狗的本性，因此，它就形成了对农民的第二种压迫。这是一种政治镇压形式，是罪恶的工具，是农民土地

的剥夺者，同时，它还是索摩查政权对人民、特别是对尼加拉瓜农民实行恐怖镇压的地方上的执行者。

人们走进房子。

内景　平台和晾晒室　白天

桑地诺成员们已经拿出了他们的阵线旗帜，并把它们挂遍了房子各处。2号仍在挂着一面旗帜，这时，0号向晾晒室走去。

收音机：农牧主执法团的人员用猎枪和38左轮手枪武装起来，讲着下流的语言，四处横行霸道，制造着罪行和恐怖……

外景　晾晒室　白天

5号已经打开了门，当0号从另一方向来到时，大使们和神父们也走进来。众人开始激动地谈了一会儿。

收音机：农牧主执法团到处罚款、抢掠、索贿和敲诈勒索。他们手下还有一批同伙，尽管这些雇来的人都是穷苦人出身，但总想成为上司的宠儿。这些人为了农牧主执法团赐给他们的“特权”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我国的北部、中部、大西洋及太平洋沿海地区卑鄙地、直接地威胁着农民的生存。

众人都走进房子。

内景　饭厅和平台　白天

桑地诺行动组成员及人质们都在大厅和平台上。这时，0号、5号、神父们和大使们都经过饭厅走了进来。现在，众人都很严肃，甚至有些紧张。每个行动队员负责一名人质，他们也给了每个人质一袋子东西。

收音机：但是，镇压并未到此结束，还有所谓的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对尼加拉瓜人民、特别是对农民制造的恐怖已达四十五年之久。他们制造的恐怖是如此之深，就如同一条商业广告在消费意识中起的作用一样。与此同时，国民警卫队、它的名称、武器和军服在农民的思想里就是恐怖、掠夺、奸淫和罪恶。

众人都在通过大玻璃窗看着“二·七学校”的一辆大轿车开过来。车内空无一人，只有前面的一名司机。

奥万多大主教离开平台，不一会儿又在外面出现。他打开大门，用手指挥着，协助司机尽量把汽车往里开近一些。司机下车。

0号打手势叫司机过来。

司机来到他们旁边。0号仔细地检查他。

收音机：国民警卫队这几个字就是横行霸道、伤天害理、暴戾恣睢的同义词。贫苦农民所感到的恐怖在他们的生活中打上了痛苦的烙印。加伦德冲锋枪一声枪响的回鸣，就会使一个或几个附近地区开始议论一批农民的死亡。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奸污，男人被杀害，财物被抢掠，饥饿

的妇女儿童被捆绑虐待，这一切就是在乡村、在山区天天都在绘描的惨不忍睹的画图。

0号朝7号打了个手势。7号立即用枪逼住了塞维利亚·萨卡萨。两人走向大轿车，上到汽车里。

收音机：这就是贫苦农民的经济帐单：工资，5科多巴；盐，每磅1科多巴；肥皂，每块1.5科多巴；煤气，每瓶1.5科多巴；消化道驱虫药（因为他们总患消化道疾病），每包2科多巴；止痛药（他们总离不开疼痛），每片20分；甘蔗烧酒，每瓶8科多巴；农牧主执法团强加的平均罚款，50科多巴；国民警卫队的平均罚款，80科多巴；交出自己养的猪和鸡以换得"自由"。结算是：贫困、饥饿、营养不良性夜盲症、恐惧、由本来可以治愈的疾病引起的早逝和文盲。

7号和塞维利亚·萨卡萨仔仔细细地检查汽车里的每个地方。

0号命令众人都上车。

众人开始上车，两个两个地排成一队：一个桑地诺队员，一个人质。最后上车的是调解员们，大使们和0号。

收音机：自1973年9月开始，国民警卫队和农牧主执法团又加紧了对农民的镇压和迫害。逮捕、拷打、毒刑、罚款、奸淫和暗杀就是独裁政权在全国进行的越来越残酷的镇压行动的表现。他们捕风捉影地进行迫害，而且总是以追捕土匪或窃贼为借口。在这些地区的各城市中，同样

也有各种形式的镇压；有时，镇压进行得十分巧妙，但又绝脱离不开他们特有的罪恶本性。

外景　卡斯蒂略家正面大街　白天

汽车从住宅里缓缓开出。靠车窗的位置上坐的都是人质。

收音机：1973年9月，23名印第安领导人遭到国民警卫队的迫害，这是对苏蒂亚巴人民收回土地运动的一次报复，而这些土地是被一些地主非法霸占去的。1973年11月，全国酒业工会工人为抗议非人的工作条件举行的大罢工，也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镇压。

从塞维利亚·萨卡萨的位置上看：整条大街、四周、窗户上、房顶上，到处都是摄影和拍照的人。一名警卫队士兵也看不到。

收音机：1973年12月，人民起来为自己的桑地诺兄弟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和萨尔瓦多的埃弗拉因·诺塔尔沃尔顿教授要求自由和正义。人民为使他们从非法监禁中获释，举行了游行示威和强烈的抗议活动。而国民警卫队和他们的走狗们疯狂地向人群发起了攻击，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城市的各区、中央工会、工业中心以及整座整座的城市每天都遭到国民警卫队催泪弹的攻击，并被他们所占领。他们逮捕了35位领导人，在对他们进行了拷打和逼供之后，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他们。

12号向车外看着。

从12号的位置上看：一辆私人汽车坐满了人，开到正在行驶的大轿车旁边。

12号举起枪，对准汽车。

12号：后边走！

汽车落后而行。

收音机：一小队农民绑架了一名地主，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索摩查党徒。这次绑架成了更为疯狂的镇压的借口。农牧主执法团采用的路人皆知的“起诉——判决”伎俩愈演愈烈，反共反盗贼的老调则为五花八门的起诉提供了根据，这无非是用来镇压各地区最知名的贫苦忠厚农民的借口。农牧主执法团的法官们则从中牟利。他们列出反对派成员中忠厚农民的名单，制定出掠夺他们的土地和收成的计划，于是，这种买卖便拍板成交了！

大轿车沿大街前进。

外景　马那瓜街道　白天

大轿车在被大地震毁坏的大街上前进。

收音机：奸淫和其它各种禽兽不如的行为极为猖獗，阿马达·皮内达、玛丽亚·卡斯蒂尔以及其他农民妇女所遭受的蹂躏，已经泄露到舆论界，使人们对包庇、纵容和鼓励残害农民的行为的独裁政府充满了愤怒和蔑视。

在这辆学校的大轿车后面，开始聚集起很多卧车、摩

托车、卡车以及其它车辆。他们尾随着这辆桑地诺队员乘坐的大轿车，向他们欢呼，并用手作出V字形。

收音机：医生和护士们为改善待遇和工资举行抗议活动，但是，独裁政权的回答却是一次次新的镇压。他们强行关闭了一些宣传机构，对报纸和电台颁布了镇压性的法规。各中央工会和医疗工会被国民警卫队夷为平地。他们在马塔加尔帕、莱昂、奇南德加、科林托、马那瓜、格拉纳达、马萨亚、卡拉索和里瓦斯逮捕工会领导人，以此恫吓罢工群众。国民警卫队利用红十字救护车闯进医院，把医院的医护人员及病人轰赶一空。

外景　马那瓜街道　白天

在人行道上，在大街两旁住宅的窗户上都有很多人。大部分人都用手打着V字，为桑地诺队员们送行。

收音机：桑托斯和赫纳罗·迪亚斯、佩德罗·埃尔南德斯、玛丽亚·卡斯蒂尔、维克托·弗洛雷斯、胡安·卡斯蒂尔、胡安·洛佩斯、阿古斯丁·门多萨、胡利奥·皮内达、费莉佩·阿吉拉尔和她的父亲、冈萨雷斯全家、胡安·安赫尔·马丁内斯、洛萨一家（叛徒佩德罗除外）与塞萨尔·弗洛雷斯一起在中亚奥斯卡的一个山洞里被杀害的四名儿童和两名妇女、萨维诺和德梅特里奥·森特诺、维多利亚·迪亚斯和另外四名在格兰特庄园被害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究竟哪里去了?!军事当局的沉默，报纸对

此进行的无情的揭露以及数不胜数的其它罪行本身就是雄辩的事实。人民总要回答的!

桑地诺队员们都拥到大轿车的窗口，激动万分，满怀喜悦，也打着V字形手势回答着人们的问候。

收音机：直升机向海上的飞行，老虎笼，清晨的假枪决，轮奸妇女，当着在押囚犯的面奸污亲属，当着毫无反抗能力的丈夫对他那怀孕的妻子用力踢踏强迫流产，这一切都将在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农民那被撕裂的肉体上打下永不消失的烙印。在国民警卫队和农牧主执法团的兽性面前，就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在库斯卡瓜斯，格拉纳多斯家的几个孩子遭到折磨和拷打，并被关押了好几天。他们想逼孩子们说出他们的父亲马蒂亚斯的地点。顺便说一下，马蒂亚斯后来在一次同追踪者的遭遇中死去……

外景　马那瓜大街　白天

尾随桑地诺队员的大轿车的卧车及其它各种车辆越来越多，到处都有人向他们致意，热情地为他们送行。

收音机：我们向我们的人民，向整个拉丁美洲，向全世界揭露这些暗杀，揭露这些罪行和奸淫。我们还要发出警告，在近期内，一场更残酷的镇压将会降临到马塔加尔帕、希诺特加、新塞哥维亚、奇南特加、埃斯特利、莱昂、卡拉索、里瓦斯、琼塔莱斯、马那瓜、塞拉亚、博阿科和其它地区农民的头上。对此，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提供强有

力的声援……

外景　大街　白天

在桑地诺队员的大轿车的行进中，整座城市都加入进来了。人们在汽车上、房子里、人行道上，都伸出两个手指作出V字形。

收音机：我们警告并呼吁，一切爱国志士们，利用你们的各种关系，向全世界揭露拉美最声名狼藉的独裁专政，揭露它企图对我们人民的一个社会方面——忍受着最大痛苦的农民所执行的各种灭绝人性的计划。桑地诺的榜样是永不磨灭的！

外景　机场附近大街　白天

远处可以看到机场。机场上也站满了人。

在大轿车上，桑地诺队员们用手打着V字，欣喜若狂。

收音机：解放斗争万岁！祖国不自由，毋宁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万岁！

外景　马那瓜机场　白天

一架飞机沿着机场的一条跑道滑行，渐渐地腾空飞起，慢慢地消失在天空，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的天空。

淡出，完。

怒　　吼

〔哥伦比亚〕海罗·阿尼瓦尔·尼尼奥　著

杨　威　译

Jairo Aníbal Niño

EL MANANTIAL DE LAS FIERAS

CARLOS VALENCIA EDITORES
BOGOTÁ, 1981

外景　大街　夜

随着一道刺眼的闪电，画面展开。

震耳欲聋的雷声，同时可看到下着雨。雨水滞浊，油腻腻的。

传来一阵痛苦的喘息声，又象是牲畜，又象是人。

一条长街。

房屋影影绰绰，笼罩在夜幕之中。

这是一个热带小镇。

镜头急转，而且象那个惊恐喘息的人急匆匆地跑着，直到拐过街角。

四匹马的马蹄切入画面。

仰拍：战马和骑警，形若庞然大物。马油亮的皮毛和骑警们宽大的黑橡胶斗篷，在雨水的冲刷下乌光闪闪，好似钢浇铁铸一般。

此时已是倾盆大雨。

骑警甲：这边！走！

骑警们催动坐骑，从马路中央可怕地冲了过去。

外景　大街2　夜

卡洛斯·卢纳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坚毅、刚强，但却罩上了一层精疲力尽的阴云，仿佛这张脸要先于身体的其它部分提前衰老似的。

卡洛斯·卢纳侧耳细听，意识到追赶他的人越来越近了。

卡洛斯：狗东西！

他又开始逃跑。

他背着一只白色的帆布包。俯拍：此人在急匆匆地跑着。

卡洛斯在一扇门上靠了一会儿。想敲门，但手在空中停住了。他知道，敲也没用，人家是不会开门让他进去避难的。

卡洛斯的脸部特写。

外景　小镇广场　夜

卡洛斯穿过凄凉的广场。

由于一种强烈的、突如其来的凄凉感，加之扁桃树叶在劲风中纹丝不动的奇特效果，这里就象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一块地方。所有的树都静止不动，看上去象是青铜铸成的一般。

外景　大街　夜

四名骑警的脸随着马奔跑的节奏，在画面上起伏颠簸。

整个小镇象沉浸在灾难即将降临的死寂之中。

犬吠虫鸣之声都停止了，连婴儿的啼哭声也中断了。

外景　小巷　夜

卡洛斯溜进一条小巷。

他停住脚步。

他看着一块写着“市立学校”的牌子。

卡洛斯微笑，似乎突然想出了一个活命的好主意。他推开门，钻进校园。

外景　大街3　夜

骑警们催马疾驰。

内景/外景　学校　夜

卡洛斯穿过一个院子。

一道闪电照亮了院子中央的一座拳击台。台子看上去是由高明的行家设计的，但给人某种未完成的感觉，似乎一场灾难使它受到了破坏。

外景　小巷　夜

骑警们现在小巷内。他们分散开来，占满整个小巷，搜寻着。

内景　教室　夜

卡洛斯钻进一间教室，走向一扇窗户。想把它打开，但白费气力，窗扇就如同被焊死一样。

外景　学校　夜

一只眼睛的特写。这是骑警甲的眼睛。这只眼睛在转动着。给人的感觉是他整个人都化作了那只眼睛。

眼珠在眼眶内转动着，直至盯在了那块写着“市立学校”的牌子上。

骑警甲微微一笑，策马走近大门，举脚就踹。门被一下子踢开了。

内景　教室　夜

卡洛斯·卢纳听到响声，更拼命地想打开窗户。

外景　学校　夜

一匹战马前腿腾空而起，可看到闪亮的铁蹄和冒着白沫的马唇。

骑警将马制住。

骑警甲：安静点儿！笨蛋。

其他骑警向他靠近。

骑警甲：钻到这里边去了。

骑警乙：你怎么知道？

骑警甲看着乙，仿佛生平第一次听到这种最蠢的提问。他并不答话，神气活现地径自催马走进院子。

另外三名骑警也跟了进去。

马蹄踏在水泥地面上，发出一种强烈的、令人胆寒的响声。

俯拍四名骑警。

前景是锈痕斑斑的铧皮屋顶。

骑警们绕拳击台转了一圈。

骑警甲审视着一些被临时用于拳击训练的器材。一只沙袋似乎在微微晃动。

骑警们手中的枪闪闪发亮。

马蹄踏着木制的台阶而上。

四匹马从院廊的另一端自远而近地走过来，给人一种如同是走在一条黑色冰块筑成的坑道中的印象。

内景　教室　夜

骑警们走进教室。

缓慢的摇镜头。最后停在卡洛斯曾竭力要打开的窗户上。

从一个角落传出一阵窸窸窣窣响声。

一支左轮枪的枪口喷出一团火。

一个什么东西猛地跳到空中，又摔下去。

地板上躺着一只被打死的兔子。鲜血在往外冒。

这是只雪白漂亮的大兔子。

肯定是这个学校的吉祥物。

一阵风来，猛地吹开了窗户。

骑警甲：在石头街上！

四匹马匆忙离开教室。

外景　学校　夜

骑警们匆匆穿过院子，向街上冲去。

外景　石铺路面的大街　夜

卡洛斯·卢纳在大街上蹑手蹑脚地走着。石头铺成的路面象鱼脊似的泛着亮光。

在一段街区的中部，矗立着一所比周围的房子都高大的宅第，半象庄园建筑，半象石头城堡。门拱是用雕凿过的石头砌成的。

骑警们的影子沿着街角闪动。

卡洛斯跑回那座巨大的拱门。

在那里，他隐藏住身躯。

追赶者的影子出现在另一个街角。他们分成两组，封住了大街。

前景：发现自己已被包围的卡洛斯的脸。他用肩撞门，试图打开它。

马蹄。

不紧不慢地前进着。

马匹那悠闲的步伐与浸透在整个情景中的紧张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卡洛斯越来越用力地撞着大门。

一支猎枪的子弹射在大门上，炸起了很多碎屑。子弹在门上留下了一个阴森可怖的黑洞。

子弹是从这所住宅的里面射出来的。

卡洛斯·卢纳抬起头。子弹没打中他。

骑警们围住他。

他想逃，但身处马腿之间。这些马腿象铁柱一般，阻断了他的逃路。

听到一声奇怪的唿哨。

一条皮鞭在骑警丁的手中舞动。

卡洛斯被鞭打。

装有一个锋利的星形马刺的皮靴狠踢在卡洛斯的脸上。

骑警丙手中的砍刀闪闪发亮。

卡洛斯被刀面拍击着。

骑警乙用马朝卡洛斯乱撞。

卡洛斯倒地。帆布包掉了。那只白色的帆布包在滚

动。

骑警甲盯着这只帆布包。

他用头做了一个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动作。

骑警们手握左轮枪翻身下马。

骑警乙踢卡洛斯的腹部。

骑警甲拿起帆布包，打开，从里面掏出一副拳击手套。

足足有好几秒钟，他都在看这副拳击手套。

他摘下宽沿帽，取下黑橡胶斗篷，脱掉衬衣。

他面无表情。这是一张冷酷无情的脸。油腻的雨滴从他赤裸的胸膛上滑落下来。

此人膀大腰圆，满身横肉。

在骑警乙的帮助下，他不慌不忙地戴好拳套。

他扫了一眼骑警丙和丁。他们俩架起了卡洛斯。

骑警甲开始慢条斯理地，但又无情而野蛮地殴打卡洛斯。

淫雨绵绵，油腻腻地下个不停。

前景：卡洛斯的脸，似乎变了形，逐渐变成血糊糊的一团。

现在，似乎方圆几公里都回响着殴打卡洛斯的声音。

一道闪电照在卡洛斯的脸上。

闪回1：

前景是一组聚光灯。

现出一座拳击台。回忆一场拳击赛。

对这场拳击赛的回忆不时与现在的场面交叉出现。

好象是卡洛斯在紧收脚步，无论是过去和现在，他都不得不进行那种殊死的搏斗。

一声雷鸣，夹杂着拳击赛特有的铃声。

卡洛斯在画面正中。他坐在拳击台上自己的角落里，周围空无一人。拳击台变得空旷起来，一片水色，如同宁静的海底。

卡洛斯发现了母亲和妹妹。她们满怀恐惧和爱怜地注视着卡洛斯。母亲的腿上放着一只脱了漆的皮包和一条印满鹦鹉的手绢。

又一道令人目眩的闪电。

闪回 1 完。

外景　石铺路面的大街　夜

骑警甲正击打卡洛斯的太阳穴。

闪回 2：

画面上现出卡洛斯母亲的脸。

一张铺设简单的床。床上躺着鼻青脸肿的卡洛斯。母亲走近床边，眼里含着一种深情的爱。

母亲：孩子，这应该是你最后一次拳击。

卡洛斯：你怎么了？妈妈。这才是第一次啊！

闪回 2 完。

外景　石铺路面的大街　夜

骑警甲殴打卡洛斯的脸。

卡洛斯的脸给人一种在一层血迹之中消失的感觉。

现在，雷声近乎平息，闪电看上去泛着血光。

骑警甲停止殴打卡洛斯。

他把双手伸向骑警乙。骑警乙给他摘下拳套。拳套被丢到了大街的石头路面上。

骑警甲穿上衬衣，披上斗篷，戴上帽子。

骑警甲：放开他。

骑警丙和丁松开卡洛斯。卡洛斯摔倒，一动不动。凶手们翻身上马。

他们飞驰而去。

橡胶斗篷闪闪发亮，象是正在飞翔的黑鸟。在这些渐渐远去的鬼鸟般的形象上，开始映出片名和演职员表。

外景　加拉加斯　黎明

一座巨大的城市，笼罩在黎明前的曙光之中。

外景　贫民区大街　黎明

在贫民区的一条街上，一辆破旧不堪的红色卡车在行

进。

可以看到汽车驾驶室内一个身穿小丑服装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女人已不年轻，但长着一双孩子般的大眼睛。她满头浓发，金黄色，近乎发黄。暗褐色的头发根却表明她的头发是染过的。

小丑：好了！我不想听了！算了！

女人：你要是再敢打我……

小丑猛地刹住车。

小丑：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吓唬我吗？

女人抽泣起来。

女人：你不象从前了。

小丑：我一直是这样。

女人：不，你变了，总象是吃了蝎子。

小丑：你想要我怎么样！整天东跑西颠，画着个鬼脸，逗着一群群无赖们发笑。因为他们能拿得出钱，就以为别人生下来就是伺候人的，拿我们象婊子一样对待。

女人：我觉得在节日或登门演出还不算太坏。

小丑：我是个马戏演员！

女人：但是，弄个大演出篷简直是白日作梦。

小丑：（明显讥讽地）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你的乐观。（克制怒气）你什么忙也不帮。要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幻想都不肯支持，干脆见鬼去吧！

女人：我没帮忙？你还要我干什么！

小丑：算了！我不想再说了！

女人：为什么？我是你老婆！

小丑：什么老婆不老婆，滚你的去吧！

女人：我再也受不了了。

小丑：散伙算了。我走！

小丑下了汽车。

小丑：你走吧！

女人：（由驾驶室）那，汽车呢？

小丑：是你的了，送给你了！

女人不知所措地看着小丑。

小丑：滚吧！

女人在试了几次之后，发动了汽车。

她慢慢地开动汽车，不时地看看丈夫。

小丑看着汽车缓缓离开。

女人通过汽车的反光镜看着他。她突然停住车，走出来，站在半开着的汽车门旁。

一条没主的狗在街上一颠一颠地跑着。

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地走着，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唱着什么。

尽管气候干燥，醉汉却撑着一把雨伞。

女人和小丑目不转睛地对视着。

涂得乱七八糟的汽车，如同一头牵动这对夫妻心弦的家畜。

两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远处，醉汉正对那条无家可归的狗说话。

狗用温顺而恐惧的双眼望着醉汉。

醉汉：（对狗）我过去见过你，在哪儿见过你……

狗摇动着尾巴。

醉汉：来，我请你吃早餐。

狗走到醉汉身边。他们就象两个老朋友一样向前走去，直到拐过街角后消失。

女人望着小丑。

接着，小丑移步向他妻子走去。

镜头跟着他移动。

两人都上了汽车。

汽车轰轰地起动。

看到汽车的后部。在画着五颜六色的马戏形象中间有一大海报：罗伯特一马格达夫妻音乐喜剧。

汽车在城市的一条长街上渐渐远去。

一名报童在同一条大街上走着。

从报童对面开来一辆清洁车。

人车相交。

清洁车驾驶员，戴着白色的风帽和一副墨镜，看上去象个外星人。

他用一手势向报童打招呼。

报童回以微笑。

报童推一扇门。

门上有一块大牌子，上写：金拳套公寓。

内景　公寓　白天

报童走在一条半明半暗的走廊上。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画外音）。

女人的声音：早晨好，基德·潘贝莱。早晨好，卡洛斯·蒙松。过来点儿，埃内斯托·加托·埃斯帕尼亚。

镜头从报童的角度推出公寓的女主人多拉明塔。她身材高大，似乎全身都饱溢着脂肪和喜悦。

此时，她正站在一排藤条编成的鸟笼子前面。这些笼子有城堡形的，也有的象是梦幻中的宫殿。女人对鸟讲话。

多拉明塔：（对一只黄鹂）你，莫罗乔·埃尔南德斯，总那么好斗，这会把你翅膀上的羽毛弄坏的。

听到鸟儿们的叫声。

多拉明塔：（对小鸟们）我给你带来了早餐，铁拳头。你，穆罕默德·阿里，别再把鷸草子弄撒了，你该做个好样子出来。

报童从阴影中看着她。

公寓的房子很大。

这是座两层的建筑。

所有房间的门都朝向中间的大厅。大厅被布置成了餐

厅。

在餐厅底部的墙上有幅海底风光的壁画，上面的海豚、美人鱼、古帆船、海礁、金银珠宝、航海罗盘和一条正用嘴兴风作浪的翻车鲀，都明显体现了民间画家的风格。

这一切都使人想到，这幅壁画是一位房客所作。当他无力交付房租的时候，便用这幅天才的绘画同房东结了帐。

可以看到餐桌上铺着印有猎象图的油布台布。

报童：早晨好，多拉明塔。

多拉明塔：你好，佩德罗。把报纸放在桌上，到厨房去，让他们给你杯咖啡喝。

报童：谢谢，多拉明塔。

孩子把报纸放在一张桌子上。

小鸟在笼中跳来跳去。

多拉明塔吹起口哨，那些小鸟跟着叫起来，啼声响遍大厅。

从一层一个房间的门里走出两个黑人小伙子，看样子都是拳击运动员。一个是基德·图马科，一个是米萨埃尔·阿弗利加诺。

多拉明塔：你好，基德。

基德：什么时候给只金丝鸟起上我的名字？

多拉明塔：等你打赢一场比赛，付了我的房钱。

基德：啊，那就快了。

多拉明塔：但愿如此。

米萨埃尔·阿弗利加诺翻着报纸。

多拉明塔：（假作严肃地）要是想看报，就自己去买，米萨埃尔·阿弗利加诺。

米萨埃尔：我想看看有没有星期六比赛的预告。

基德：你那玩艺儿，就连犯罪栏都不会登。

米萨埃尔开玩笑地与基德对垒。

两人相互轻轻地打了几拳。

多拉明塔：别闹了。基德·图马科，上去叫醒卡洛斯·卢纳。那个小伙子早该开始训练了。

基德·图马科边跳边打拳地上楼梯。

身穿一件褪了色的丝晨衣的米萨埃尔走向一楼的盥洗室。

基德敲卡洛斯房间的门。

镜头表现卡洛斯的房间内部。

基德：（画外音）起床了，冠军。该起了。

基德使劲儿敲门，粗大有力的拳头在木门上捶着。

卡洛斯：（画外音）来了……

内景　卡洛斯的房间　白天

房间内的一切都十分简陋，但很清洁整齐。可以看到一只箱子，几件挂在简易衣架上的裤子和衬衣，一张桌子，桌旁有三把各不相同的椅子，桌上有个装着苹果的水果盘。

在墙壁上，贴有一张显得过大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招贴画。镜头映出这位拳王的脸、胸膛、红色拳套、双腿、白色运动鞋。

阿里的脚下出现几个大字：世界冠军。

一张铁床。床上有个盖着白色被单的人。

前景是装有苹果的水果盘，从这里可以看到床和一个被当作床头柜用的木箱。床上的人在被单下伸了伸四肢。

卡洛斯·卢纳猛地坐起来，打了个呵欠。

下床。

他的身上泛出一种青春的活力，只是额头上的一道深深的皱纹与身体很不协调，好象这道皱纹里潜伏着一种长期以来无法避免的疲劳。

他做了几下操，停住了。

卡洛斯面对阿里的招贴画，看着画上的阿里，精神起来。他开始跳动。

卡洛斯："飘动如蝴蝶……进击似黄蜂。"

卡洛斯打了几拳。

他看看手表

因为只穿着内裤，他用条浴巾裹住身子，出门走到走廊上。

内景　公寓　白天

卡洛斯走到走廊底部的一扇浅绿色门前。

在卡洛斯房间对面的一个窗口上，闪过一位姑娘的脸。

卡洛斯稍有些不耐烦地在盥洗室门前等着。门开了，出来一名成年男子，身材瘦削，穿着一身考究的白色卡其布西装。

可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那双眼带有热带国家王子的神气，象是在微笑。

这个男人以一种古代绅士的风度沿走廊而来。

这种高雅的风度一下子被打破了：他赤着一双脚，在木头地板上留下片片湿迹。

内景　公寓盥洗室　白天

卡洛斯在淋浴。

喷头，生满了铁锈，而且显得过分的大。

盥洗室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是碎的，可以看到外面贫民区的轮廓。

内景　公寓　白天

餐厅里，几名拳击运动员在吃早餐。

这是些不知安静的小伙子。

那位穿白色西装的人也坐在一张桌旁。

另一张桌上，一个胖女人在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她身旁坐着两个象是孪生兄弟的人。

多拉明塔坐在一张柳条摇椅上读着报纸。

她戴着眼镜。肩上有只鹦鹉。

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手推自行车走进大厅。

车把上竖着一根长铁棍，挑着一面写有“冠军”字样的小旗子。

德梅特里奥是位上了岁数的人。但是，象那些运动员出身的人一样，老了也坐不住。贫穷和岁月使他们饱受摧残，却没有毁掉他们的一切。

他仍保持着朝气和力量，这与他模糊的双眼和那张饱受打击、布满皱纹的脸形成对比。

一眼就能看出，德梅特里奥曾是拳击运动员。

他受到了年轻的拳击手们热情的问候。

德梅特里奥：早晨好，多拉明塔。

多拉明塔：你好啊，冠军。

德梅特里奥：卡洛斯呢？

多拉明塔：不知道，我们叫醒他好长时间了。

德梅特里奥：我去看看。

他打开卡洛斯房间的门。

内景　卡洛斯的房间　白天

德梅特里奥看着那张未整理过的床。

内景　通向盥洗室的走廊　白天

德梅特里奥沿走廊前行。

内景　盥洗室　白天

卡洛斯在洗淋浴。

德梅特里奥的声音：卡洛斯，要晚了！

卡洛斯：就来。

内景　走廊　白天

德梅特里奥等在盥洗室门外。

他看大厅。

看人们吃早餐。

目光停在笼中的那些跳来跳去的小鸟上，微笑。

德梅特里奥注视自己投在走廊地板上的拉长了的身影。鸟叫声。

他晃动身体，同时，看着自己细长的影子在如何晃动。

他摆起拳击手正在角斗的架式。打了几拳，精神振作，开始象年轻人那样跳动起来。他的网球鞋由于强健的双脚的弹性和快速移动似乎被撑得胀鼓鼓的。

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影子也打着拳。

德梅特里奥出左拳

影子也快速地响应。

就象是把自己的影子逼到了墙角，他狠狠地揍了它几拳。

德梅特里奥盯着自己的影子。

老人的脸，显得很疲劳。

投射在地板上的灵活的身影。

德梅特里奥与他的影子之间的对照越来越明显。他满脸汗珠。

他忽然转过身，双手撑在凉台的边上。

他喘着粗气。完全是一副被自己的影子击败了的样子。

他忽然抬起头，看到住在卡洛斯房间对面那位姑娘的脸。

少女的脸渐渐没入她室内光线暗淡的深处。

外景　贫民区大街　白天

德梅特里奥骑着自行车，卡洛斯跟在后面。

德梅特里奥：看看你跑五公里用多少时间。

卡洛斯：五公里？

德梅特里奥：左右差不了几米。

卡洛斯的脸上现出一丝不耐烦的表情。

他跑着。德梅特里奥在前面蹬着自行车。

他跑过贫民区的几条街。

偶尔有人和他们打招呼。

外景　柏油路面大街　白天

他们跑在一条宽宽的柏油路面的大街。

各种汽车疾驰。

可看到太阳。

听到他们二人的呼吸声。

通过一条长长的大桥。

两个跑动者的影子在桥上钢架的影子之间穿行。

外景　富人区一条街　白天

他们正通过富人区的一条街。家家花园都覆盖着绿色的草坪，如同台球桌上的绿丝绒。一名黑人园丁动作机械地浇着一株“雪球”玫瑰。好象是他们跑在梦幻中的草坪上。突然，一阵吓人的狗叫声打破了这种形色和谐的气氛。一条大狗从一家院内蹿出来，追赶他们俩。

德梅特里奥：跑啊！它要是追上我们，会咬我们的。

德梅特里奥大笑。

卡洛斯有些紧张。

狗紧追不放。

卡洛斯加快脚步。

他们来到一条上坡的街上。

卡洛斯超过德梅特里奥。

老人使劲儿地蹬车。

自行车开始缓慢地走起“Z”形。

德梅特里奥：妈的！

狗追上他。老人躲到自行车后面。

在上面几米远的地方，卡洛斯坐在人行道边上笑着。

德梅特里奥：帮帮我！混蛋。

狗进攻德梅特里奥。他用自行车遮挡着。

当看到几根车条被弄坏的时候，他发怒了。

德梅特里奥：婊子养的！

狗嘴里锋利的牙齿。

前景是德梅特里奥的脸。

德梅特里奥龇牙咧嘴，开始学狗哼叫。他弓起身子，摆出狗的架势，汪汪叫起来。那条狗有点受惊，开始后退。

德梅特里奥转入反攻，汪汪叫着向狗扑去。

狗顺坡逃去。德梅特里奥在后面追。

卡洛斯笑得前仰后合。

德梅特里奥返回。看着自行车。

德梅特里奥：断了三根条。

卡洛斯：走吧。我要迟到了。

德梅特里奥推车上坡。

上了坡，他开始骑车。

德梅特里奥：妈的，真把我们搞苦了。

二人快速下坡……

外景　林荫大道　白天

德梅特里奥和卡洛斯在大道两侧的树木间跑着。

外景　小巷/露天市场　白天

他们从一条小窄巷里跑下来。

跑进露天市场。在买水果、杂货、蔬菜、糖果的推贩和熙熙攘攘的顾客中间艰难地穿行。

现在，他们跑在一条沿湖大道上。

外景　正在施工的大楼　白天

他们跑到一幢正在施工中的大楼前，停下来。

一些工人走进一座临时的大门。

卡洛斯：晚上见，德梅特里奥。

德梅特里奥：七点整在体育馆。

卡洛斯：我准时到。

德梅特里奥：晚上见。

老头儿骑上他的自行车，渐渐远去。

卡洛斯望着他。

德梅特里奥消失在远方湖边的雾气中。

卡洛斯走进大楼

卡洛斯在一面高大的墙壁前。

他在高处的脚手架上，看上去人显得很小。

卡洛斯用一种白色发亮的东西涂抹着墙面。

他好象是苍茫之中一只暗褐色的飞鸟。

内景　体育馆　夜

看到一双拳击手脚上的运动鞋。

鞋子不知怎么湿漉漉的。

听到猛烈的击打声。

鞋湿是卡洛斯·卢纳的汗水所致。

卡洛斯正击打沙袋。

德梅特里奥在沙袋后面扶着，使它保持稳定。

由于卡洛斯的打击，德梅特里奥也在震动。

卡洛斯利落地击打着沙袋。他全神贯注，仿佛要在沙袋上打个洞，好掏出渴望已久的宝贝。

体育馆设备简陋。有六名拳击运动员在训练。

德梅特里奥松开沙袋。现在，卡洛斯转着圈击打，移动着脚步，仿佛要努力揭开一种战舞的秘密。

摇镜头，看到吊在天花板上的四盏灯的灯光，象是工艺神造出的四颗星星，在锌板铺成的僵硬冰冷的天空闪烁着。

卡洛斯敏捷地击打一只吊球。

他轻松愉快地跳动着，象是找到了这种舞蹈的奥秘。

看到一张干瘪的脸，脸上的两只绿眼睛黯然无神。

这张脸在奇怪地上下运动。

在这张脸向下运动时，看到另一张和它完全一样的脸。现出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除了身高和残疾之外，二人完全一样，似乎是孪生兄弟。

看样子，他们是一对富豪。

他们观察着拳击运动员们。

小伙子们看这两个人。

卡洛斯是唯一没有停止练习的人。他通过眼前湿蒙蒙的汗气看他们俩。

其他拳击手们又开始练起来，但有些故作姿态。

卡洛斯练得聚精会神，象是在同一股旋风搏斗，在吊球前击打，跳跃，移动。

高个子附在矮子耳边嘀咕着什么。

矮个子：好。

高个子：就是这个人了。

内景　办公室　白天

一间办公室，有种令人望而生疑的豪华，同时又显得阴冷。

德梅特里奥坐在那高矮二人的对面。办公桌的玻璃板

上爬动着一只绿乌龟。

矮个子拿起绿乌龟，象抚摸猫背那样饶有兴致地抚摸着龟壳。

德梅特里奥：不，我不能接受。

矮个子：如果我是你，就会考虑考虑……这可是你一生中难得的机会，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过去作为拳击手，你不曾功成名就，可现在作为商人，你会一举成名的。

德梅特里奥：不，我不能命令我的运动员去输。

矮个子：那不是输，而是赢。败给皮鲁利托·迪亚斯简直是一种荣誉。

德梅特里奥：我还以为他退出拳坛了。

矮个子：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德梅特里奥：这辈子我还没搞过什么假败。

矮个子：好了，好了……这不是假败。皮鲁利托·迪亚斯是个伟大的冠军，他又回来了。我们是想为他重返拳坛提供方便。

德梅特里奥：你们找别人干吧。

矮个子：我喜欢你的人。他缺乏比赛经验，但有自己的风格。另外，他已经赢过两场，有了自己的观众。他很年轻，将来的时间还长。以后，我们会给他搞一场漂亮的比赛。

德梅特里奥：不。

高个子：好了。

矮个子：你说什么？

高个子：刚才，我们是要试试你，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这场比赛将是正大光明的。明天下午3点我们来签合同。

分割画面：

卡洛斯的各种训练场面。

跑步，室内训练，对练等等。

内景　更衣室　夜

更衣室显得很大，但这是因为室内没有几个人的缘故。

在场的有卡洛斯、德梅特里奥和作为他助手的一名年轻的拳击运动员。此外还有那个矮子，他一边叼弄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一边看着卡洛斯手上缠好的护手绷带。

德梅特里奥：我的话别忘了。

卡洛斯：忘不了。

矮个子：会有一场好斗。

卡洛斯打开一个纸盒子，取出一件闪闪发亮的红色浴衣，把它披在肩上。

德梅特里奥：好家伙，这浴衣真棒！

卡洛斯：喜欢吗？

德梅特里奥：真是件世界冠军的浴衣。

内景　体育场　夜

比赛铃声刺耳地响起来……

两名拳击手面对面站着。

皮鲁利托·迪亚斯满头红发，脸上很明显有挨了揍的痕迹。

卡洛斯冲向皮鲁利托。

由于对手来势凶猛，皮鲁利托吃了一惊。

卡洛斯出右拳。皮鲁利托将来拳封住，并乘机出拳，打在卡洛斯头上。

卡洛斯将对手抱住。

裁判员把他们分开。

卡洛斯一记屈臂上冲拳，打空了。

皮鲁利托跳步移动。左拳出击，擦到对手的头部。

皮鲁利托出击对手的两肋，试图以此减缓卡洛斯的进攻速度。

卡洛斯一拳击中了对方的下巴。

皮鲁利托感到了这一打击。

他好象用玻璃眼珠看着卡洛斯并将他抱住。

矮个子和高个子聚精会神地看着。

皮鲁利托抱住卡洛斯的头，以此遏制他的进攻，比赛经验之丰富显而易见。

裁判员将他们分开。

卡洛斯连续出拳。

把皮鲁利托逼到了台角。

卡洛斯开始狠揍对手。

铃响。

双方走向各自的台角。

助手们上来照看他们。

德梅特里奥：打他的下部，消耗他的体力，准赢。

德梅特里奥用海绵块擦卡洛斯的脸，好叫他凉快一下。

响起比赛铃声。

卡洛斯逼向皮鲁利托。

击出一拳。

卡洛斯很自信，但当他后闪的时候，对手的一记左冲击拳击中了他。

卡洛斯后退。

皮鲁利托进逼。出右拳，又出左拳。

把卡洛斯封在台角内。

卡洛斯知道自己处境不妙。

德梅特里奥：（大喊）离开台角！离开！

皮鲁利托右手打出一记屈臂上冲拳，擦到了卡洛斯。

卡洛斯用左臂夹住皮鲁利托的右手，封住了他。

尽管皮鲁利托身体有些不稳，还是击出了几拳。

二人离开了台上的保护绳。

皮鲁利托一记右拳，一记左拳，又一记右拳，打向卡

洛斯的头部、胸部和头部。

高个子和矮个子微笑。

德梅特里奥大声喊叫。

皮鲁利托刺拳出击。卡洛斯险些被击中。

卡洛斯觉得不妙，皮鲁利托并不象他认为的那样不行了。

德梅特里奥：用刺拳！用刺拳打！

卡洛斯开始采用左手刺拳直击。一拳，两拳，三拳。开始与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

铃响。

他们在各自的角上受到助手们的照应。

德梅特里奥用一只绿色的瓶子给卡洛斯喝水。

德梅特里奥：怎么样？

卡洛斯：还好。

德梅特里奥：感觉不错？

卡洛斯：是的。

德梅特里奥给他搧凉。

助手递过一块海绵。

德梅特里奥用海绵块给卡洛斯擦脸。

比赛铃响。

卡洛斯开始用前脚掌颠步。

他跳动着。脸上泛着微笑。

皮鲁利托盯着他，象是要努力揭开一个秘密。

卡洛斯刺拳出击，打中了皮鲁利托。接着又打出一记右拳。

皮鲁利托后退。

卡洛斯一记右拳击中对手。

皮鲁利托刺拳直击，落空了。

卡洛斯在拳击台中央对着皮鲁利托。

二人对击。

皮鲁利托躲闪。后退。

卡洛斯把他逼到绳子上。扑上去，左右出击。一记右手直拳击中对手的头部。

皮鲁利托眼看要倒下去。

高个子和矮个子的嘴角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一种担心的苦笑。

皮鲁利托的鼻子流着血。

铃响。

助手们在台角上照应拳击手。

德梅特里奥：对了，对了。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皮鲁利托经不起再打了。

矮个子用头向在台角上帮助照顾卡洛斯的那个年轻拳击手示意。

这位助手也点头示意，并把海绵块递给了德梅特里奥。

德梅特里奥用这块海绵给卡洛斯擦脸。

响起比赛铃声。

卡洛斯站起来，但显得浑身僵直。

象是在摸索着走路。

皮鲁利托冲上来。

卡洛斯居然不知从哪里招架。

德梅特里奥：卡洛斯！你怎么了？见鬼，怎么回事？

皮鲁利托连珠炮般地猛击卡洛斯。

慢镜头：象是鲜血用它的毛虫足渐渐爬遍卡洛斯的全身，他慢慢地倒在拳击台上。

他模糊地看到开始数数的裁判员的脸。从一数到十，好象包含了他从出生到失败的全部时间，象是在复述着他走过的历程。

体育场内空空的。

拳击台四周的椅子横七竖八，象是一阵狂风把它们卷得乱作一团，凄凄凉凉。

第一次听到风声。

一股寒风，中世纪之夜的寒风。

风吹过看台，扫过悲凉的更衣室。

一条光线很暗的通道。

两个影子在走着。

他们是德梅特里奥和卡洛斯。

卡洛斯面部青肿。他停下脚步，注视着庞大的体育

场。

德梅特里奥：走吧，已经很晚了。

卡洛斯：我不想走。

德梅特里奥：我们干吗要等到人都走光了呢？就象我们是小偷……

卡洛斯：理由很简单，德梅特里奥。

德梅特里奥：什么？

卡洛斯：今晚我不想当杀人犯。

德梅特里奥：别说这些了。

卡洛斯：这笔债早晚得让他们还上。

德梅特里奥：他们果然偷赢了。他们搞了个圈套，在海绵块上涂了一种让你眼晕的东西。

卡洛斯：在场上成了个瞎子，瞎摸瞎撞，象狗一样靠鼻子闻来闻去。

德梅特里奥：我们提抗议。

卡洛斯：你知道这没用。

德梅特里奥：告他们去。

卡洛斯：他们很滑头。什么证据也找不到。

德梅特里奥：试一试也没什么坏处。

卡洛斯：可我们已经输了。

德梅特里奥：总得听听我们……

卡洛斯：这种人知道该怎么办。

德梅特里奥：我们找证据。

卡洛斯：证据？连海绵块都会销毁的。

二人继续走着。

外景　大街　夜

街上的灯光使他们变得象幽灵。

两个人影很远，声音却在幕前。

德梅特里奥：该想想我们干什么去。

卡洛斯：我知道。

德梅特里奥：什么？

卡洛斯：今晚喝他个一醉方休，让酒把我们打个一败涂地。

德梅特里奥：输在酒上比输在分数上好得多。

二人笑起来。这种笑，开始几乎是痛苦的，然后变得自然起来，直至表现出力量和朝气。

好象笑声是一种慰藉，开始驱散失败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外景　一条长街　夜

路灯发出昏黄的光。

听到醉汉的狂笑声。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骑着一辆摩托车走在街上。车很大，但又旧又破。

摩托车的前灯在抖动着。

几辆汽车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其中一辆险些撞上他们。卡洛斯控制着摩托车，避免摔下去。

卡洛斯：怎么不撞你妈去！

德梅特里奥：算了，小伙子，没出什么事。

卡洛斯：可它还是超过去了。等着瞧吧……我要是追上去，非把他们轧成狗屎不可。

他想加速，可这辆车个头挺大，而力气太小。

追逐开始了，一半是儿戏，一半是成年人的狂暴。

卡洛斯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提心吊胆的决心。

外景　广场　夜

他们来到一个大广场上。

绕着一尊石雕转了一周。

卡洛斯：他们跑了。

他们在雕像的基座旁停下车。

德梅特里奥：这是谁？

卡洛斯：可能是个世界冠军。

德梅特里奥：为什么？

卡洛斯：看他那双拳头，谁受得了。

二人笑起来。

卡洛斯：你看吧，德梅特里奥，等我们运气来了，就住到女人成堆的宫殿里去，就象那天我们看的阿拉伯电影

里的那种宫殿。再也用不着住那种租来的房子，这些婊子养的麻烦事都会忘掉，再也不这样凄凄惨惨的了。

德梅特里奥：你会成为世界最佳拳击手。

卡洛斯：今晚我准备得很充分。我觉得这里边劲头十足，力气就象一种在肚子里窜来窜去的声音，我感到浑身都是这种声音。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强的人，我知道肯定能打赢。我在房间里给圣马丁·德波雷斯供烛台的时候，蜡烛直冒火星。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德梅特里奥：不知道。

卡洛斯：这是个信号，是要告诉我：我正在成为世界冠军，什么也别怕，谁也别怕。

德梅特里奥：机会会来的。

卡洛斯：他们坑了我，也坑了圣徒。

德梅特里奥：圣马丁·德波雷斯是不该知道这种肮脏事的。

卡洛斯：知道吗？我要改信别的圣人了。

德梅特里奥：怎么能这样？

卡洛斯：一个不懂拳击的圣徒怎么能帮我的忙呢？拳击手的圣人也该是个拳击手。

德梅特里奥：我一个拳击圣人也没见过。大部分人是好人，但不是圣人。

卡洛斯：归根到底，一个圣人无非是个好人。

卡洛斯加快车速，二人远去。

德梅特里奥：今晚我们赢了。

外景　桥　夜

在一座很高的桥上跑着一辆卡车。看得到它的灯光。卡洛斯指给德梅特里奥看。

卡洛斯：这场赛跑我一定要赢。

一场怪诞的速度比赛开始了：上面，在高高的桥上，是卡车；下边，在低处与桥平行的一条街上，是摩托车。

卡车突然消失，卡洛斯沿大街的弯道处改变了方向。

德梅特里奥：我们比它快了一轮子。

卡洛斯：不，我们赢得纯属侥幸。

远处，骑在摩托车上的人显得很小，象是金色的昆虫在城市那黑色的皮肤上滑动着。

外景　舞厅　夜

传来舞曲声。

卡洛斯追寻着乐声。

霓虹灯招牌：热带之夜。

卡洛斯在这象大舞厅的门口停住摩托车。

内景　舞场　夜

一支小号的喇叭闪闪发亮。

安的列斯乐曲声象滑腻而缠绵的蒸汽扩散开来。

一个宽阔的舞厅，挤满了对对跳舞的人。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

他们什么也没要，但一个满头卷毛、身似侏儒、患白化病的跑堂却往桌子上放了一瓶烧酒。

满身大汗的对对舞伴随着乐曲摇摆着。

舞厅中央有个大胖子，象在跳舞，又象在寻找不见了的女伴。

一个黑人原地跳着。他戴着一副墨镜，是个瞎子。

一个姑娘全神贯注地跳着，象是在祈祷。

一个看样子象工人的男子同一名脸长得很甜的姑娘跳着。

一名黑女人疯狂地摆动着身体。

瞎子：我要把你弄死。

女人：你要杀我？

瞎子：我要你一直跳到死。

那个跑堂的侏儒伸腿把一个正在跳舞的醉汉绊了一下。醉汉摔倒在舞场上。

酩酊大醉的人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转着。突然，他碰到了那个大胖子，便把他当成了女人，同他跳起来，胖子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胖子：男娼！醉鬼！

醉汉：你妈比我还娼！

胖子厌恶地躲开了。

卡洛斯同一位身材很高的金发女郎跳着。她跳得极好。

德梅特里奥同一名黑白混血的漂亮姑娘跳着。

舞曲奏完。

舞伴们双双回到自己的桌旁。

舞场上灯光亮起。

一个头发涂得油光发亮、身穿绣花短衫的主持人出现在舞池中央。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夜总会——热带之夜这个充满乐趣、兴味和色彩的圣堂，穿起华贵的礼服，披上五彩的夜装，向诸位宣布它举办的妙趣横生的伟大节日……

响起号声。

主持人：（继续）……它伟大的跳舞竞赛——“翩翩起舞”……诸位，本豪华舞厅的老主顾们，你们已经知道了比赛的规定和奖赏……胜利者可荣获一张在本热带之夜呆上八个夜晚的入场券。一切，听清楚，一切，一切免费。让你们的双脚跳起来吧！女士们，先生们，让音乐使你们的脚跟震动起来吧，因为夜晚就是跳舞的时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欢……

听到一些人的笑声。

主持人：（继续）……现在，我来给你们介绍今夜的评判员……

号声响起，亮起一些聚光灯。

主持人：帕基托·冈萨雷斯，伟大的作曲家和改编家……

人们鼓掌。

主持人：玛加丽塔·帕索，我们可爱的电视明星……

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还有，佩德罗·玛丽亚·阿尔瓦，我们德高望重的绅士……

掌声稀稀拉拉。

主持人：……好，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随着带有穆拉托女人和甘蔗酒味道的安的列斯乐曲的节奏，"翩翩起舞"的节奏，狂舞吧！

他当场来了几个舞步。

一支长号的号管闪闪发亮。

十几对舞伴跳起来。

每个人的后背上都贴着已经用得模糊不清的号码。

主持人收到评判组的一张纸条。

主持人：……14号一对，淘汰！

德梅特里奥和他的穆拉托舞伴离开了舞池。

其他人继续跳着。

乐队奏起阿韦拉多·巴尔德斯的丹松舞曲《扁桃》。

侏儒跑堂用一种忧伤的眼神望着跳舞的人们。

主持人：……53号，淘汰！

离开的是一对很年轻的舞伴。姑娘是笑着离开舞池的。

主持人：……16号一对，淘汰!

黑人和红发女人组成的一对离开舞群。

参加跳舞比赛的人继续被淘汰着，最后只剩下了两对：黑人瞎子和马面女人，卡洛斯·卢纳和他那位身材修长的金发女郎。

瞎子跳得一丝不苟，双脚的动作潇洒自如。

卡洛斯也是个跳舞的大行家。

这场表演真是激动人心。音乐和舞姿都充满着欢快、奔放的情调。

两对舞伴似乎是在一片激情荡漾、充满柔情的土地上争斗着。

此时，高个子、矮个子和两个象是他们的保镖的人走进舞厅。陪他们来的是几个妖冶的女人。

卡洛斯紧紧盯着他们。

响起瓜塔坎多舞曲。

主持人：谁能赢呢？女士们，先生们，这太让人激动了！两对舞伴用他们舞蹈家的双脚争夺着热带之夜奖。他们是两对心中充满舞蹈旋律的巨人……因为，女士们，先生们，尽管有人会发笑，真正的乐趣不是用双脚，而是用心跳出来的……

听到一些掌声。

舞曲象是淅沥小雨洒满了舞厅。

瞎子的两腿动作潇洒，马面女人以令人吃惊的节奏摇摆着臀部。

卡洛斯跳出几个精彩的舞步。

金发女郎甜蜜诱人地微笑。

主持人：谁能赢呢？女士们，先生们，这真令人激动……

突然，卡洛斯向高个子、矮个子及他们的保镖那伙人扑过去。

攻击是那样迅猛和突如其来，使在场的人几秒钟之内都惊呆了。

当两个保镖反应过来的时候，卡洛斯已经将他们打倒在地，并狂暴地揍着高个子。

德梅特里奥跑过来，想拉开他们，但一名保镖开始揍他，老头儿只好反击。此时，整个舞厅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以不同的打法卷了进来。有一些人看到这种场面兴高采烈。一个男人抡起一把椅子朝另一个人砸去。侏儒跑堂向打成一团的人们掷着酒瓶子。

卡洛斯还在揍着高个子。高个子昏过去。此时，卡洛斯用眼睛搜寻矮个子，没有找到。他开始在厮打的人群中寻找。

他发现从一张桌子底下露出来的双色漆面皮鞋。他抓住这两只脚用力往外拖。

被拖出来的是吓得两眼发直的矮个子。卡洛斯揍他。

听到警察巡逻车的尖叫声。

德梅特里奥赶忙跑到卡洛斯身边。

德梅特里奥：快走……

卡洛斯好象没有明白。

老头儿推着他，把他从一个侧门推了出去。

外景　公寓　夜

德梅特里奥的摩托车在公寓前停下。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往门口走。此时，阴影中闪出皮鲁利托·迪亚斯。

卡洛斯戒备地看着他。

卡洛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皮鲁利托：我有话跟你说。

卡洛斯：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皮鲁利托：你错了。

僵局持续了几秒钟。

德梅特里奥：进去说吧。

三人走进公寓。

内景　公寓大厅　夜

大厅光线暗淡。多拉明塔正在大厅里。

女房东走近他们。

她冷冷地看了一眼皮鲁利托。

多拉明塔：别难过，小伙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卡洛斯亲切地握起房东的双手，神情惨淡地笑了笑。

三个男人上楼梯。

他们向卡洛斯的房间走去。

多拉明塔从光线暗淡的大厅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

一只鸟的叫声。

多拉明塔双眼含着泪花和一只鸟说话。

多拉明塔：你，埃内斯托·加托·埃斯帕尼亚，别叫了。你不知道现在是晚上吗？

内景　卡洛斯房间　夜

皮鲁利托坐在一只箱子上，身后是阿里的巨幅招贴画。

显然，他们已经谈了几分钟了。

皮鲁利托：就是这样，我彻底退出拳坛。这也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

德梅特里奥：可你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啊。

皮鲁利托：不，德梅特里奥，你知道，我被打得很厉害。（停顿）我不想象今晚这么个赢法。事先我什么也不知道，否则，我是不会接受的。一个人不应该这么个赢法。

卡洛斯：这不是你的错。

皮鲁利托：总有一天会有人把抹在拳击运动上的这些脏东西洗刷干净。（停顿）对我们，你们知道他们打的是什

么主意吗？（停顿）首先，安排我和一个正处于上升时期，有观众所喜欢的风格，有条件当冠军的年轻拳手比赛。然后就是同一名有级别的高手打。到目前为止，这些就是安排好了的比赛。最后，就是同世界冠军打。

卡洛斯：和世界冠军？

德梅特里奥：一场给活人留下一大笔金钱的比赛。卖座，电视转播，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卡洛斯：可你要跟世界冠军打非把你……

皮鲁利托：会把我打死。

三个人一阵难忍的沉默。

皮鲁利托站起来。

皮鲁利托：好了。从你们刚才对我讲的看来，你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今晚的事，他们是不会跟你们善罢甘休的。

卡洛斯：我要留在这儿。

皮鲁利托：我说小伙子，你看吧，走，就能活命；留下，就是死，就这么简单。要是你们不走，肯定会被杀掉。

长时间的沉默。

皮鲁利托：能用用厕所吗？

坐在床上的卡洛斯站起来，打开房门，指给他走廊底部的厕所。

内景　公寓走廊　夜

皮鲁利托在光线暗淡的走廊上向厕所走去。

卡洛斯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

内景　厕所　夜

皮鲁利托打开厕所的灯。

他透过窗户看着远处灯光闪烁的城市。

他打开裤子的襟门。开始小便。是血尿。

外景　姑娘房间的窗户　夜

在卡洛斯房间对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一位姑娘的脸。

卡洛斯看着它。那张脸似乎在滑动。

皮鲁利托走出厕所。

皮鲁利托：你走吧，小伙子。不久，这种事情就会被忘掉，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了。你有自己的风格和力量，只要苦干，你前途无量。

卡洛斯：可是，无量到哪儿呢?!

皮鲁利托：再见吧，小伙子……

卡洛斯：再见，冠军。

听到冠军二字，皮鲁利托停了下来。他极为感动，几乎要哭出来。

他敏捷地走下楼梯，消失在门厅的阴影中。

德梅特里奥：（画外音，从卡洛斯的房间里）皮鲁利托

讲得对。那些人挨了揍是不会饶了我们的。对他们来说这是面子问题，是威信问题，是权势问题。他们用金钱和恐怖控制我们。他们会下令干掉我们的。只有远走高飞，我们才能得救。

卡洛斯望着对面房间的姑娘。

姑娘微笑。

小伙子也报以微笑。

姑娘：(几乎是悄声细语地）就我一个人。

卡洛斯象是对姑娘说，又象是对德梅特里奥说。

卡洛斯：我们明天一早走。

内景　姑娘房间　清晨

卡洛斯已在穿衣服

在一张用彩釉装饰的铁床上躺着从窗口看到的那位姑娘。

她袒露着前胸。两只乳房不大，但很美。

她静静地看着卡洛斯的一举一动。

卡洛斯温存地看着她，吻了吻她的额头。

卡洛斯：我得走了。

姑娘看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说。

卡洛斯离开房间。

外景　公寓大厅　白天

德梅特里奥和多拉明塔在大厅里。

可以看到笼子里的鸟的眼睛闪动着。

德梅特里奥老人已做好了出发准备。他把必需的东西都塞进了一个鼓肚子的旧箱子和一个橄榄绿的大运动包里。

卡洛斯敏捷地沿楼梯而下。

他冷不防地站在了卖报的孩子面前。

孩子摆开一副拳击的架式。

卡洛斯同报童玩起拳击来。

报童：我来教你穆罕默德·阿里的绝招怎么样？

卡洛斯：这我知道。

报童：（吃惊地）是吗？

卡洛斯：那一招是基德·加维兰发明的。

报童：（看着卡洛斯的脸）把你打得很厉害，是吗？

卡洛斯：嗯，打得我够呛。

报童：我永远也不会挨揍。

卡洛斯：这不错。

报童：要是不挨揍，我能打拳打到一百岁。

德梅特里奥：这就是秘诀。挨一拳就会少活好多天。

孩子把报纸放在桌子上，照例跑向大厅后面的厨房去喝上一杯咖啡。

卡洛斯走近德梅特里奥和多拉明塔。

德梅特里奥：我们走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卡洛斯：可我们去哪儿？能告诉我吗？

德梅特里奥：你知道，（停顿）我们去哥伦比亚。在你的家乡，我们从这些打击中恢复恢复，搞几场比赛。等人们忘了这两件事之后我们再回来。

卡洛斯：哪两件事？

德梅特里奥：走吧。我知道该怎么办。

卡洛斯：但愿如此。

德梅特里奥：当然，所以我才是你的当家人。

多拉明塔：德梅特里奥都跟我说了。他知道该怎么办。

卡洛斯拥抱多拉明塔。老太太抽泣起来。

多拉明塔：多加小心。你会成为冠军的。我跟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和德梅特里奥在一起。我们是委内瑞拉最好的教练。

卡洛斯：谢谢，为了这一切，谢谢。

德梅特里奥：替我们向基德·图马科和米萨埃尔·阿弗里加诺道别。但愿他们昨晚在马拉开波都打赢了。

多拉明塔：（诙谐地）要是不把对手打得爬不起来，我就把他们俩都赶到马路上去。

卡洛斯：再见，多拉明塔。

多拉明塔：再见，有空就写俩字来，别没良心。

卡洛斯亲切地微笑。

卡洛斯：我们走吧。

卡洛斯向阳台望去。

阳台上出现了那位姑娘。

她坐着轮椅，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

卡洛斯静静地望着她。

姑娘慢慢地离开了阳台。

轮椅的车条闪闪发亮，直至消失在她房间的暗影之中。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经过门厅向外走去。

多拉明塔呆呆地望着他们出去。

二人不见了。

老太太被鸟叫声从沉思中唤醒。

她开始给它们喂食。

她心情沉重，默默无语。

一只鸟从笼中逃了出来。

它飞向天棚，拼命地想找个出口，好飞向天空。

外景　公路Ⅰ　白天

一个教练，一个拳击手，二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跑了不太短的一段路。

他们巧妙地把行李绑在车架上。看上去，摩托车的样子很轻。

摩托车的发动机开始啪啪作响。

车停了。

他们二人推着车在公路上步行。

外景　汽车修理厂　白天

一家大修理厂的门开着，里面堆满了破烂车辆。门前，德梅特里奥正从一个人手里接过几张钞票。

德梅特里奥依依不舍地看着他那辆旧摩托车。

德梅特里奥：（对卡洛斯）我们走吧。

外景　高速公路　白天

传来了汽车刺耳的喇叭声。

闪闪发亮的汽车喇叭。

一辆大型卡车在宽广的公路上飞驰。

这是辆樱桃红颜色的卡车。

汽车的驾驶室。

听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

司机是个体格健壮的人。头已完全秃顶。

他用手指随着舞曲的节奏敲打着闪亮的方向盘。

卡洛斯直着腰坐在驾驶室里。

德梅特里奥坐在靠车窗的位子上。他睡着了。

司机：这音乐你喜欢吗？

卡洛斯：喜欢。

司机：古典音乐，能让我心情平静。唯一的坏处是，要是没有个伴儿的话，它会让你作梦。

卡洛斯：会睡着？

司机：不，是梦想。梦想着金银满库，吃的是国王享用的美味佳肴，坐着一艘豪华的大船，载着成群的穆拉托女人，开向遥远的海岛。卡车呢？被忘掉了。忘了开车可就要命了，也就玩完了。

卡洛斯：明白了。

车轮在柏油路面上劲头十足地转动着。

司机：可能很苦吧。

卡洛斯：什么？

司机：拳击那玩艺儿。

卡洛斯：有时候是这样。

司机：我可干不了。

卡洛斯：这是习惯问题。

司机：不。要是有人敢碰我的脸，我就杀了他。

卡洛斯：还有更糟的。

司机：是的，会打死人的。

卡洛斯：并不总是生死问题。

司机：不，一切都是生死问题。要不然，什么都不值得了。要是一个人不去为某种事拼命，那就是这种事一钱不值。

卡洛斯：也许有道理。

俯摄：漂亮的大卡车劲头十足地全速行驶着。

象是一种配合旋律，听到洛斯潘乔斯的一支古老的波

莱罗舞曲。

汽车跑了很长的一段路。

听到汽车喇叭声。

看到车身闪闪发亮。

巨大的车轮停了下来。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走下车。

司机：从那边穿过去，再上公路，会有人捎上你们的。

德梅特里奥：谢谢。

司机：没什么，朋友就是朋友嘛。

卡洛斯：再见，谢谢。

司机：一切顺利，冠军。

司机关上车门。关门时，发出一种刺耳的金属声。

司机开动汽车。

德梅特里奥和卡洛斯一直看着汽车消失在远方。

外景　安息香树林　白天

二人走在一个宽广的安息香树林中。

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和尘土。

烈日当空。

卡洛斯看出德梅特里奥已经很疲劳了。

他拿过老头儿的行李，背在了肩上。

德梅特里奥：放下，我自己拿。

卡洛斯：不行，太沉了。

德梅特里奥：行李并不沉，这太阳可真够呛。

卡洛斯：马上就上公路了，我们截辆汽车。

德梅特里奥：只要上公路之前别渴死。

一只鳞光闪闪的蜥蜴在路上出现了几秒钟，然后，一溜烟跑掉了。

德梅特里奥：这么热的地方，这些动物是怎么活的呀？

卡洛斯：很简单，它们没有别的地方。

德梅特里奥：大动物把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都占了，把它们就都赶到这个地狱里来了。

卡洛斯：（自语）什么事啊……

德梅特里奥：你说什么？

卡洛斯：甚至在地狱里都能活下去。

二人满身灰尘，象是太阳给他们披上了金黄色的百衲衣。他们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外景　公路2　白天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走在一条冷冷清清的公路上。

血红的晚霞。

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

二人拼命打着截车的手势。

吉普车扬长而去。

他们把行李放在路边，坐在上面。

出现了一辆汽车。

汽车中速驶来。

这是辆极其豪华的小汽车，发亮，修长，崭新。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打着手势。

汽车减低了速度，但没有停下，仍在缓缓地走着，发出轻微的隆隆声。

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个男人的灰色的面孔。

他与公路上的人对视了几秒钟。

然后，他敲了敲司机的后背。

汽车加速，几秒钟后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

卡洛斯：婊子养的！

德梅特里奥：看来，咱们得用蹄子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了。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又开始徒步而行。

外景　小溪　白天

他们来到一座小桥。

桥下，清澈的溪水潺潺流过。

二人相互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讲。他们知道该做什么。

他们把行李放在一起，向小溪跑去。

卡洛斯：后到的是面首。

他们好象恢复了孩提时代的天真和顽皮，欢喜地跑了

下去。

喝起了清凉的溪水。

他们脱掉衣服，赤条条地钻进了水里。

尽管上了年纪，德梅特里奥的身体仍是那样富有弹性和健壮。

他们在清凉的溪水中嬉闹着。

卡洛斯：你听。

德梅特里奥：什么？

卡洛斯：马达，马达声。

德梅特里奥：我什么也没听见。

卡洛斯从水里出来，麻利地穿上裤子，爬上了公路。

远处，看到一辆吉普车。

卡洛斯挥手。

汽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开车的是个女人，身材高大，皮肤微黑，长着两只绿色的眼睛，几乎是个大胖子。但是，她虽然胖大，却毫不影响她那外溢的性感，明显充满了肉体的诱惑力。

女人：怎么了？小伙子。

卡洛斯：能捎上我们吗？

女人看了看穿好了衣服，手中拿着两件行李的德梅特里奥。

女人：去哪儿？

卡洛斯：那边。

女人：（一语双关地）上来吧。

他们上了车。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发现，在车厢里儿只用蜡纸包着的大包后面有一个人。他腋下带着一支雅克手枪，而且没有想掩盖一下的意图，也不是故意显示，只是象随身带着的一件日用品，如同必备的手绢一样。

女人：（对卡洛斯）挨近我点儿，小伙子。

卡洛斯看着女人那肉乎乎的嘴唇，笑了笑。女人把一只胖手搭在了卡洛斯的大腿上，卡洛斯有点儿紧张。

女人：我想，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卡洛斯：是的，太太。

女人：太太这词太难听了。我叫塞娜依达。

卡洛斯：我叫卡洛斯·卢纳。

德梅特里奥：我是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

卡洛斯想看清大包后面的那个人的脸。

女人：那是我的一个表弟。

卡洛斯看着女人的大腿。

塞娜依达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她熟练地驾驶着汽车，开得又稳又快。

这辆吉普车在公路上疾驰。

移动镜头：给人的感觉是汽车跑了较长的一段路。

外景　边境检查站　白天

女人：注意，我们要过境了。

汽车驶近检查站。塞娜依达把一个发亮的小纸袋塞到一个检查员手里。

她又把车开到另一间满是武装警察的岗亭前。

走过来一名警察。他认出女人时笑了笑。

警察：又恋晚儿了，塞娜依达？

女人：我总恋晚儿。

警察：证件都有哇？

女人：这还用说。

塞娜依达慢条斯理地解开衬衣上部的钮扣，从两个乳房之间掏出一个小包，从里面拿出一叠钞票，递给了警察。

警察：好，都办妥了。

警察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

警察：他们俩？

女人：我的表兄弟。

警察：过去吧。

女人：再见。

警察：再见。

吉普车快速通过边防检查站。

外景　土公路　白天

吉普车沿柏油公路又跑了一段。

女人：扶好，我们得颠一颠了。

吉普车离开柏油路，开进一条泥泞的土路。

女人：我们走暗处。我可不想碰上巡逻队。

卡洛斯：很危险？

女人：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对我来说，危险就是钱飞了。

吉普车开到一片广阔的海滩上。

吉普车跑在象白砂糖一样的沙滩上。

吉普车不象是在跑动，而象是在海上航行。

吉普车又开进了一条土路。

穿过一片椰子林。

月亮，银盘般地高挂在天上。

女人：月亮真美。

德梅特里奥：是啊，真象个太阳。

吉普车继续沿土路行驶。

外景　村子　夜

他们进了一个村子。

村中适逢节日。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开着。

有些戴着五颜六色、闪闪发亮的兽头假面具的人走近汽车，向车上的这些旅行者们献上烧酒。

带枪的人在车上一动不动，象个雕像。

他们穿过了村子。

远处还能听到音乐和嘈杂的人声。

德梅特里奥：这节日过得不错。

女人：是啊，要是有时间，我们本来也可以好好消遣一下。这个节得过一个礼拜呢。

德梅特里奥：还得长，这种热闹只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女人：这倒不假。

汽车刚拐过一个死弯，车灯便照在了一辆似乎是埋伏在那里的汽车上。

女人：法律来了，臭狗屎！

吉普车加大油门，冲开警察的拦截，飞快地闯了过去。

警察们大吃一惊，掏出手枪射击。

吉普车在土路上飞快地跑远了。

警察们急急忙忙地钻进他们的汽车，开始追赶。

女人熟练地驾驶着汽车，一直开得飞快。

德梅特里奥的面部表情焦躁不安。

卡洛斯也十分紧张。

女人：（对卡洛斯）别怕，这样会给我泄气的。

卡洛斯：放心吧，比这更糟的事我都见过。

女人：这我才喜欢。

后面，可以看到警察的车灯。

塞娜依达加快了车速。

前后两辆车都驶上了一条长长的、笔直的公路。

塞娜依达关了车灯，刹住汽车。

持枪人下了车。

塞娜依达又开动汽车，往前开了一百米左右停了下来。

警察的车灯越来越近。

持枪人站在公路中央，双手握枪，举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瞄准。

警车的车灯抖动着，逼近了。

男人以他职业猎手的沉稳用手枪瞄着。

一团火光从雅克手枪的枪口中喷射出来。

追击者的汽车冲下路旁的水沟。

鼻青脸肿的警察们从车里站出来，但没受什么重伤。

一持枪人跑向吉普车。

警察：打在车轮上了。

警察头儿：狗娘养的，差点儿要了我们的命。非找他们算帐不可。

持枪人钻进吉普车。

塞娜依达开动汽车全速驶去。

外景　公路　夜

吉普车行驶在一条柏油公路上。

夜就象恬静温柔的大气似的，环抱起这辆吉普车。

与其说是一辆汽车，不如说是一只夜行的动物，走在

它熟悉的馨香的草原上。

外景　城市　夜

看到一座城市的灯光

女人：到港了。

德梅特里奥：真不赖，骨头架子都散了。

女人：象歌里唱的那样，是否先到，无关紧要；应该懂得，怎么能到。

吉普车驶进了城市那灯光闪烁的地平线中。

内景　塞娜依达房间　夜

一丝不挂的塞娜依达浑身燃烧着无法克制的欲火。

卡洛斯与女走私者颠鸾倒凤，如同一对疯狂的野兽，象两个出色的拳击手的角斗。

过后，女人用慈母般温柔的目光，望着在绣有奇异的森林花朵和动物的被单下熟睡的卡洛斯。

外景　公路　白天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坐在一辆车厢高于驾驶室的公共汽车上。他们打着瞌睡。午后的困意袭扰着他们。

一个老头儿在低声自语。

他正和一只花毛斗鸡说着什么。

一群鹦鹉掠过玫瑰色的天空。

外景　镇子附近　白天

一辆汽车的车灯熄灭。

新的一天开始了。

汽车原是辆旧卧车，锯掉了后半部，装上了木棍子扎成的车厢。

在车厢内的各种包裹之间坐着一个陶器商，一个流动照像师，一个卖鬣蜥蛋的女贩，再就是德梅特里奥和卡洛斯了。

远处，扬起一团尘土。

照像师、陶器商和小贩相互交换着不安的目光。

远处出现了两名骑警。

两匹马如脱缰一般飞奔而来。

汽车向路边靠了靠，继续缓慢地行驶。

骑警们靠近汽车，一边走一边审视着车上的旅客。然后催马扬长而去。

汽车渐渐加快速度。

骑警们离远了，象是两团粘乎乎的东西疾飞而去。此时旅客们才发现，尽管早晨天气闷热，骑在马上的人却披着宽大的黑橡胶斗篷。

德梅特里奥：（向照像师问起骑警）那些家伙是干什么的？

照像师：（带着无所谓的口气）不知道。

德梅特里奥：（问女贩）您知道吗？

女贩：不知道。(停顿) 最好别知道。

汽车继续行驶。

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

这一大群兀鹫跟着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老马不时停住脚步，那双神情高贵的眼睛望着那群黑色的飞鸟，仿佛知道这片黑色的猛禽就是已在给它制造着死亡的阴云。

看到地平线上镇子的轮廓。

公路笔直，镇子象一幅图画，一动不动。这幅图画开始越来越大，直到摄影机进入这幅图画之中。汽车缓慢地、无声无息地入画。

汽车拐过一个弯。出现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人。他们是骑警甲和丁。

此时，飞过一群兀鹫，也许还在跟寻着垂死老马的酸臭味。

骑警丁把枪伸出窗外，向空中射击。

掉下一只兀鹫。它摔在尘土中的声音就象是一场可怕的冰雹即将来临的前兆。

德梅特里奥惊愕不已，附在卡洛斯耳边说了些什么。卡洛斯向他做了一个几乎令人无法察觉的暗示，让他保持沉默。

外景　镇广场　白天

汽车在四周栽着扁桃树的镇广场停下。

德梅特里奥和卡洛斯下了车，用运动员的动作活动着痠麻的身体。

德梅特里奥：我不喜欢这个镇子。

卡洛斯：为什么？

德梅特里奥：你没看到那帮拿枪的家伙？

卡洛斯：放心好了，我们又不是永远住在这儿。

德梅特里奥：那，现在我们干什么？

卡洛斯：等火车。

德梅特里奥：几点有车？

卡洛斯：我们不是坐那趟来的而是坐去的那趟车，大概三点半开。（停顿）我们还剩多少钱？

德梅特里奥在自己衣服的所有口袋里找，把几枚硬币和几张揉得发皱的纸币凑在一起，拿给卡洛斯看。

德梅特里奥：就这些了。

卡洛斯：不多啊。

德梅特里奥：要是不快点儿赶到你那个镇上，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卡洛斯：会到的。

德梅特里奥：还很远吗？

卡洛斯：不近。（停顿）糟糕的是，到了那儿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德梅特里奥：几个月后，我们就会坐着最时髦的汽车

回去。要不就坐飞机，真他妈棒。

卡洛斯：那镇上没机场。

德梅特里奥：我们修啊。我们叫人修，好让你，冠军，飞着到那儿。

烈日当空。

卡洛斯：去喝点儿什么吧。

德梅特里奥：好吧。喝上杯凉啤酒，世界的颜色好象也变了，看上去亲切多了。

卡洛斯：对，是这样。

他们向广场的一侧走去。

坐着手持冲锋枪的人的那辆吉普车飞快地驶进广场。

镇长阿达尔韦托·坎托尔走下车。他身着白色西装，头戴奶油色礼帽，手提一根马鞭。看得出来，他穿西装并不舒服，总象是穿了一件伪装服。象他这样一个当了一辈子军人的人，一旦脱了军装穿上便服，自然就不太舒服了。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占据了扁桃树下的一张小桌子。一个女人从咖啡馆里出来，走到他们桌旁。这是个妙龄女郎。

安娜：喝点儿什么？

卡洛斯：两瓶凉啤酒。

姑娘看了看这两位旅行者满是灰尘的行李。

她朝卡洛斯嫣然一笑。

少女的双眼美极了。

一辆小型卡车放着刺耳的音乐进入广场。车身被整个画成了一个女人的形象：车灯是眼睛，散热片用油彩涂成了红嘴唇，黄绒绒的头发从车头顶部一直铺散到两侧。这是副身穿泳装的女人形象。她丰满的双腿涂着动人的玫瑰色。汽车绕广场跑了一周，停在了一边。

安娜送来了啤酒。

德梅特里奥：（指着小卡车问安娜）那是什么鬼玩艺儿？

安娜：卡马戈教授的流动药店。

德梅特里奥：卡马戈教授是谁？

卡洛斯：就是卡马戈教授呗。

安娜看着卡洛斯，朝他笑了笑。

德梅特里奥：（对安娜）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安娜：一种药膏。听说能治百病。

卡洛斯：能治爱情的痛苦吗？

安娜：我想这种病自己能好的。

卡洛斯：谁知道。

另一张桌上的顾客叫安娜。

她朝卡洛斯微笑，然后忙去照顾其他顾客。

德梅特里奥：药膏？这个世界上哪儿来的这些聪明人！

卡洛斯：为了谋生，都得挣扎挣扎。

德梅特里奥：也是。

卡洛斯：但无论如何，聪明人都是靠傻瓜们活着的。

他们慢慢地呷着啤酒。

卡马戈教授车上的扩音器同附近台球房传出的球的撞击声混杂在一起。

卡马戈教授：现在……开始表演你们从未看过的节目，它曾使波斯君王眉飞色舞。女士们，先生们，靠近点儿！看看这些鸭子舞蹈家，这些聪明的动物会跟着音乐翩翩起舞。这种表演只有国王、皇帝、总统、与他们差不多的人才能看到。现在，作为菲戈尔制药所的礼物，给诸位表演这不可思议的节目——鸭子跳舞。

人们在这位耍蛇者四周围成了一圈。

卡马戈教授：往后点儿！不要推！不要挤！

围观者越来越多。

从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坐着的地方可以听到卡马戈教授的声音。

卡马戈教授的声音：有眼的看着，有耳的听着！看吧，我来自遥远的森林，那儿有我亲爱的、尊敬的母亲，她传给了我治病药草和毒草的秘密。这种神膏就是上帝的恩赐，因为，上帝把疾病撒在了人间，但也给了我们治病的良药。靠近点儿！靠近点儿吧！我就带来这么一点儿，只能给那些有诚意的人。

德梅特里奥：还得是准备好钱的人。

卡马戈教授的声音：不相信的人走远点儿。这种药膏，我在这儿比药店卖得便宜，因为这是菲戈尔制药所的创牌

货。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救死扶伤。我要围着广场跑三圈，你们要准备好微不足道的五个比索，追上的就有；追不上的算你倒霉。

德梅特里奥：这家伙倒不讨厌。（停顿）也许这种药膏真有用。

卡洛斯：也许。

教授卡车上的电唱机响了起来：

我就是爱情，爱情，
爱情使我得意忘形。
在我尽情欢乐的时候，
死亡被忘得无影无踪……

卡洛斯用目光寻找着安娜。直勾勾地望着她。

内景　镇上一家理发馆　白天

走进一名满头浓发而又夹着白毛的老警察。他的脸上有种失落的神情。

理发师坐在椅子上，看着报纸。

警察：早晨好，皮奥金托先生。来，给我收拾收拾。

理发师从他的玳瑁眼镜的上边看了一眼进来的警察。

皮奥金托：就是我的上帝再加上一万个天使帮忙也没法给你收拾。

警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随即坐了下来。

在理发馆内也能听到卡马戈教授的卡车上传来的音乐声。

警察：借我报纸看看行吗？

皮奥金托：是你上次理发看的那张。

警察：恐怕不是三个月前的那张吧。

皮奥金托：说准点儿，三个月零两天。

警察：干吗看这么旧的？

皮奥金托：我不需要看新谎话，旧谎话就足够了。

在给他的顾客围上白围布后，理发师麻利地干起来。剪刀的响声同广场上传来的民间音乐声交织在一起。

乐声突然中断。

一片可怕的寂静。

外景　镇广场　白天

吉普车驶入广场，车上坐的是骑警丙和丁，车后的一根绳子拖着一个被绑着的男人。

骑警甲和乙骑在马上，走在吉普车的两侧。

被托着的人忍受着痛苦，但仍然昂着头，显示出感人的尊严。

人们默默无语，似乎被一种恐惧吓呆了。

理发师手中拿着剪刀，从理发馆门口看着这一切。面部表情非常严肃。

吉普车停在广场旁的镇政府楼前。

楼内走出三名警察，用枪托捣着他们的俘虏，把他推进了楼。

骑警丙和丁在后面跟了进去。

骑警甲和乙用马刺狠踢坐骑，离开广场。

在神父家高高的大窗户里，一位年迈的、满头白发的神父看着广场上的情景。他那老态龙钟的身影没有丝毫的生气，倒象是一幅画像，似乎一阵风吹来就会把他化作一团尘雾。

德梅特里奥：那人干了什么事？

卡洛斯：看到他的脸了吗？

德梅特里奥：看到了。怎么？

卡洛斯：看脸，是个好人。

德梅特里奥：我认识几个杀人犯，他们的脸都象天使。

卡洛斯：这倒也是真的。

德梅特里奥：无论如何，在这个镇子上这样对待人，我可不喜欢。

安娜走近桌旁，嘴上衔着一支灭了的香烟。

安娜：（对卡洛斯）借个火可以吗？

卡洛斯：很高兴。

卡洛斯擦着一根火柴。姑娘捧住他的手，点着了香烟。

内景　理发馆　白天

理发馆的镜子里映出警察那张松弛的脸。

那副样子又怪又滑稽，因为他的头发只理了一半。

皮奥金托：你走吧，我不干了。

警察看着自己的头，脸上闪过一丝恐惧感。

警察：可是，皮奥金托先生……怎么能让我这个样子……？

皮奥金托：从现在起，我的店不接待警察了。

警察：可……我是你的朋友。

皮奥金托：你不是我的朋友。从5岁起我们就认识了，可你我不是朋友。

警察：我没有错儿。我从不干那种事。我不过是镇政府的通讯员。

皮奥金托：可你也在镇政府当差，近墨者黑。

警察：劳驾，别让我这样……

皮奥金托：去让镇长给你接着理吧。

理发师在一张凳子上坐下，读起报纸来。

皮奥金托：我忘了告诉你，对首都的这些伟大的报纸，一个好办法就是反着看。要是上面说某件事很好，对我们来说它肯定很糟。

警察：皮奥金托先生，劳您大驾，给我收拾完吧。

皮奥金托：就这样挺好。你知道，我不给镇长的人理发，永远不给理。

警察用狗一般湿蒙蒙的眼睛望着理发师，从理发椅上下来，用帽子费劲儿地遮住那理过的一半头发，向外走去。

警察：（从门口）但愿我老婆能把那一半给我弄好。

皮奥金托：但愿如此。

警察走出去。

皮奥金托撕碎了报纸，把碎片扔进垃圾筐。

内景　神父家　白天

神父驼着的背。

一个人影向他靠近。

是个老太婆，瘦得象只鸟。

神父：下边出什么事了？

女人正用掸子掸着一尊快要散架的木雕圣像。

女人：抓了镇长先生的一个仇人。

神父：仇人？

女人：都这么说。

神父：人与人应该互爱。

女人：有人正起来反对当局。

神父：这个时期真是乌云密布。

一阵沉默。神父颤颤巍巍地来回踱步。

神父：我有过预感：昨天，我见过一只黑猫，肚子里有只白猫。白猫肚子里有只黄猫。黄猫是被一只红猫吞掉的，白猫是被黄猫吞掉的，而黑猫被白猫撕碎了。

女人继续打扫着，没有理睬他，好象对神父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故事早就习以为常了。

神父：这都是世界末日来临的预兆。造反？革命？世界就要毁灭了。最后审判天使正准备吹响号角。

女人：午饭想吃什么？

神父：午饭？

女人：我给你做个鸡肉面条汤。

神父：我们有鸡？

女人：萨帕塔的寡妇唐娜·恩里盖塔叫人给教堂送来了香资。

神父：啊，好。因为，庄园的钱不能动，都得存到银行去，要为困难的时候做好准备。

女人：神父，我需要件衣服。

神父：虚荣是致命的罪恶。

女人：我都没穿的了。

神父：上帝会赐给你的。

女人敷衍了事地打扫着一些东西。

神父：萨帕塔好心的遗孀给的钱还剩下不少是吗？

女人：还有点儿。

神父：放在桌子上。

女人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放在桌上之前，偷偷抽出几张藏了起来。

女人：山上庄园的收成不错。管家明天就来跟您谈，

神父。

神父：上帝是不会抛弃他的孩子们的。咖啡正在涨价。

女人离开房间。

神父从窗户上探出头去。

神父：（自言自语地）51年，塞琉古的儿子迪米特里厄斯逃出罗马，带着很少的人来到一座沿海城市，而且自命国王。后来，当他进入他父母的王宫时，军队抓住了安泰奥克斯和里希斯献给他。他知道后说："别让我看到他们的脸。"

外景　镇广场　白天

广场上又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活动。有些人围成一些小圈子，低声议论着。

卡洛斯：（对安娜）想坐一会儿吗？

安娜：谢谢，只能一会儿，我得照顾别的桌子。

卡洛斯：喝点儿什么？

德梅特里奥在安娜的背后打着无可奈何的手势，提醒他已经没多少钱了。姑娘对老头儿的动作似乎有所察觉。

安娜：不，非常谢谢。

卡洛斯：认识那个吉普车拖着的人吗？

安娜：你们不是本地人，对吧？

卡洛斯：不是。我的朋友更远。

德梅特里奥向姑娘伸出手。

德梅特里奥：我叫德梅特里奥，委内瑞拉人。

卡洛斯：我叫卡洛斯·卢纳。

安娜：我叫安娜。

卡洛斯：安娜……

安娜：安娜·桑多瓦尔。

德梅特里奥：(问安娜)吉普车上那些家伙是什么人?

安娜：你们最好快点离开这个镇子。

德梅特里奥：你还没回答我呢。

安娜：要是你们马上走，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一张桌子上的客人喊安娜。她站起来，急忙照顾客人去了。

卡马戈教授：女士们，先生们，鸭子舞蹈家的表演现在开始。这个精彩的节目在纽约曾使美国的大王们乐不可支。来呀……靠近点儿……靠近点儿……

接着听到一支番木瓜乐队演奏的锥形鼓乐曲。

三只大肥鸭开始笨拙地蹦跳起来，在一块金属板上扭来摆去。

卡马戈教授照看着，免得它们从台子上摔下去。

他手舞足蹈地指挥着鸭子跳舞。

在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的桌旁出现一个卖鸟人。

他双肩背着几十个秸秆编的鸟笼子，还有不少热带鸟。

卖鸟人开始吹起口哨。跟着，小鸟也叫了起来，立即变成了一支美妙动听的交响曲。

安娜出现在卖鸟人身旁。

卡洛斯：(问安娜) 喜欢吗？

安娜：真美。

卡洛斯：(对卖鸟人) 这只多少钱？

卖鸟人：50比索。

卡洛斯：给你30。

卖鸟人：不行，50。

卡洛斯：30比索。

卖鸟人：这只鸟简直能唱国歌。

卡洛斯：35。

卖鸟人：你要买，就40比索，一分不能再少了。

卡洛斯走近德梅特里奥。

卡洛斯：给我40比索。

德梅特里奥：干什么？

卡洛斯：给我40比索。

德梅特里奥：把钱都花在这种鸟事情上了！

老头儿满脸不高兴地把钱给了卡洛斯。

卡洛斯把钱付给卖鸟人。

他接过鸟。这是只黄色的小鸟。

他走近安娜，把小鸟放在她的双手上。

安娜：给我的？

卡洛斯：嗯，给你的。(停顿) 得给它弄个笼子。

安娜：那，咱们先把鸟用根线绳拴上。

卡洛斯：好。

卡洛斯手里捧着小鸟等在那里。

安娜拿了一根线，拴住了小鸟的一只爪子。

小鸟在桌子上受惊地跳着。

安娜：我就回来。

安娜离开。

德梅特里奥：你疯了！

卡洛斯：怎么了？

德梅特里奥：怎么了！咱们没钱了，可你还买这鬼玩艺儿。

卡洛斯：要是我当了世界冠军，就买只神鹰。走吧。

德梅特里奥：去哪儿？

卡洛斯：那边，去等三点半的火车。

德梅特里奥：那就在这儿等吧。

卡洛斯：不。

德梅特里奥：你真是疯了。

卡洛斯：把啤酒钱放在桌上，咱们走吧。

德梅特里奥：遵命，我的将军。

德梅特里奥在桌上放了几张钞票。

德梅特里奥：(狡黠地挤了挤眼睛) 不告别一下？

卡洛斯：不。

他们走过广场。

卡马戈教授：这位先生一份，这位小姐一份。别忘了，这是用菝葜和亚马孙的草药制成的神丹妙药。谢谢各位捧场，我这就把蛇拿出来。这个盒子里有条可怕的响尾蛇，一条被圣母弄扁了头的毒蛇。这个凶残的动物就在这儿。各位不要走，看看这条蛇是怎样咬我的舌头，我又是怎样平安无事。这要感谢我的鳄鱼脂肪解毒膏和对神圣的上帝的忠诚，因为，上帝发明了疾病，但也发明了灵丹妙药。

外景　火车站　白天

火车站的各种设施破烂不堪。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从一条石头路面的街上走下来。

铁轨旁站着一伙人。

镇长和三名男子及两个警察上了小小的铁道车。

铁道车开动。

卡洛斯：（对卖鬣蜥蛋的女贩）你好哇。

女贩：你怎么样？

卡洛斯：好。（停顿）出什么事了？

女贩：听说有人把铁轨炸了。

德梅特里奥：什么？

女贩：这可真糟。

卡洛斯：什么人干的？

女贩：我怎么知道。

卡洛斯：（对德梅特里奥）铁路修不好，我们也走不了。

德梅特里奥：（问女贩）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好吗？

女贩：这种事情难说，也许几个钟头，也许几天。

卡洛斯：（对德梅特里奥）真倒霉！要是走不了，咱们可完了，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德梅特里奥：到你镇上没别的路可走？

卡洛斯：没有，在这儿，只能坐火车。

内景　寡妇的房间　夜

裱糊的墙壁上有很多人间乐园中玫瑰色的形象。

透过蚊帐，看到一对男女在作爱。

一扇门慢慢地开了条大缝。床上的男人拿着手枪跳下来。他是镇长。

镇长正在寻乐，没脱衣服。

他只是脱掉了白卡其布外套。

清瘦苍白的女人赶紧用床单遮住身体。

她就是萨帕塔的寡妇恩里盖塔。

进来的是五条猎狗。

镇长：可恶！

寡妇：它们又没惹你。

镇长：不出几天我就喂它们士的宁。

寡妇：算了，来吧。

镇长：不来了。

寡妇：为什么？

镇长：没兴趣了。

镇长穿上外套。

寡妇：要走？

镇长：嗯，得天亮前走，要不然会有人看到我从这儿出去的。

寡妇：反正谁都知道了。

镇长：表面上也得注意点。

寡妇：你有很长时间没这么小心了。

镇长：我一直都很小心。还记得那天晚上为了不让人看到我来而宣布了宵禁吗？

寡妇：记得。

镇长：我可不想让女人们嚼舌头。

寡妇：总会有风言风语的。

镇长：那就让她们当着我的面讲。

镇长对着一面雕花木框的大镜子梳头。

寡妇：抓住炸铁轨的了？

镇长：快了。

寡妇：过去可没这么放肆。

镇长：这件事我一定要严办。

寡妇：那，占地的人呢？

镇长：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夺走属于我们的东西。

寡妇：为了得到它，我死去的丈夫费了多大的劲儿啊。

镇长：别忘了我帮过他的大忙。

寡妇：（浑身颤抖了一下）我知道。

镇长：别这么看我。为了扩大庄园，就得杀人。

寡妇：对我来说，土地已经无所谓了。

镇长：对我可很重要。别忘了我是你的同谋。我要让庄园迅速扩大，不出几天，庄园的地界就会一直到海边了。

寡妇：费尔南多·冈萨雷斯把他的地卖给我们了？

镇长：昨天，我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了，告了他个鸡奸罪。我想，今天就签公证状，然后叫他们全家滚蛋。

寡妇：那些地可真不错。

镇长：别忘了明天上午十点到公证处去，你是买主嘛。

镇长在镜子前看了好长一会儿。

凝思。

他慢慢脱掉外衣，走向一个衣柜。

拿出他的士官服，穿上，这个场面象是在作礼拜。

他检查了一下手枪，把它装进枪套。

戴上帽子。

寡妇又惊异又好奇地望着他。

镇长：我已经知道是谁炸的铁路了。

寡妇：谁？

镇长：阿森西奥·帕迪亚。

寡妇：不可能。

镇长：我已经盯了他很长时间了。

寡妇：阿森西奥？

镇长：阿森西奥的庄园。

寡妇目不转睛地望着镇长阿达尔韦托·坎托尔的军服。

寡妇：那，你打算怎么干？

镇长：我先打发他出去一趟，然后，对占地的人，对煽动骚乱的人采取某些合法措施。这样，谁突然不在，谁就是畏罪潜逃，就是炸铁路的人。

镇长离开房间。

内景　寡妇家的客厅　夜

镇长走进一间客厅。客厅中央，一条做成标本的狗露着牙齿。

厅内各处都摆设着奇珍古玩。

一个昏暗的角落仿佛沸腾起来：成百只栖息在那里的夜蛾扑动起翅膀，那情景就象是受追赶的动物因惊恐而做出的反应。

外景　寡妇家　夜

镇长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

他快步穿过一个院子。

打开一个门，来到寡妇家的后门外，他的吉普车停在那里。

内景　寡妇的房间　夜

寡妇跪在一张铺有长毛绒的跪凳上开始祈祷。

此时，她周围的20条狗也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可以看见寡妇口内和狗嘴里粉红色的上膛。

外景　广场咖啡馆　夜

这里聚满了老主顾们。

在一张桌子上，卡马戈教授、流动照像师和另外两个人正玩着多米诺骨牌。

德梅特里奥和卡洛斯看着他们玩牌。

另一张桌上，骑警乙和丁正在喝酒。

他们一声不响地喝着。

自动放音机正播放着丹尼尔·桑托斯唱的《墙壁》。

照像师：（对卡马戈教授）你说，明天铁路能通车吗？

卡马戈教授：很可能，不过，谁也说不准。

照像师：要是通不了车，我跟你的汽车回去。

德梅特里奥：能回去，你可真幸运。

卡马戈教授：也许我也不回去。（对德梅特里奥和卡洛

斯）你们觉得我出的价怎么样？

德梅特里奥：我们正在考虑。

卡马戈教授：这肯定会轰动。我们一面等着通车，一面组织一场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赛……（提高了嗓门，好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到）在委内瑞拉加冕的世界冠军卡洛斯·卢纳，拳击运动不可磨灭的骄傲，拳击巨人乔·路易斯的密友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这两个人之间的对垒将是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比赛，将无比的精彩。一个有雄狮般的力量，一个如狐狸般的狡猾……

卡洛斯和安娜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全景　学校院子　夜

在拳击台上，卡马戈教授面对带着某种热情向他鼓掌的观众：

卡马戈教授：现在……最精彩的节目开始了，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节目：访问这个著名地区的冠军们之间的一场拳击大赛。

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登上拳击台。

卡马戈教授：这个角上，是冠军卡洛斯·卢纳。

卡马戈教授示意观众鼓掌。

卡马戈教授：那个角上，是冠军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

他又示意观众继续鼓掌。

安娜坐在第一排，朝卡洛斯微笑。

两位拳击手走向各自的角落。

德梅特里奥训练了镇上的四名小伙子，以作为他们今晚的助手。卡洛斯角上的是西希费雷多·格雷罗和塞瓦斯蒂安·莫斯科特。

德梅特里奥的两名助手是埃内斯托麦斯和路易斯·奥迪斯。

耍蛇的卡马戈当裁判。

学校的铃声响了，表示比赛开始。

两位拳击手站在赛台中央。

相互注视。

用前脚掌颠步，同时兜着圈子。

卡洛斯一记直冲拳，没打中。

德梅特里奥左右出击，但都落空了。

卡洛斯又一记直冲拳。

二人继续颠着步。

德梅特里奥打出直拳，轻轻地擦到了卡洛斯的头。卡洛斯后退。靠在围绳上。

老头儿不疼不痒地打了他几拳。

观众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卡洛斯打出一拳，落空了。

德梅特里奥后退。

卡洛斯右手打出上勾拳。

德梅特里奥将他抱住。

卡马戈教授犹豫不决，不敢上前把他们分开。

观众吹起口哨。

卡马戈教授分开他们。

卡洛斯出右拳，左拳，又出右拳。

没有一拳击中对手。

德梅特里奥右拳向卡洛斯肝部打去。

击中了，但力量轻得对卡洛斯没有任何影响。

铃声响了。

在各自的角落里，助手们照顾着两位拳击手。

卡马戈教授有点儿不安，但还要施展他那惯有的幽默。

卡马戈教授：哪位需要药膏？

两位拳击手第二局的打法与第一局差不多。

铃声响时，观众开始有些气愤了。

卡马戈教授：（对德梅特里奥）事情不妙。你们得好好打，要不然我们可混不下去了。

一名观众：（喊）骗子！扒手！

德梅特里奥：（对卡马戈）告诉卡洛斯，这一局我要真打了。

安娜心不在焉地望着拳击台。

铃响了。

两位拳击手向拳击台中心走去。

德梅特里奥一记直冲拳，正打在卡洛斯脸上。

卡洛斯跳动着。

老头儿打出右拳，又出左拳，都碰着了对手。

观众开始喊叫。

卡洛斯右拳出击，失误了。出直拳，被德梅特里奥封住，而且，老头儿回一直拳，击中了卡洛斯的脸。

卡洛斯用双拳护住头。

德梅特里奥左右出击。

小伙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台上。

观众大呼小叫起来。

老头儿显得很兴奋。

他好象正逐渐想起自己的拳击生涯。

卡洛斯打一记直冲拳，没击中。

德梅特里奥以屈臂上冲拳回击。

卡洛斯挥右拳，一时失去了平衡。德梅特里奥借机用双拳轮番进攻。

卡洛斯一记直拳，打破了老头儿的左眉，鲜血流出。

卡洛斯很担心。

德梅特里奥又有几拳打在了卡洛斯身上。

响起铃声。

他们走向各自的角落。

卡洛斯：（对卡马戈教授）德梅特里奥怎么样？

卡马戈教授：没事儿。用我的药膏已经给他止住血

了。

卡洛斯：真的？

卡马戈教授：上帝把疾病撒在了人间，但也给了我们灵丹妙药。

卡洛斯：告诉他，我失手了。

卡马戈教授：什么失手不失手的，就该这么打。观众花钱就是看流血的……

卡洛斯：花钱是为了看拳击。

卡马戈教授：一码事。

卡洛斯正要反驳，铃声又起。

两位拳击手来到了拳击台中央。

德梅特里奥屈臂出击，失误了。

卡洛斯直冲拳反击，打在了老头儿脸上。

老头儿左右两拳连续攻击。

卡洛斯一拳打在了德梅特里奥的脸上。老头儿眉上的伤口流出血。

德梅特里奥挥右拳，打中了卡洛斯。

卡洛斯回以直冲拳，没打中。

他开始后退。

双方对击，但都未打中。

他们竭力避免击中对方。

观众哄了起来。

卡洛斯屈臂上冲拳出击，打空了。

观众：扒手！扒手……！

卡洛斯右拳出击，仍是空打。

观众：臭骗子……！

观众：扒手……！

德梅特里奥出左拳，失误了。

观众吹起口哨。

卡洛斯一拳打在德梅特里奥的胸上，但用力很小。

观众抗议。

卡马戈教授显得很担心。

德梅特里奥右拳出击，只是在空中一滑而过。

观众：老扒手……！

德梅特里奥连打几拳，都击中了卡洛斯。

小伙子鼻子里流出鲜血。

他直拳回击，但被老头儿挡开了。

德梅特里奥一拳打在对方头上，卡洛斯晃动了一下。

卡洛斯有点儿吃惊。

老头儿又扑上去，把卡洛斯逼到了围绳上。

他把在漫长的拳击生涯中积累的全部技艺都施展了出来，全力攻击着卡洛斯。

卡洛斯反击着。

他们毫不留情地厮打起来。

卡洛斯渐渐忘记了老人的身体状况，猛打着，仿佛正在进行他梦寐以求的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

在似乎是相当漫长的数秒钟内，他们狂暴地对打着。

血滴在了帆布台面上。

卡洛斯一记凶狠的右拳打在了德梅特里奥的颌部，老头儿倒下。卡洛斯退到自己的角落。

观众纷纷站起。

卡洛斯示意卡马戈教授赶快开始数数。

卡马戈教授打着手势让观众随他一起数。

齐声数数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狂。当数到“十”时，观众们简直咆哮起来。

德梅特里奥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台上。

卡马戈教授走近他。

晃晃德梅特里奥。

把耳朵贴在老人的胸口上。

扒开德梅特里奥的一只眼皮，看了看瞳孔。

然后，悲伤地看着卡洛斯。

卡马戈教授：老人死了。

外景　公墓附近的一条街　白天

响起民间乐队演奏的音乐声。

听到的是一曲哀乐。

看到一支瘪了口的大号的上半部，如同在闷热的空气中浮动着。

出现送葬的队伍。

棺木在午前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安娜捧着一只花圈。

卡洛斯若痴若呆，象是拖着两条腿在艰难地走着。

卡马戈教授：（对卡洛斯）现在出殡天气不错。

卡洛斯没有回答。

学校的孩子们分男女两列走着。

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朵鲜花。

抬灵柩的是卡洛斯、西希弗雷多·格雷罗、塞瓦斯蒂安·莫斯科特和埃内斯托·戈麦斯。戈麦斯心情极为沉重地走着。

神父边走边喘着粗气。

他穿着闪闪发亮的法衣，好象随时都有热晕的可能。

卡马戈教授：（对卡洛斯）没说的，这是头等的葬礼。

卡洛斯：是的，头等的。

送葬的队伍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

突然，乐队奏出的哀乐隐隐约约有种马戏乐曲的味道。

卡马戈教授：（对卡洛斯）啊，我忘了……

卡洛斯：什么？

卡马戈教授把一个小纸包放在卡洛斯手里。

卡洛斯：什么东西？

卡马戈教授：我的药膏……（停顿）治你的伤。

卡洛斯看了看这位耍蛇的人，把药膏收了起来。

队伍走进公墓。

送葬的人都站在了十字架林立的墓地中。

内景　寡妇的房间　夜

一把绣花扇子在有节奏地摇动。镜头着意表现扇面上迷人的刺绣。

摇扇子的是镇长，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

寡妇斜躺在床上。看上去清爽而平静。她不出汗，很少人具备这种特点。

镇长的汗珠象油滴一样。

寡妇：太闷了。

镇长：晚上这么热，从来没有过。

寡妇：没有，从没有过。

镇长：好象空气都干透了。

镇长抱着瓶子喝着威士忌。

寡妇：我心里老不踏实。

镇长：怎么了？

寡妇：上午埋了个小丑。

镇长：不是小丑，是个拳击手。

寡妇：都一样。

镇长：这怎么会都一样。

寡妇：表演的人全是小丑。

镇长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

寡妇：死了个小丑，真不吉利。

镇长：别胡说了。

寡妇：小丑们都该象畜牲那样埋在野地里。

镇长：为什么？

寡妇：一辈子都让人厌恶。

镇长站起来，用一条毛巾擦了擦汗。他走到放着一支卸开的自动手枪的桌旁，拿起零件并熟练地装好。

寡妇：今天怎么样？

镇长：不错，明天更好。

寡妇：但愿如此。

镇长：肯定如此。

寡妇：听说拉马里波萨那边的事麻烦了。

镇长：那边的事我们明天解决，而且要把这种问题来个彻底解决，那些讨厌的乡巴佬简直象老爷一样。无论在哪儿看到一块好地，他们就想夺了去，想搞自己的庄园，而别的东西全给毁了。但他们碰上我，可算是咬上了一块石头。

寡妇：但愿一切都能解决。

镇长开始脱衣服。

镇长：（淫猥地）放心，你丈夫留下的一切，我都会办得漂漂亮亮。

他一把将卧在寡妇身边的两只狗从床上推了下去，喘着粗气躺下。

外景　咖啡馆　白天

卡洛斯、耍蛇的卡马戈和埃内斯托坐在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

卡马戈教授：真丧气！瞧这买卖干的！

卡洛斯和埃内斯托默默无语。

埃内斯托是个棕色皮肤的小伙子，肌肉发达，两眼炯炯有神。

卡马戈教授：别难过了。我们马上再搞一场你和埃内斯托的比赛。

卡洛斯：以后再说吧。

耍蛇人抓起啤酒瓶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抹嘴。

卡马戈教授：大麦和啤酒花，一种完美的混合。上帝把疾病撒在了人间，也给了我们灵丹妙药。

他悠然自得地微笑着。

卡马戈教授：（对卡洛斯）你怎么搞到钱呢？

卡洛斯：我会有办法的。

卡马戈教授：别忘了，要是还不上债，你可走不了哇。

卡洛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怒气。

卡马戈教授：欠着殡葬费。

卡洛斯：我会还的。

卡马戈教授：这可是一大笔钱，棺材、神父、乐队。

卡洛斯：我还！

卡马戈教授：要是我有钱，会借给你的，可我也是囊空如洗呀。

卡洛斯：你用不着操心。

卡马戈教授：咱们不能丢了面子。在这一带我很有名气。他们肯借钱给你，就是因为有我作保。

卡洛斯一拳重重地捶在桌子上，瓶子也被震倒，滚到了地上。

卡洛斯：我跟你说过还就肯定会还！

卡马戈教授：（和解地）我知道……我知道……你别发火呀。你知道，只要你需要，我都想帮忙的。

卡洛斯：你最好走开！

卡马戈教授：冷静点儿！小伙子，冷静点儿！我这就走。

他站起来，准备离开。

在离开之前，他走近安娜。

卡马戈教授：（对安娜）啤酒钱，卡洛斯付。

埃内斯托：（对卡洛斯）你打算怎么办？

卡洛斯：干活。

埃内斯托：好在他们把学校借给了我们。有一大帮小伙子想让你教他们打拳。

卡洛斯：我们好好培养一批拳击运动员。

埃内斯托：白天你还能有几个钟头的空闲。

卡洛斯：空闲？

埃内托斯：是的，孩子们放了学我们才能用学校。

卡洛斯：我还真没想到过。

埃内斯托：也许我能帮你点忙。

卡洛斯：怎么？

埃内斯托：我叔叔阿波利纳尔·帕迪亚的皮革店里有活干。

卡洛斯：可是……我对皮革那一行一窍不通啊。

埃内斯托：很容易。再来一瓶？我请客。

埃内斯托叫安娜。

埃内斯托：小安娜，给冠军再来一瓶。

内景 皮革店 白天

镜头在一匹马油光发亮的皮毛上缓缓地移动。

这种移动几乎令人对那个健壮而油光发亮的马身产生一种触感。

变换焦距，我们发现，那是一匹和真马一样大小的木马，是放在皮革店门口招徕顾客的。

皮革店内部：有椅子、裘皮、皮鞭、生皮革……

卡洛斯正拍打着一块皮子。

工作台旁放着几张木头的马鞍。

那匹木马的玻璃眼珠闪闪发亮。

皮革店的主人阿波利纳尔·帕迪亚先生是位身材清瘦的老人，长着一双孩子般的明亮的蓝眼睛。他羸弱的身体

似乎蕴藏着巨大的精力。

他戴着一副镀金的圆眼镜。

阿波利纳尔：你打算在这儿呆下去了？

卡洛斯：不。

阿波利纳尔：这是块好地方。

卡洛斯：是的。

阿波利纳尔：可惜它的主人却太少了。

卡洛斯：而且越来越少。

阿波利纳尔：这儿发生的事你好象都知道了。

卡洛斯：在那边见过一些。

阿波利纳尔：穷人扬眉吐气的日子会来的。可惜我看不到了。

卡洛斯：为什么？

阿波利纳尔：因为斗争是长期的。

卡洛斯：可是，穷人过去有，永远会有。

阿波利纳尔：不，不会的，不会总有。

卡洛斯用力捶打着他正鞣制的那张皮子。

阿波利纳尔：我劝你还是留下来。我看你是个好小伙子，干这一行挺行。

卡洛斯：我母亲说，本事是逼出来的。

阿波利纳尔：这倒是。这就是穷人的福音。我们的双手会干很多事情，世界就是靠聪明的双手来改变的，靠聪明的双拳。

卡洛斯：我喜欢拳头上的玩艺儿。

阿波利纳尔：你还是留下吧。

卡洛斯：不行，阿波利纳尔先生。我是个拳击运动员。

阿波利纳尔：那可是个危险的行当。

卡洛斯：干什么都危险。

皮匠笑了。

阿波利纳尔：也许有道理，这年头，活着就是危险。

突然，镇长驾驶的吉普车飞快地从门前开了过去。

卡洛斯跑到门口。

阿波利纳尔：（象是自言自语）出什么事了？

卡洛斯：我去看看。

阿波利纳尔：别去，卡洛斯。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的。

卡洛斯做了一个惊奇的动作。

阿波利纳尔：当可怜的姑娘被迫自卫的时候，门长眼，墙生耳啊。

卡洛斯：（指镇长）那个人简直是行尸走肉。

二人继续干活。

阿波利纳尔先生开始唱歌。起初几乎是轻声低吟，慢慢地声音变大，直至唱出深沉甜美的诗句：

我有位逝去的朋友，

常来伴我谈情叙旧。
他席地而坐，引吭高歌，
声若雷鸣仿佛震痛了歌喉。

一只双翼的飞鸟，
在蓝色的天空翱翔。
它有一只黑色的翅膀，
另一只却闪着金色的光芒。

阿波利纳尔：喜欢吗？

卡洛斯：喜欢。我从未听到过。

阿波利纳尔先生继续唱起来，而且边唱边干活。

心简直是在发疯，
连一种颜色都分不清：
或说它的爱是两种颜色，
或说根本就不是爱情。

家中那破旧的铁锚，
依然如故，忠心耿耿。
心似小舟，带着它四处漂泊，
不知到何处安身立命。

来到这痛苦的惨境，
亡友忽然诅咒起天灵。
我抚摸头骨把他轻轻放下，
让故友坦然入梦……

阿波利纳尔：你知道何塞·马蒂吗？

卡洛斯：不，不知道。

阿波利纳尔：你很快就会知道的。这些诗就是他的。没多久你就会开始明白很多事情。

卡洛斯：明白事理很重要。

阿波利纳尔：当然，小伙子，当然。不明事理的人就象个睁眼瞎。

内景　安娜的房间　夜

安娜半裸着身体，坐在一张旧藤摇椅上。

卡洛斯身盖被单，斜躺在床上，吸着香烟。一盏小电灯照着整个房间。

那只黄色的小鸟在城堡式的笼子里凝神地望着。

看到雨滴打在窗户的玻璃上。

安娜：真好！下雨了。

卡洛斯：该是凉快的时候了。

安娜：卡洛斯……我们离开这个镇子吧。

卡洛斯：等我还清了债就走。

安娜：跟你说过了，我给你。我有积蓄。

卡洛斯：不。这是我欠的，应该由我自己还。

安娜：债是咱们俩的。

卡洛斯：我们不说这个了。

淅沥的雨声。

卡洛斯：安娜，你知道何塞·马蒂是谁？

安娜：不知道。

一只黄色的小鸟在笼中扑动着。

在昏暗的光线中，无法入睡的卡洛斯的双眼闪动着。

内景　神父家　夜

神父：（自语着）"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动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种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种飞鸟，各从其类……"

神父的独白被手持托盘进来的老太婆打断了。

女人：我给你带来了莴苣苹果汁，喝了好睡觉。

神父：老年人最痛苦的是睡不着觉。一睡觉就害怕，就梦到死。醒了以后总觉得那不是梦，而是在一场恶梦中我们已经死了。

女人：别说这些了，喝你的药吧。

神父：听到音乐了吗？

女人：什么音乐？

神父：人们常在晚上聚在皮革店吹吹打打，现在正闹着哪。

女人：是啊，他们该多替睡觉的人想想。

神父：音乐真是种奇怪的东西。

女人：为什么？

神父：它可以是仙乐，也可以成为致命的罪恶。

一支萨克管闪闪发亮。埃内斯托正在吹奏。

理发师敲着一面鼓。

阿波利纳尔先生拉着一把旧小提琴。

古老的华尔兹舞曲的旋律龙吟虎啸地传扬开来。

内景　学校　白天

一只训练用的沙袋被人用力地捶击着。

埃内斯托·戈麦斯在卡洛斯注视下进行着练习。

在学校院子的临时场地上，他们正在训练。

训练场上一片寂静。这种寂静被拳套沉闷的打击声所打破。

卡洛斯：精神集中！打拳也得用头脑。打的时候应该象拼命。

埃内斯托击打着沙袋。汗水一直流到他的双腿上。

看到血红的晚霞。

卡洛斯和埃内斯托在作跳绳训练。

绳子打在地上的节奏及两人的灵活跳动，使人想到年轻人在欢舞。

外景　镇上一条街/广场　夜

象动物乌亮的皮毛一般光洁的夜笼罩着天空。

两个小伙子走在镇子的一条街上。

埃内斯托：拳击班的事没搞好，真可惜。

卡洛斯：拳击太苦了。

埃内斯托：需要严格的纪律。

卡洛斯赞同地说了句什么。

埃内斯托：能不能练两天玩三天。

卡洛斯：不，不行。

埃内斯托：我想当拳击运动员。

卡洛斯：你已经是了。

两个年轻人走在一条小巷里。

听到风吹扁桃树叶的响声。

埃内斯托：你和学校的孩子们处得怎么样？

卡洛斯：很好。他们叫我大棒子老师。

他们走进广场。

咖啡馆里传出一支软绵绵的爱情歌曲。

迎面走过一小队巡警。

外景　咖啡馆　夜

二人走到咖啡馆的檐廊下，找张桌子坐下来。

安娜看到他们并对卡洛斯亲热地挤了一下眼睛，然后给他们送来两瓶冷饮。

安娜：怎么样？

卡洛斯：累坏了。

埃内斯托：累坏了，可是很高兴。

卡洛斯：埃内斯托进步很快。

一张桌子上的顾客叫安娜，她过去照顾。

骑警乙和丁在靠近自动电唱机的一张桌子上喝着酒。

听到的是同一支爱情歌曲。

两名骑警默不作声地喝着酒。

一名喝得微醉的年轻人走到自动电唱机前，想投入一枚硬币，另选一张唱片。

骑警丁猛地伸出一条腿，不让年轻人靠近电唱机。

小伙子：我去放张唱片。

骑警丁：正放着哪。

小伙子：我也有权利放。

骑警丁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年轻人倒在地上。

咖啡馆里其他的人看着这一场面，但都保持沉默。

骑警乙掏出手枪。

咖啡馆里的气氛相当紧张。

这时，那支爱情歌曲结束了。

看到电唱机自动把那张唱片放回原处。此时咖啡馆内静得吓人。

骑警丁往电唱机的投币口里放进了一枚硬币。

电唱机的机械动作。

又一次听到了同一支歌曲。

被踢倒的年轻人离开了咖啡馆。象是淹没在痛苦之中，他渐渐被广场上的黑暗吞噬了。

卡洛斯咕哝着骂了一句。

渐渐地，咖啡馆恢复了原来的气氛，但是，那支翻来复去唱个没完的爱情歌曲却使人感到如坐针毡。

骑警丁用酒杯敲着桌子叫侍者。由于用力过大，杯子碎了。看到锋利的玻璃碎片。

安娜走过来并开始捡碎玻璃。

骑警丁凑上去，摸她的臀部。出于本能的反应，安娜给了他一个耳光。骑警丁开始打起姑娘来。

卡洛斯跳起来，站在了骑警丁的面前。

两人动起了拳头。

骑警丁被卡洛斯打倒在地上。

骑警乙朝空中放了一枪。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两名骑警都挥舞着手枪。

骑警乙走近卡洛斯，用枪口顶着他的头。

骑警丁鼻子里流着血。他靠近卡洛斯，一拳打在他的

腹部。

卡洛斯看到拳头向自己袭来，但一动不动地挨了他一击，同时微微笑着。

警察巡逻队闯进来，镇长走在前头。

他们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镇长：（指卡洛斯）把他关起来！

埃内斯托：他是无辜的，军士长。

镇长：（指埃内斯托）把这个也关起来！他是同党。

警察开始连推带打把他们二人弄出去。

安娜的嘴角上渗出了鲜血。

那支爱情歌曲唱完了。

一切都沉浸在令人生畏的寂静之中。

卡洛斯、埃内斯托、镇长、警察和骑警们开始穿过广场。

骑警丁又返了回来。

咖啡馆内的顾客们一动不动地望着他。

他往自动电唱机的投币口里放了一枚硬币。看到电唱机的动作。唱片开始旋转。听到的是同一支爱情歌曲。

他追上广场的其他人。

就在这帮人走向监狱的同时，听到的还是那支无休止的爱情歌曲。

外景　监狱院子　白天

卡洛斯和埃内斯托坐在地上。他们附近有位农民，他正吸着一支很大的土制雪茄。

农民：听说昨晚你们那位把一个刽子手给揍了。

埃内斯托：你怎么知道？

农民：门长眼，墙生耳啊。

卡洛斯望着农民的脸。他想起这话从阿波利纳尔先生嘴里也听到过。

农民：这些天，镇长会比毒蛇更危险。

埃内斯托：他一直都是个危险人物。

农民：这儿天会更危险，因为，这条毒蛇被耍弄了。

埃内斯托：为什么？

农民：他没能赶走拉马里波萨占地的农民，就打电话给省长求援。可省长对他说，这种事很多地方都有，即没有士兵也没有警察可派给他。·还说，要是事情糟到连他也无法解决的地步……

农民笑了，笑得那样轻，几乎刚能听到声音。

农民：拉马里波萨的占地农民还在那儿，而镇长从那天开始起总是大发雷霆。

一个干瘦如柴的囚犯向他们走来，他的肩上象披斗篷那样披着一条毯子。

瘦囚犯：（对卡洛斯）你见过那条河吗？

卡洛斯有些茫然地看着他。

农民：看守们把他打疯了。

瘦囚犯：今晚是砍刀的夜晚。你们知道吗，砍刀是钢铁的动物。你们不知道，可我知道。我见过砍刀走路，谁也抓不到它们。但谁要是把它们抓到手里，就象是骑上了一匹烈马。得驯服它。你们见过那条河吗？你们没见过。你们不知道那是条什么河。是一条血的河。

他神志恍惚地说着胡话，走开了。

卡洛斯、埃内斯托和农民深有感触地望着他。

内景　皮革店　白天

卡洛斯正在缝合两张皮子。

卡洛斯：谢谢你给我交了罚款，阿波利纳尔先生。

阿波利纳尔：用不着谢，小伙子。

卡洛斯：监狱真是个鬼地方。

阿波利纳尔：可它能教育人。几乎所有的伟人都蹲过监狱。

卡洛斯做了一个感到诧异的动作。

阿波利纳尔：谁想变革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谁就会被当成无赖。

卡洛斯：可真正的无赖几乎都逍遥法外。

阿波利纳尔：的确。

卡洛斯：进监牢的都是些倒霉蛋。

阿波利纳尔：要不就是穷光蛋。

二人默默地干着活。

一个男人走进来。他看了看阿波利纳尔。阿波利纳尔向来人示意，随即，他们走进了内室。

卡洛斯看着来人站过的地方，地上有一些污迹。他弯腰用手指蘸了蘸，原来都是鲜血。

他走近内室，掀开印着花卉的门帘。

来人赤着胸膛。阿波利纳尔先生正给他治伤。

阿波利纳尔：（对卡洛斯）他是拉马里波萨的农民。

卡洛斯友好地朝农民点点头。

来人有点儿不信任地看了看他。皮匠觉察到了农民的表情。

阿波利纳尔：（对农民）这小伙子是自己人。

卡洛斯：我很敬重您，阿波利纳尔先生，可我什么也不想参与。

阿波利纳尔：从你生下来，放在破旧的摇篮里的那天起，就已经逼着你参与了。

骑警丙突然闯进皮革店。他满脸狐疑地打量着。卡洛斯异常镇静地走向他。

卡洛斯：您需要点儿什么？

骑警丙开始踱来踱去，接着朝内室走去。

卡洛斯：（大声地）我跟您说，您要点儿什么？

骑警丙停下脚步。

他返身走近卡洛斯。

骑警丙：别这么大声！

卡洛斯：我声音不大。

骑警丙：（讥讽地）我想要几件虎皮外套。

卡洛斯：都光了。

骑警丙：皮外套？

卡洛斯：不，老虎都死光了。

骑警丙：那边还应该剩下点儿吧。

卡洛斯：（故意地）我们能给您做几件阉牛皮的。

一阵尴尬的沉默。

骑警丙：听说，几年前这一带有位先生让人做了几件人皮外套，用的是几个叛乱雇工的皮。

卡洛斯：穿上肯定很恶心。

骑警丙：为什么？

卡洛斯：雇工的皮肤臭汗太多。

骑警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骑警丙：你好象太激动了吧。

卡洛斯：怎么了？

骑警丙：拳击运动员没这么多话。

卡洛斯：也许监狱让人话多了。

骑警丙：也许。

骑警看了卡洛斯好一会儿，然后缓步离开了皮革店。

阿波利纳尔先生从帘子后露出身来。

卡洛斯：可以出来了。他走了。

阿波利纳尔：干得漂亮，小伙子。

受伤的人走出来。他穿着阿波利纳尔先生的衬衣。

阿波利纳尔：把马弄进来，卡洛斯。

卡洛斯：什么？

阿波利纳尔：弄进来。

卡洛斯把那匹放在门外做广告的假马弄了进来。

阿波利纳尔：关上门。

卡洛斯满腹狐疑地按照他的话做了。

放在了店中央的那匹木马看上去象是一匹就要拔步飞奔的真马。

阿波利纳尔先生走向木马。

他转动了一个机关。

马肚子打开了。

里面一堆钢铁的武器，乌光闪闪。

内景　安娜的卧室　白天

一只手掀起地板上的一块砖头，从下面拿出一个黑色小包，并把它递出去。

这是安娜·桑多瓦尔。她把小包递给了卡洛斯。卡洛斯慢慢把它打开。

露出一卷钞票。

外景　埃内斯托家　白天

听到萨克管的吹奏声。

卡洛斯走在一条胡同里。他在一所房子前停下来。门口有一幅油漆写的招牌：出租三轮摩托、自行车。

卡洛斯敲门。

萨克管的吹奏声停止。

一个小孩骑着一匹黄马走过。

门开了。

出现埃内斯托。他穿着短裤。微笑。

埃内斯托：进来，卡洛斯。等我马上穿好衣服，咱们就去跑步。

卡洛斯：埃内斯托，我有点儿事要跟你说。

埃内斯托：什么事？

卡洛斯：我要走了。

埃内斯托：你要走？

卡洛斯：是的。在这儿，我的拳击就完了。

埃内斯托：那，你欠的债呢？

卡洛斯：我有钱还了。

埃内斯托：怎么搞到的？

卡洛斯：反正搞到了。

埃内斯托：我们会想你的。

卡洛斯：几个月后我在委内瑞拉等你。

埃内斯托：我不知道能不能去。

卡洛斯：只有在委内瑞拉，我才有机会在某一天打一场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

埃内斯托：我不能只把叔叔一个人留下。

卡洛斯：总有一天你也会象我离开妈妈那样离开你叔叔。一天上午我回到家，对妈妈说："妈妈，给我收拾行李，我要走。"她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委内瑞拉。"她又问："去那儿干什么？"我回答说："去当世界冠军。"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埃内斯托：什么时候走？

卡洛斯：明天。

埃内斯托：要是明天走，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还有空儿跑跑。

卡洛斯：对，有空儿。

二人在镇郊外跑步。

朝阳的光芒似乎是把二人的身影熔化在地平线上……

外景　学校院子　夜

卡洛斯坐在院子里砖砌的边台上。他站起来，在这临时的训练场上各种器材中来回走动。

他走上拳击台。

对着自己的影子打了几拳。

他在一个台角上坐下来。

不一会儿，他沿着院子的边缘走了一周。

他仰望天空。天空布满了孕育着暴风骤雨的乌云。

他拿起白色的帆布运动包，走出学校。

外景　皮革店　夜

卡洛斯走进广场。

一切几乎都笼罩在昏暗之中。咖啡馆也关了门。

听到雷鸣，同时开始落雨。

卡洛斯继续走着，并没有加快脚步。

他走到皮革店门前时，看到门缝中透出光亮。他觉得很奇怪，靠近店门，想从门缝里看看。

一只手枪顶住了他的太阳穴。

骑警丙：好奇可要送命的。

骑警丙把他推进了皮革店。

内景　皮革店　夜

皮革店内有镇长和另外三名骑警。

阿波利纳尔先生被绑着双手的拇指，吊在空中。

店内被弄得乱七八糟，遍地都是皮子，木棍、皮鞭……

店中央的那匹木马仍然是那样镇静自若。

骑警甲手里提着一根皮鞭。

镇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卡洛斯：出什么事了？

镇长：我们正问阿波利纳尔先生几个问题。

可以看出老人的脸遭到过毒打。阿波利纳尔挣扎了一下，想看看卡洛斯。

骑警甲绕着阿波利纳尔先生慢慢地转着。

镇长用头向他示意。

骑警甲开始用皮鞭抽打阿波利纳尔。

他打起人来是那样老练，一鞭一鞭的，非常狠毒。

镇长：武器在哪儿？

老人没有回答。

镇长：我问你呢？阿波利纳尔先生。你把武器藏在哪儿了？

阿波利纳尔先生仍不开口。

镇长又向骑警甲打了个手势。骑警甲继续抽打老皮匠。

镇长：我最后一次问你，武器在哪儿？

阿波利纳尔：在它该在的地方。

镇长：到底在哪儿？

阿波利纳尔：在需要它们的人手里。

镇长：我要打死你这头老倔驴！

镇长自己用皮鞭开始抽打老人。

卡洛斯的脸紧绷着。

镇长继续抽打着老人。

骑警甲走近阿波利纳尔，狠狠地打了老人一拳。

看到卡洛斯紧捏的拳头。

镇长一鞭子抽在老人的脸上。

卡洛斯慢慢地向木马靠过去。

骑警丙似乎对小伙子的举动有所察觉，向前走过去。

卡洛斯停住脚步。

骑警丙微笑，开始绕着皮匠老人转圈。

卡洛斯靠近了木马。

镇长用拳头击打老人的脸。

卡洛斯打开木马的机关。

看到他的手迅速地抓起一支手枪。

镇长和骑警们听到了机关转动的声音。

卡洛斯的自动手枪开了火。

镇长和骑警们一边开枪掩护着自己，一边仓皇地跑了出去。

卡洛斯从马肚子里又拿出一支手枪，继续射击。

卡洛斯暂停射击。

他从窗户缝里往街上看了看。

他迅速地解下阿波利纳尔先生，发现他已经死了。卡洛斯眼中涌出泪花。他抱起阿波利纳尔，把他放在柜台上，用一张漆牛皮盖住老人的身体。

子弹象冰雹一样打在门和窗户上。

卡洛斯卧倒在地。

看到大街上骑警们的脸。

卡洛斯从窗户上向外射击。

枪声终止。

外景　皮革店　夜

卡洛斯翻越一道围墙。

他在一条石砌路面的小巷里跑着。

出现骑警们汗淋淋的面孔。

镇长：抓住他!

卡洛斯继续跑。

雨在不停地下着。

骑警们翻身上马，追了过去。

内景　寡妇的卧室　夜

镇长出现在门口，面色苍白，汗水淋漓。

寡妇：怎么了?

镇长一言不发。几滴血落在了地板上。寡妇见到血惊叫起来。

寡妇：你受伤了。

镇长：闭上你的猪嘴!

寡妇：（几乎是自语地）你受伤了……

镇长：（困难地喘着气）没什么。

寡妇：快坐下。

镇长：不。

寡妇：你得歇一歇。

镇长：不。

寡妇局促不安地掀开床罩。

寡妇：你躺下，我这就叫人找医生。

镇长：不。

寡妇：为什么？

镇长：一躺下我就活不成了。

外景　镇上大街　夜

一道闪电，听到远处的雷声。雷声遥远，象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暴风雨中。

下着雨。

卡洛斯躲在一个墙角射击着。

当他发现子弹都已打光的时候，便把两支手枪扔在地上，跑起来。

骑警们乘马靠近。

马蹄在卡洛斯扔在地上的手枪周围踏着步。

骑警们催马而去。

内景　寡妇的卧室　夜

镇长靠着墙，直挺挺地站着。

寡妇紧张地望着他。

镇长双眼僵直，象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寡妇。

女人走上前，胆怯地看看他，用手在他眼前慢慢地移动了半圈。

寡妇：阿达尔韦托！

镇长的脸。突然，镇长一头栽了下去。寡妇发出一声尖叫。

外景　大街　夜

听到痛苦的喘息声，又象是牲畜，又象是人。

镜头象是那个惊恐喘息的人，快速地向前跑着。直至拐过了街角。

看到四匹马的马头。

出现骑警们阴暗的面孔。

黑橡胶斗篷象是淋湿了的蝙蝠翅膀一样闪亮。

内景　寡妇的卧室　夜

镇长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寡妇正给他脱军装。

她一边给镇长穿那件白色卡其布便服，一边对尸体讲话。

寡妇：……我现在可怎么办哪，阿达尔韦托。要是他们知道你死了，肯定会到这儿来毁掉这个家，会让这儿寸草不留。他们会在我们的地基上撒满咸盐，让生命的幼芽永远不再生长。如果知道你死了，这里的一切都会变成灰烬……（她给镇长穿一双发亮的双色漆皮鞋）你走了，阿达尔韦托·坎托尔，可你没想到，我却留在了地狱的边缘。我不该成了失去两个男人的女人。靠你的力量才有了这一切，这也是靠了你的雄心。我是个可怜的女人。我不

知道这些事该怎么办，而我又不甘心放弃。这不是为了土地，而是在别的地方我无法活下去，没人教过我在别的地方生活。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从没有人给我指出过别的道路，别的地方。

她看着死者。镇长的脸在床单的衬托下发着惨淡的蓝光。

寡妇：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已经死了。我要给你涂上防腐油，就象我给大厅里的那条狗做的那样，那条露着牙齿的大狗，那条在我小时候救过我的命的狗。我要把你放在摇椅上，你可以在摇椅上继续发布命令。

她靠近尸体，用力拖起来。一生中这还是头一次满身大汗。她把尸体放在摇椅上并看着他。椅子在轻轻地晃动。

寡妇：（好象在听镇长讲话）是，先生……

20条猎犬走进室内。

寡妇和猎犬看着镇长。

外景　寡妇家　夜

卡洛斯·卢纳在一条象游鱼脊背那样闪闪发亮的石头路面的大街上悄悄地走着。

寡妇在窗口盯着他。

骑警们的影子象水蛇一样在一个街角上蠕动着。

寡妇一直看到卡洛斯跑到她家的大门下躲起来。

在另一个街角又出现了一些人影。

骑警们分成两组封住了大街。

卡洛斯面部特写。

骑警们面部特写。

寡妇的面部特写。

骑警们骑马慢步而行，如同在颠簸。

寡妇离开窗口。

内景　寡妇家　夜

寡妇在一群无声无息的猎狗的簇拥下走出房间，沿阶梯而下。

大门被在外面竭力想把它打开的卡洛斯撞击着。

寡妇举起猎枪，向门口开了一枪。

她停下来听门外骑警们殴打卡洛斯的声音。

骑警甲：（画外音）放开他吧。

外景　寡妇家　夜

骑警丙和丁松开了卡洛斯。卡洛斯栽倒在地，一动不动。

凶手们翻身上马而去。橡胶斗篷闪闪发亮，如同飞翔中的黑鸟。

大门开了。寡妇走出来。

卡洛斯在地上昏迷不醒。

一辆旧汽车的车灯象一只大猫的眼睛在闪动着。汽车轰轰地停在了卡洛斯身旁。

汽车那磨得发亮的轮圈使人想象到一个孩子画的死气沉沉的太阳。

看到寡妇那被风吹动的裙子的衬里。

寡妇打开汽车的后箱，接着她抱起卡洛斯。

她干得很利落，气力同她那羸弱的身体相比大得出奇。

寡妇：镇长命令，要我把他扔到郊外去。正派人家的门口是不能留这种小丑和扒手的。

汽车象头古怪的动物，在空空荡荡的石头路面的大街上跑着。

卡洛斯的一只手被挤在半开的汽车后盖间。

一阵倾盆大雨。

外景　陡坡　夜

汽车在一棵颇带神秘色彩的大树旁停了下来。

象是一棵魔树。

卡洛斯的身体一直滚到陡坡的底部，落在了一堆垃圾上。

他被抛在了镇子的垃圾坑里。

在一辆散了架的童车旁边，卡洛斯的身体一动不动。

外景　镇公路　黎明

两个人的影子在公路上晃动。

他们是卡洛斯和安娜。

姑娘搀扶着步履艰难的卡洛斯。

卡洛斯看上去很狼狈。他的左臂一动不动地直垂下来。

公路旁，卡洛斯和德梅特里奥临来时见到的那匹垂死的老马还在。

卡洛斯走近那匹马。

马的两只大眼睛似乎在温柔地看着他。

卡洛斯：我还以为已经死了。

安娜：什么？

卡洛斯：这匹马。

安娜：它活不久了。

卡洛斯：会活很久，想活多久就活多久。这匹马永远不会死的。

安娜：别说话了，这对你不好。你现在很虚弱。

卡洛斯：我并不虚弱。挨了打是另一码事。

卡洛斯抚摸着马的脖子。

卡洛斯：（对马）咱俩都遭了殃。

安娜：你很快就会好的。

卡洛斯：不，安娜，我永远不会好的。

安娜：你怎么这么说呢？

卡洛斯：我的一只手已经完了。

安娜：我们找个医生给你打上石膏。

卡洛斯：不，安娜，手没断，可是死了。

卡洛斯想活动一下胳膊。冷汗布满了他那被打得变了形的脸。左手仍旧瘫软地垂着。

卡洛斯：我就知道。

安娜：会好的。

卡洛斯：不。如果是骨头断了，也许会好。可这只手在这儿，在脑袋里（他心情沉重地指了指自己的头）的根子已经被除掉了。所有的活动都在脑袋里，你知道吗？是头脑支配着身体的运动。在头脑里我们什么都有：胳膊，腿，甚至心脏的跳动。

那匹老马的双眼闪动着晶莹的光芒。

卡洛斯的双眼充满了泪花。

二人走远了。

马一直看着他们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

外景　镇上的街道　白天

街道两旁的很多窗户半开着。一张张看不太清的脸随着卡洛斯和安娜的脚步移动着方向。

他们二人继续缓慢地走在镇子的这条主要街道上。

一名儿童从一门里出来，走近他们。孩子手中拿着一个星星状的风筝。

孩子的母亲从家里跑出来，抓住孩子的一只胳膊，要把他拖进门里。当她刚要进门时，看到了安娜的脸。

二人对视。安娜的面部表情很沉稳。

孩子母亲的脸上露出恐惧不安的神色。

起风了，风卷起阵阵尘土。

安娜继续在卡洛斯身边走着。

孩子的母亲在原地不动。渐渐地，风声变大。母亲拉着孩子的手，开始跟在卡洛斯和安娜后边走。

安娜回头看他们，微笑。

理发师从家中走出来。看着卡洛斯。他嘴里咕哝着骂了一句，随即也加入了这个小小的行列。

风越刮越大。

时间不长，已形成了行进的人群。

大街的另一端出现了埃内斯托·戈麦斯。他快速靠近。

埃内斯托：我们整整找了你一晚上。

卡洛斯和埃内斯托深情地对视。

特写：卡洛斯的那只伤臂。

埃内斯托捧住朋友的那只僵垂的手臂。这一场面占满整个银幕，延续几秒钟。

埃内斯托把卡洛斯的伤臂搭在自己肩上。他们又开始前进。

内景　寡妇家　白天

镇长的死尸仍放在藤椅上。

寡妇正把尸体做成木乃伊。她在瓷制的研钵里捣着一种蓝色的东西。突然，她停了下来。

她感觉到空气中有种异样的味道。

寡妇：好象要下雨了。从山上好象正在下来一场狂风暴雨。

外景　寡妇家　白天

人群从正对寡妇家的街口里拥出来。

看上去似乎全镇的人都参加了游行行列。

人们默默地走着。但是，随着游行队伍的脚步，昏沉沉的太阳和风好象掀起了隐隐约约的涛声。

寡妇家中的狗狂吠着。

人群在寡妇的深宅大院前停了下来。

内景　寡妇的卧室　白天

寡妇觉察到游行队伍的到来，便缓慢地向阳台方向走去。

在一面窗帘后可以看到寡妇的脸。

银幕上出现镇上的人们那一张张严肃而坚定的面孔。人群在那里一动不动。

太阳放着昏黄的光。

风掀动窗帘，不时贴在寡妇的脸上。

隐隐传来马奔驰的声音。

寡妇微笑。

寡妇：是你的人，阿达尔韦托。

她做了一个动作，似乎是听到了死者的话语。

寡妇：是，阿达尔韦托，你说得对（轻轻地笑）。他们就是《启示录》中的四骑士。

外景　寡妇家　白天

四名骑警骑马奔驰在一条街上。

镇上人们的面孔。

当骑警们走出街口来到人群面前时，他们惊呆了。

骑警甲明白不能退却便哈哈大笑起来。

骑警甲：（对骑警们）走哇！孬种！

骑警甲踢动马刺，马前蹄腾空，一跃而起，他制住马，继续朝前走。其他骑警跟在他后面。四匹马一颠一颠地走着。

渐渐地，他们走进了人群。

他们已经拔枪在手。

寡妇家中的那群狗狂吠着。

骑警甲走到卡洛斯身旁时，停下来。看到卡洛斯还活着，他很吃惊。

二人用目光互相打量着。

骑警甲的嘴角上现出一种讥笑。

骑警们又继续朝前走。

卡洛斯虽身负重伤，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力量，一把抓住骑警甲就往下扯。

骑警甲落马。

其他骑警正想干预，但他们此时才注意到人们手里都拿着武器。

理发师拿着一支手枪。

人群围了上来。几匹马被挤得一动也不能动。

人们好象得到了卡洛斯的信号，立即闪出一个圈子来，当中只剩下卡洛斯、埃内斯托、安娜和骑警甲。

卡洛斯挥了挥手，叫安娜和埃内斯托退出去，只留他自己在当中。

骑警甲想捡起他落马时掉在地上的手枪，但卡洛斯挡住了他。

卡洛斯：不，还是光明正大地用手吧。

骑警甲看了看遍体鳞伤的对手，冷笑。

骑警甲：看来你是那种喜欢死两次的人。

卡洛斯朝敌手逼进一步。

骑警甲摘掉他那怪里怪气的斗篷，脱掉衬衫。满身横肉的上身在阳光下油光光的。

他大吼一声扑向卡洛斯。

卡洛斯躲闪过去。

他们象两只斗鸡，互相盯着对方。

卡洛斯用右拳猛击过去，骑警甲被打得踉踉跄跄。

骑警甲扑过去，双手抱住了卡洛斯。

卡洛斯强忍剧痛，才没有叫出来。

其他骑警们微笑。

卡洛斯用肘尖猛捣对手的腹部，同时从骑警甲手中挣脱。

二人都喘着粗气。

骑警甲一脚踢中了卡洛斯。

厮打越来越可怕。这是一场无情的较量。

骑警甲总想攻击卡洛斯的伤处。

卡洛斯借助自己拳击运动员的智慧，用一只手和他的敌人进行着这场显然是你死我活的格斗。

卡洛斯被打倒在地。骑警甲的皮靴踏在卡洛斯的右臂上。

骑警甲要置对手于死地。但卡洛斯就地一滚，一跃而起，用右拳接二连三地砸在了对手脸上。

骑警甲嘴角里开始冒出鲜血。

他扑向卡洛斯，狠狠地击中了卡洛斯几拳，开始占了上风。

卡洛斯无法遏制对手连珠炮般的进攻。此时，他突然看到了人群中安娜的目光。他猛一转身，一拳突然打在对手的颌骨上。

卡洛斯就象突然置身于他日思夜想的争夺世界冠军的决赛，用全部的技巧和力量搏斗起来。一拳击中对手的肝区。骑警甲站立不稳。

卡洛斯冲上去，用右拳和反掌猛打对手的脸部。

骑警甲慢慢地向地上倒下去。

此时，传来一声枪响。

一个男人倒下。

寡妇站在她的大门口，手里端着一支湿漉漉的猎枪。

骑警们利用这一突如其来的机会急忙钻进了寡妇家。

骑警甲在丁的搀扶下也逃了进去。

外景　寡妇家的院子　白天

骑警们和寡妇急急忙忙在笨重的大门上放上了巨大的门栓。

骑警甲：镇长先生在哪儿？

寡妇：在卧室里。

骑警们拥上楼梯和昏暗的走廊。寡妇紧跟在后面。

内景　寡妇的卧室　白天

骑警们猛地推开卧室的门，当看到坐在摇椅上的死了的阿达尔韦托·坎托尔时，一个个都呆若木鸡。

骑警们一张僵硬铁青的脸。听到大门被撞倒的巨大响声。

寡妇目光呆滞，神经质地一屁股坐在了镇长脚下。

外景　寡妇家的院子　白天

人群拥上楼梯，踏遍了大厅和走廊。他们在沉默中行进着。

外景　寡妇家　白天

从高处可以看到卡洛斯和安娜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地站在空无人迹的大街上。

腾起阵阵红色的灰尘。

镜头开始慢慢远离寡妇的大宅，宅院显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镇上人们的吼声越来越高，同海浪在巨大峭壁上的拍击声混杂在一起，直至发出惊涛骇浪的轰鸣。

画面静止，银幕上映出“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劫特
作者＝加无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页数＝２３９
ＳＳ号＝１１４１８０１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